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五十六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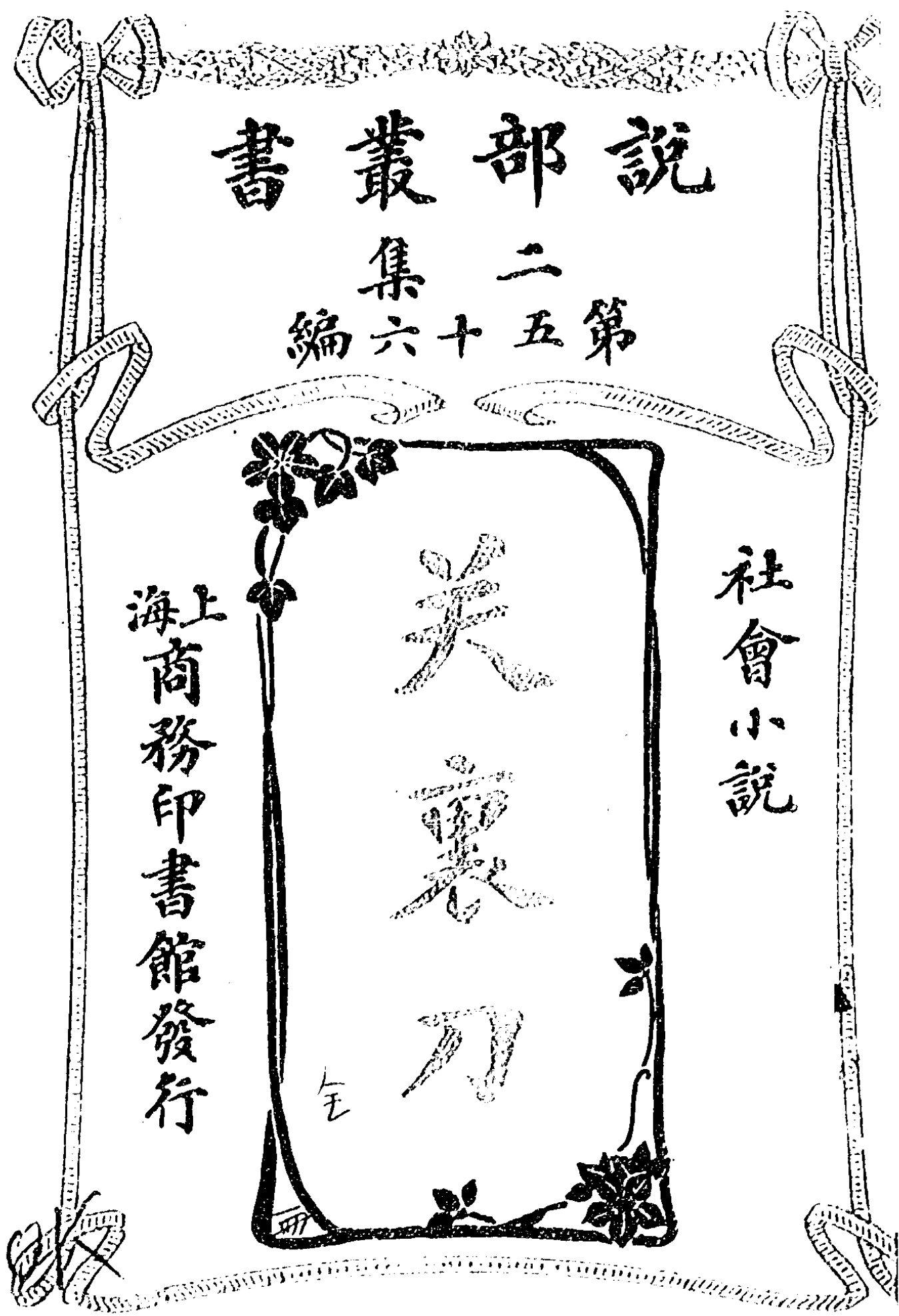
社會小說

美

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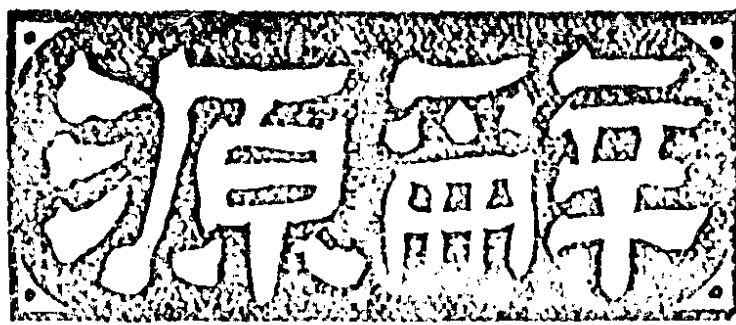
全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得此一書
勝他萬卷



四百餘萬字
三千餘頁

新 字 典

原本 華裝 六册
縮本 洋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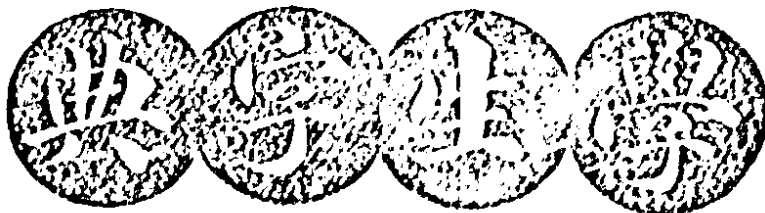
紙布皮面
八一元一元
角二角八角

(表 價 定)

編輯者 數十人
費時 歷七八載

| | | | | | | |
|-------|-----|-----|-----|-----|-----|-----|
| 戊種小 | 丁種中 | 丙種大 | 乙種大 | 甲種大 | 册數 | 定價 |
| 二册 | 二册 | 二册 | 二册 | 十二册 | 二十元 | 二十元 |
| 五角 | 七元 | 十四元 | 二十元 | 八角 | 八角 | 八角 |
| 三角 | 四角 | 八角 | 一元 | 八角 | 二元 | 二元 |
| 三角 | 四角 | 二元 | 二元 | 二元 | 二元 | 二元 |
| 計另費郵國 | | | | | | |

新舊名辭中外
典故無不詳備



布面
八角

本學以
中學以
下學以
程度編
程專用
淺近文
言注釋
字義而
尤以改
良正音
體為本
書特色

紙面
六角

笑裏刀

英國司提文森原著

一章

爾佛大假日。吾此書起於一千七百五十年六月某日。此日晨起。余自室中出。

加鎖於門。納鑰衣袋中。由門隙望見屋宇。殊懋懋不忍遽去。是室為吾父所遺。吾自

有生以來十七年。咸食息於此。室中舍余別無居人。余每出必鍵其戶。此時為余初

次作客。此室實為余末次下鍵。計此鑰再入寶中。乃為余還鄉之日矣。時晨曦初出。

正照小山頂上。余且行且思。念余此去行程遠近。并投止何所。均茫然不自審。身為

饑驅似故鄉。以外皆成樂土。余父生前曾引一牧師為至友。余亦愛敬其人。此時將

往訪之。叩以所向。并聞余父有一函件存牧師處。此函件即余啖飯之左券。牧師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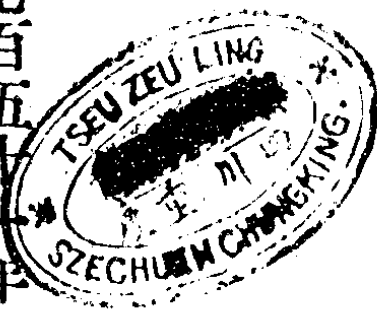
堪伯露。住愛筌登村。村近余宅。行時聞山鳥細碎作聲。愛筌登村已隱約見於霧裏。

笑裏刀

一



3 0679 2712 3



江都薛一譯

靜海陳家麟

同譯

465831

漸近。見牧師佇立門外。翹首向日。以俟余至。見余近與執手。謂余曰。大假。進早餐。未。余曰。謝君厚我。余已朝食。牧師曰。余且送君過淺灘。至大路作別。余前行。牧師徐語。余曰。大假。爾以髻年去鄉。得毋悒悒。余曰。生無父母。居家無異。作客。今子身遠遊。得。溫飽。處皆吾鄉。非。牧師握余手曰。大假。爾言良是。余將告爾以爾身之事。爾願聞否。余曰。請先生示余。牧師曰。爾生甫數齡。爾母卽逝。時爾父亦已有病。此病久久亦致。爾父於死。方爾父病中畀余一書。囑余曰。待吾子長成。以此畀之。使持此至紹斯。牧師言時。將探懷取書出。余聞之大駭。心志不甯。讀吾書者。思余一聞紹斯地名。何事驚駭至此。蓋吾姓撥爾佛氏。以居紹斯者爲最顯。國中一言紹斯。卽識爲撥爾佛之族地。以人名紹斯二字。實撥爾佛氏之代名詞。余居窮鄉久。見衣冠客。恆面赤語。遊居恆。偶聞車馬聲。輒閉門而窺之。籬隙。今驟令與顯貴者。伍手足。將無所措。驚曰。君將使余至紹斯耶。牧師曰。爾家本紹斯巨族。至爾父忽中落。爾父生時。頗有才名。前爲教員。無有出其右者。吾愛其才。恆爲之汲引於名流。諸名流亦喜與接納。爾生

長此鄉。未受文明教育。自視幾與牧豎爲伍。幸勿自菲薄。此行將復爾舊閱。牧師出函。卽以授余。函封甚固。緘外繕明由余面交伊奔尼賁撥爾佛。未註稱謂。不識所謂伊奔尼賁者。果吾父尊屬耶。抑爲吾父兄弟行。余見之。當作何稱。思之。面又發赤。徐謂牧師曰。願先生恕我。我不願往投此函。牧師笑曰。紹斯去苛累芒不遠。苛累芒與壹丁不兒厄相近。設處彼不善。返此至易。吾意爾此去。族人必極歡迎。爾父爲爾計。意至周密。慎毋過慮。牧師言時。坐路旁一圓石上。石旁有樹。蔭濃如蓋。牧師以巾納帽底。捲之以蔽日。口喃喃誦聖經。聲至微細。合手向天。爲余祈禱曰。孺子。吾願爾勿入異端。上帝福汝。余亦隨之誦聖經。牧師出圖一紙示余。圖繪紹斯巨宅。并按圖示余以路徑。更授余以禮節。曰。大俛爾至紹斯。卽爲巨室子弟。幸勿露鄉俗態。致人訕笑。向見村兒入城市。處廣衆中。多嘿如石人。偶一作聲。多不中竅。要不知言所自出。暇或自握其指。格格作響。或審視其爪。歷時不瞬。爾見繞德。有爵者之稱諸宜審慎。余唯唯受教。意中殊不自安。蓋彼所謂村兒態度。不啻爲余寫照也。牧師曰。吾尙有

物授爾。卽探其腰際。似出之不易。曰爾父昔爲教員時。自售其器具書籍。資存我處。今以畀爾。數之得八十九佛郎。余得此樂甚。憶曩過都市。此鏘鏘者。曾入余耳。今乃飽吾囊橐焉。慮飛去。繼思得此家居。亦稱富饒。何事遠遊。余方籌思間。牧師又謂余曰。吾尙有物贈爾。第一爲質圓。此以畀爾。如點水入大海。不見涓益。第二爲質薄。可助爾一生健時。用作杖。病時則用以作枕。第三爲立體。可助爾入天堂。牧師以裹授余。反身卽行。步履甚速。躍躍焉如駝鳥之聳其背。在他人見此。必笑其舉動之笨拙。余則不暇蘊笑於頰。心中轉爲之戚。彼愛我至深。別我至苦。卽於此躍躍之影見之。余卽坐牧師所坐石上。啟其裹。裹內藏有三物。彼所謂立體者。爲聖經。所謂薄質者。爲藥方。一方云。以荷葉搗汁入紗囊。漉之。可愈啞。可治癰。以此汁入玻璃瓶埋之。蟻穴多處。可益智慧。余見此微哂。果此物能杖我耶。又檢得一物。則一先令。彼所謂圓體者。此也。此三物至微。余雅重其意。卽以此裹藏入行縵。負之行。過一小山。回首視我所居村。一樹濃陰。下伏古墓。則吾父母歸骨處也。吾今舍此去矣。

第二章

余行之次日。破曉至一山顛。視下已見海濱。望見壹丁不兒厄。炊煙縷縷如陶器之
窰。繼見行營旗幟簇擁。時尙行封建。此處爲侯伯所居。船上帆幟紛列。密若叢林。至
山下。路旁築有團瓠。爲牧羊人所居。詢以至紹斯所向。知在壹丁不兒厄之西。前行
已至格拉斯苛大路。一隊軍人自西而至。口吹軍笛。步履隨笛聲爲高下。軍官領之。
憲兵爲之殿。憲兵咸衣紅衣。益增武概。余見此頗自負。幸余生蘇格蘭方域。有此雄
師。足爲地球之冠。思之覺若輩軍威。咸集余面上。舉步益速。已入苛累芒界。逢人卽
問紹斯。人聞余是問。咸作駭異之色。彼駭異者。意中見吾衣冠。製近村俗。齒頰間似
不應有紹斯二字。疊問數人。皆作此狀。適有御者驅車至。余就與款洽。繼詢以紹斯
村有撥爾佛氏否。御者車聲隨余。一問而歇。答曰有之。余曰此室爲巨族耶。御者曰
其室固甚巨。余曰此室主人非巨族耶。御者曰此室安得有人。余訝曰密斯特伊奔
尼責非居彼中乎。御者曰爾欲覓此人耶。爾與彼何涉。余答曰吾願見之。覓一啖飯

處。御者忽大聲曰。爾謂何此聲。一出所御之馬。幾驚而蹶。余急退數步。疑其人固有痲疾。適猝發耳。余方注目視彼御者。曰。以我度之。爾甯走入邱隴。毋至彼宅。繼又低語曰。彼室與邱隴同也。余終疑其痲發。亦不窮詰。復前行。見一人甚侏儒。著髮鬚於頂。覲擊如叢草。望而知爲修髮匠。修髮匠出入貴人第宅。每喜語其內容。實爲若輩通例。余徑前問以伊奔尼。責之爲人。此人頻搖其首曰。非善類。非善類。言訖視余。若慮余洩其言者。急以他詞掩之。余旣得此真相。前此奢望。如以熾炭投水中。熄滅且盡。心大不懌。乃知前詢諸人。咸見余作駭異色者。意別有在。非笑余村兒不應識此巨閥也。願余已至此。猝因人言而返。何以自解。且彼猶是人耳。胡衆人一聞其名。如遇虎狼。中必有故。盍藉父書爲導。往探其祕。好奇之心。一發遂驅。余兩足使不停趾。繼思種種疑團。廣布迷陣。如入霧海。黑方鍼。安知趨向。仍必尋人問之。得其端緒。轉過山腰。忽遇一婦人。面作赭色。行步踉蹌。若有所思。余問之如前。并叩以伊奔尼。賁所居。婦人遙指一處。巨室高聳。矗立芳草間。四圍田畝比櫛。此室雖巨。望之若已。

朽壞。視其突。似久不出煙者。余指謂婦人曰。卽彼處耶。婦人未答。忽作怒鴟聲。曰。此屋之築。實以人血灌注而成。他日亦將以人血滿塗其內。爾見繞德。請以此語告之。可并告以余名。余名爲客老吞。吾願爾輩中生物。并鼠子亦弗善終。言畢。切齒有聲。舍余去矣。余聞此。愈疑。毛髮森立。如遇鬼魅於漆室。知此地斷非佳境。行漸近。見短樹。崩。鬢。亂。鴉。爭。噪。暮。色。漸。起。心。益。恐。怖。隨。身。之。影。避。余。逝。去。巨。室。巍。赫。狀。若。大。厲。踞。地。待。人。而。食。此。時。見。彼。突。中。出。煙。一。縷。淡。如。薄。霧。示。此。宅。尙。有。生。人。余。膽。因。之。畧。壯。細。辨。草。間。有。一。小。徑。蜿。蜒。若。修。蛇。適。通。此。宅。余。撥。草。而。進。見。愈。逼。真。宅。爲。圓。頂。上。建。一。高。樓。牆。上。滿。布。苔。紋。似。修。築。未。畢。遽。爾。止。工。者。室。外。編。竹。爲。小。籬。高。僅。尺。許。余。越。而。過。愈。行。愈。近。余。亦。愈。悸。就。星。光。閃。爍。中。仰。觀。岑。樓。見。窗。格。零。落。蝙蝠。出。入。飛。舞。又。一。窗。以。布。塞。之。微。露。燈。光。絲。許。色。極。慘。碧。余。初。聞。之。牧。師。謂。此。室。不。亞。王。公。宅。第。今。見。此。形。色。黯。淡。如。入。鬼。境。余。乃。於。鬼。境。中。求。生。活。詎。非。狂。悖。憶。余。鄉。居。小。屋。燈。光。熾。火。豔。若。胭。脂。對。之。令。人。生。喜。悅。心。此。處。乃。絕。無。生。氣。豈。世。所。謂。王。公。宅。第。者。盡。如。斯。

耶果爾世之羨爲王公者殆羨其近於鬼趣耳。吾乃商之。吾足使不作聲。并勵吾耳。使多聞音響。屏息靜聽。忽得聲息似洗滌食具聲。又有人作乾嗽聲。其音極微。舍此二音。并門內犬聲。草間蟲聲。都噤不作響。余行近室門。以手叩之。此乾嗽聲滌器聲。頓隨余叩門聲而寂。耳根靜極。微聞蝙蝠展翅出余頂上而已。久之無應者。余心大怖。懼心爲怒氣所驅。不留腦中。連叩之。仍寂然。乃大聲呼伊奔尼責。聞乾嗽聲又作。布塞之窗遂啟。窗木朽腐。啟之亦無音響。但見燈光奪窗而出。燈影中見一人首著高帽。手中似有一物。視之銃也。對余將發。余大怖。猛躍而退。樓中人忽作聲曰。余槍已貯彈。爾前進。槍卽發。余急止之曰。余有一函。將昇伊奔尼責。非來行劫者。君胡爲餉吾以彈。樓中人曰。休絮絮。爾有書。置樓級上行矣。余曰。余書必面交其人。樓中人曰。爾函須面交耶。余曰。然。樓中人曰。此書來自何所。爾爲何人。余曰。余名大儂。姓攬爾佛。言甫畢。忽此人手中之銃落窗格上。有聲似驚懼而脫手者。久之。忽變其聲息曰。爾父尙存否。余未及答。樓中人又曰。吾料彼已死矣。不然。爾胡爲至此。少須。又曰。

吾許爾進吾室。遂縮項入。窗亦旋閉。

第三章

門啟。余入。室中漆黑。以手捫壁而行。此人前行。且行且嗽。導余至厨室。爐中槽枘。爆裂有聲。餘光映壁。主人卽用以代燭。爐火映此人面部。見其鬚爲半白。眉目頗似吾父。意其人或爲吾父兄弟行耶。顧吾父面目。蘊有慈祥之色。此老生時。似上帝以狡獪。姦惡。諸質。範之。模。內。造。爲。此。人。此。時。又。含。有。怒。意。貌。尤。可。憎。余。視。其。服。飾。首。戴。荷。蘭。絨。帽。身。衣。睡。衣。自。領。以。下。僅。扣。二。鈕。髮。髻。髻。似。久。未。理。余。注。目。視。彼。彼。亦。視。余。余。目。適。與。相。對。兩。目。稜。稜。如。鷹。之。斜。睨。余。疾。視。他。處。以。避。其。鋒。室。內。都。無。長。物。一。置。食物。之。櫥。櫥。側。積。木。箱。數。事。案。上。置。碎。米。之。糜。尙。餘。半。甌。傍。置。一。匙。匙。以。牛。角。爲。之。又。麥。酒。一。瓶。鹽。豉。撮。許。余。目。光。方。注。視。此。案。老。者。忽。謂。余。曰。汝。飢。否。如。飢。盍。盡。此。糜。余。曰。吾。盡。此。君。將。安。食。老。者。曰。爾。食。糜。吾。飲。麥。酒。此。酒。可。已。吾。嗽。言。已。以。手。握。瓶。飲。之。飲。時。仍。以。目。視。余。忽。舉。手。向。余。索。書。余。曰。此。書。將。畀。伊。奔。尼。責。老。者。曰。爾。以。我。爲。何。

人。我即語未又曰。速以亞歷山大書畀我。余聞之駭甚。彼所謂亞歷山大者。即吾父名也。亟問曰。君焉知此書爲吾父手筆。老者曰。吾詎弗知。爾父吾同胞也。余曰。然則叟爲吾伯。老者曰。此稱近似。余曰。孺子無識。未覩尊長。乞伯父恕我。顧余口中雖爲此言。而心中初無愛敬之意。吾伯似已知之。微哂謂余曰。以吾視爾。爾似不喜我。抑不喜吾屋耶。或不喜吾所食之糜。余聞言愈駭。使余少五六歲者。或因之泣下。不料此陰毒之人。竟能窺人肺腑。余既無詞自解。急以書授之。仍低首自啜其糜。吾伯置書爐沿。反復審視。忽謂余曰。爾知函中作何語。余曰。吾安知者。伯父且視緘上火漆完固。實未敢視。伯父曰。然則爾來何爲。余曰。吾來爲奉此函。伯父曰。不然。爾當有奢望於寄書之外。余玩其語近狡猾。徑答之曰。然。人謂吾有一極富饒之同族。故來相就。惟余此來。亦非強求。進止惟伯父命是聽。余雖窮困。尙可自備兩餐。非無啖飯處者。余尙有友人。可爲余助。伯父笑曰。吾與爾戲耳。何急切若此。孺子之性烈哉。居久。爾當知我。爾若已蹙足。卽以糜與我。我尙未進晚餐。余以匙舁之。渠食時。極贊其美。

指所噉之糜。曰。爾父亦嗜此。吾則不能多食。見刀叉卽生惡逆。實則所食爲薄粥。固無須刀叉。案上亦并無此物。所謂刀叉者。特意中虛擬之物耳。食糜未半。起提酒瓶於手。徐徐飲之。若藉酒以下。此糜案上鹽鼓。從未觸指。若置此爲玩品者。繼謂余曰。門後有小甕。滿貯清泉。爾渴卽取飲。余搖首以示不欲。伯父則注視余所著衣履。若爲余估其值者。忽問余曰。爾父死幾時矣。余曰。三禮拜。伯父曰。爾父生前曾言及我耶。余曰。未也。微伯父言。且不知吾父有兄。伯父曰。彼曾言及紹斯否。余曰。亦未。孺子得此名於友人。乃知有同族住此。吾父實未語及。伯父聞之。似有愉快之色。笑曰。良然。渠生平喜爲緘默。在廣衆中。盡日或無一語。人幾疑爲啞人。不料伊對妻子亦作此態。度彼生平。語言較所食之麪包爲少。言已復笑。笑中又似有不豫之色。其意似專屬余。伯父曰。夜深矣。爾宜就寢。余視此室外。暗於幽谷。更不識下榻何所。伯父前行。余隨之出。室外滿置柴木。暗中躡余。幾傾跌。伯父掖余而行。至一室。推扉入。室黑如漆。茫無所見。余向之乞火。伯父曰。吾宅惟然一燭。置吾室中。他舍例不設此。余慮

火患。且其費不資也。言已。匆遽卽行。反鍵其戶。若懼余逸去。余旣入此黑室。似入壑底。以手代目探之。有物觸指。知爲臥榻。榻上瘴氣極重。刺鼻欲嘔。褥衾盡溼。似久浸水中。不能近體。幸天不甚寒。可不裘而寢。余乃蜷伏牀下。曲肱代枕。倦極已入睡鄉。旣醒。曉色透戶。乃見室中所有。此室極寬敞。若在十年前。當甚華美。今則鼠矢盈几。蝸牛緣壁。蛛絲之網。布滿室隅。若列強爭關。殖民地更不容生人。廁入窗上。玻璃盡碎。與屋相稱。余上下審視。似此屋窗損壞。實經人搗毀。乃有此現狀。搗毀此室之人。必爲吾伯之仇。故爲此伏巢毀室之舉。繼念及客老吞之言。安知搗毀此屋時。不有其人在內。且余來時。吾伯胡爲出槍相擊。若防大寇。彼固不識吾。然無論來者爲何人。亦無此款客之禮。此中必有他故。念至此。周身顫作。若遇寒疾。時晨曦已出。僅及窗櫺之半。室中陰森氣重。紅日不足以敵之。遂怯然不敢遽下。然余不能久耐。門鍵又不得出。高呼伯父。久之。微聞履聲。伯父已自樓下啟門出。余引至一小院落。院中有井。井上架一轆轤。伯父曰。爾若洗面。可汲此。余漫應之。周視井側。初無滌具。乃就

汲器中沐之。沐畢，復至厨室。餘火未盡，加柴爐中。伯父就火煮糜，似終歲食物，更無他品。糜未熟時，伯父出麥酒於櫥間，曰：爾願飲此否？余曰：固願飲此，惟此物爲伯父所嗜，初未敢請。伯父曰：飲之何妨？自架上取一杯至，杯小如胡桃，數傾未及其半。余見此鄙瑣之態，呼吸之氣爲之屏塞，意其人富而不仁，宜衆人羣相詛咒。時糜已大沸，伯父取置几上，以匙畀余。余見案上僅一匙，先以奉伯父。伯父固却，讓余先食。糜熱不能下咽，伯父視余饑涎幾出吻外，余盡二匙，急以匙進伯父。伯父曰：爾饜足耶？語已，卽聯進數匙，急投匙水中，滌之，納諸履，目灼灼向余。余固未飽，見此態亦不向之索食，以目睨之，察其所爲。伯父自衣袋中出菸斗一具，斗以泥爲之。伯父取時，珍重備至，若防其墜地，取菸少許，實斗中，徐吸煙，縷縷自鼻竅中出，出時又嗅之，使入。謂余曰：爾母近日若何？余曰：余母亦逝世矣。伯父聞之，若不介意。又謂余曰：爾言爾有友人，爾友究爲何氏？余曰：余友夥矣，皆上流社會中人，實則余僅識一牧師，其人與吾父交遊，余謂之友，僭耳。余實無友，今見彼有輕我之意，姑爲此大言，以懾之。伯

父似窺知余意置不答。蓋世上老奸斷非未成年之童子所可欺飾也。久之伯父又謂余曰：大佞爾來甚善，大可輔余。爾方盛年，不可廢學。爾志何向？學法律耶？抑學美術耶？學武備耶？青年多喜武備，迨鬢有二毛，箭瘢滿腰脊，乃悔曩時之誤晚矣。大佞爾志究安屬？吾願爾勤學，庶不爲爾友所輕。然吾尤願爾勿多交友，所交之友亦勿多通函。爾願否？爾果弗願，請去吾家。吾性嗜靜，不喜見郵使往來，踏穿門限。余曰：此來本非吾意。伯父果不喜余，余行矣。伯父不悅曰：爾勿爲此言。爾在此，當有嘉運。此嘉運即在粥碗之下。惟吾性孤僻，不喜交遊，願爾能肖吾所爲。我且助爾。余聞彼絮絮無一伉爽之談，點首漫應。意中頗不避之。思藉他事斷其談鋒，俾無相聒。猛憶及宵來，裘如束溼，擬出就日中曝之。余方起立，伯氏亟詢余所往。余告以己意。伯氏怫然曰：爾初來此，卽擅自專。此裘爲我有耶？抑爾有耶？余聞之色斗變。伯父忽辨其顏曰：實則吾物，卽爾有。謬語云：血固厚於水。吾與爾同血脈，撥爾佛氏，惟我與爾存矣。於是盛稱撥爾佛。昔時之隆盛自始，訖終無少停歇。蓋自知前言之失，特爲此長幅。

文字以自掩蓋。若慮彼言一輟。我且置喙。恣其嘲諷。末又言及居室。當日若何興造。費金幾許。卒因工巨中止。余猛憶客老吞之言。謂此室係以人血膠合而成。他日亦將以人血滿塗其內。吾苟久居於此。吾血亦將分潤此間。瓦礫似此空曠。室居正未知灑血何所。余周視庭除。私擬流血之處。伯父見余審視。詢余何旨。余以客老吞之言對。蓋客老吞曾使余明言之也。吾伯聞之。勢如中狂。忿極。捶几有聲。旋又慮傷其几。以手撫弄不已。罵曰。此女魅乃敢言此。吾將訟之法廷。且言且吁。又作乾嗽不已。自木箱中出衣兩襲。著之。又自櫥中出一短杖。搗手中。將行。忽止。顧謂余曰。吾不能置汝於此。吾將閉爾室中。加鍵而後去。余曰。伯父。盍置我獄中。當較此室爲嚴密。伯父知余諷彼。默不一言。余曰。伯父。居此巨室。不畜奴僕。孑然無偶。今出留我爲司門戶。亦佳。伯父曰。吾宅惟蝙蝠鼠子。可以守之。爾人也。乃多不便。余笑曰。吾來此。非爲竊賊。伯胡疑慮至此。且竭伯父室中所有。尙不足購吾名譽。窮士家無長物。惟此名譽。乃爲奇寶。今伯父慮我作賊。但知自守之策。初未爲余名譽計也。伯父齒齧其脣。

兩目視地久之曰。吾不行矣。彼婦之言。當報之他日。余曰。伯父視我。幾不值一便士。吾若長日在此。伯父必跼躄不安。明晨吾將返里。毋使伯父如芒刺背。伯父笑曰。吾與爾戲也。吾固不欲訟彼爾。試思我訟彼。何詞且訟。必有證證人。卽爲吾姪。又安能緘彼之口。余知伯父以說欺我。我齒稚不諳法律。無從施其辯駁。而意終不懌。吾與伯父益格不相入矣。

第四章

次日晨起。余頗不自得。復進糜少許。伯父終日寡言笑。如對偶人。將來若何處我。亦未議及。以言誘之。多置不答。余終日處此。聾啞冷寂。世界微特。余不適。卽閱吾書者。亦應怏怏不快。此日伯父乃別闢一境以處我。我之耳目忽然一新。此室在厨室之左。住室之右。室內滿儲書籍。有拉丁文。英文。德文。諸書。任余取閱。余擇其可解者。閱之。藉以消此長晷。日對此。無可酬答之人。驟得此書。覺卷中所載之言論性情。無一不較吾伯爲有味。一日於羣書中。偶得一卷。卷面標題之字。儼然余父手蹟。其詞曰。

一千六百九十八年。亞歷山大撥爾佛贈伊奔尼賁。計其時。吾伯當在六七齡時。吾父尤少於吾伯。何以解書。余乃舍書不讀。專揣摩書上之字。久久未得其說。遂舍此不閱。另尋他書讀之。而此書上數字。時留影。余腦中滌之不去。置書至厨下。噉糜。更飲皮酒。伯父對余無言。余時時尋語。啟其話。鑰謂伯父曰。吾父少時讀書。敏捷否。伯父曰。爾父幾曾讀書。世間書固不爲爾父設。使世人盡如爾父。書買將槁。餓死。余聞彼言。心頗不悅。意吾父果不解讀書。何以四五齡時。卽能作字。疑團未釋。忽有異想。飛入吾腦。驟謂伯父曰。伯與吾父。殆學生乎。吾意蓋謂父與伯爲學生。則書上之字。爲六七齡時所書。乃不爲希罕。詎料伯父聞此。如觸蛇虻。時方以匙承糜。遽墜於地。手握余領。雙目閃閃如怪。鷗作顛聲。謂余曰。爾胡爲此。問余曰。伯父何事驚異至此。伊來勢凶。劇余轉以靜鎮。敵之渠。燄遂因。余熄。徐坐。言曰。願爾後勿再爲此。問坐時。頰搖其首。汗出於額。若受絕大驚恐。繼而曰。爾父實余弟也。余玩其語。極支離。若不由衷。出。伯父言訖。俯首自拾其匙。匙爲角製。故不至碎。伯父以匙承糜自飲。余受此。

激刺。心大惶惑。念吾父之年。必長於彼。我爲冢子。宜承襲撥爾佛之產。故伯父聞余此間。作種種怪狀。不然尋常之言。彼何至怔悚至此。思之愈確。余反因之滋懼。余二人相對。默無一言。如貓偵鼠。伯父食已。吸煙。忽謂余曰。大假。余思之久矣。語至此。忽止。繼又曰。爾父身後。余當以資與爾。顧此資。語至此。又止。繼又續曰。此資適合四十鎊耳。又以目他視曰。不然。余所謂四十鎊者。特蘇格蘭之鎊耳。蘇格蘭一鎊。僅合英國一先零。有奇。余怪其語言恍惚。一落千丈。變更何如此之速。然彼即祕此。弗言。余又安知吾父尙有存蓄。其說又似可信。余思以言餽之曰。伯試思之。果蘇格蘭金者。何名爲鎊。余伯似有所思。久之曰。吾誤矣。固金鎊也。繼又謂余曰。爾且出室外。容余取之。余卽出室。仰視天空。其黑如墨。此處之天。亦雅似此間之人。黯淡直無星月。時墨雲四布。風聲狂吼。知此夕暴雨將至。繼聞伯父呼余。余入。伯父授余三十七枚幾尼亞。每一枚尼亞合二十一先零計其值僅合三十九鎊。視伯父手中尙存小金錢三五枚。意似吝不與余。久之。收入已囊。笑謂余曰。吾最守信。不能欺爾死父。更不能欺爾孺子。爾

慎守之金固不易得也。余笑其詞色鄙陋。置不答。繼思余受彼金。當作謝。乃勉爲謝詞。伯父頷余而笑曰。實則爾爲吾姪。金存我處。與昇爾何異。余慰伊。又收取原金。更爲詞謝之。以杜其口。伯父謂余曰。爾既受我多金。宜籌此多金之代價。余唯唯。意渠必有驅使。立而靜候其言。伯父自衣袋中出鑰數具。長短大小不一。謂余曰。爾持此鑰。啟樓門。上有竹箱二具。爾試爲余取之。余來二日。未登此樓。今得一窺其居室。私自欣悅。惟樓既復絕。又值昏夜。伯父禁余燃燭。拾級而登。時虞隕越。伯父似窺知余意。詔余曰。樓級堅固。惟無欄以爲之衛。爾循牆螺旋以上。無憂傾跌。余既出室。風聲愈厲。天黑如漆。舉手不見其指。樓門甫啟。忽巨電穿雲而下。剎那間。宇宙洞明。似上帝詔余。此上儲有鬼魅。余眼爲電纏。旋而生花。兩手掩目。略自鎮攝。復緣級而登。黑氣如石壓頂。欲碎以手捫壁。壁皆石壘。堅寒類鐵。手足起如作迷藏之戲。上數十級。忽覺空氣透入。涼風與俱。似近樓級處。牆已破損。余甚惴惴。小立籌思。時巨電又作。電光閃處。幾奪余魄而去。實則余命已斷。賴此夕電光爲之膠續。余幾失聲而呼。

所以未及狂喊者特爲驚懼所隘。聲至喉中不及外吐。余卒未因驚懼而下。墜殆有天幸。初疑牆圯致透。空氣實則牆未傾裂。去余立處不及二寸。樓級脫去兩層。如老人齒墜。但留巨穴。空氣涼風悉由此隙透入。余略一移步。此身卽成齏粉。吾伯所謂樓級堅固者。乃竟若此。余知彼欲陷我於死。誓必尋其人。詢以何事見害。繼思且窮其究竟。若彼樓上并無竹箱。使彼益窮於詞。時電光又作。余以手輔足。猱升而上。每一電過。余進一二級。記其級數。下樓時庶不至墜入此穴。電過後天色愈黑。蝙蝠頻來擊余首。余猛進與蝙蝠爭路。旣至樓上。余遂止步不前。時巨電又作。余視樓上空無一物。惟蝙蝠矢集寸許耳。伯父所居之室。去此尙遠。出入亦不由此道。此處殆設爲陷人之阱耳。余此時怒氣如矢。直注余腦。爲的因怒鼓勇。奮身而下。計數已至樓級脫處。乃攀躍而下。時寒風大作。急雨隨之。勢若傾盆。俯視樓下。爐火閃灼。中隱約見一人影。搖曳其間。似傾耳而聽。樓上動靜。又一電過。照見伯父之面。仰而上視。忽巨雷猛震。伯父遂急走入室。此雷似代上帝語言。責其不應傾害骨肉。故伊畏而潛

入。或雷作聲。時伊疑吾已墜地穴。自慶大功告成。喜而入室。均不可料。余已及地平。潛窺伯父動止。見彼取酒於樹。掬瓶自飲。若甚得意。嗽聲不已。余雀行至伊身後。手拍其肩。尙未及言。伯父忽狂呼而暈。彼此時之暈。不啻自供肺腑。果不謀殺余。何至驚懼至此。余思此人設心險惡。宜待彼未蘇時。急覓兵械爲備。就火光中。見壁間懸鑰。鑰。啟其木箱。內儲銀券。巨如束筭。余不暇審視。又啟一箱。箱內皆金幣。又一箱。則皆衣服。衣內藏有短刃一柄。似久不磨。厲鈍如鉛刀。然得此。終勝徒手。藏之腰間。回視伯父。面色青紫可怖。余慮其久而弗蘇。以涼水沃之。面目間略有生氣。急扶之。使坐。微啟其眸。見余如遇鬼。繼又乾嗽不已。顛聲謂余曰。爾尙生耶。抑余亦死。余笑曰。我固倖生。伯亦未死。伯聞余言。似有愧色。以手指樹曰。爾爲我取藍色瓶來。余檢得昇之。伊力弱不能自拔其塞。仍授余。余爲啟之。瓶貯藥水。外黏一紙。詳言治法。如法飲之。神志略定。仍不能自舉其體。余見其奄然待斃。心甚憐之。繼念彼置我於死。勃然忿起。欲詢得其實。乃謂之曰。孺子徒步遠行。來依長者。胡一見卽餉以毒彈。前

聞吾父學生之說。何至倉皇如彼。樓上既無竹箱。乃誑余往取。樓級日久腐脫。反謂堅牢。思陷余於死。其故何在。余方一一問之。伊終不答。但謂倦極思睡。明日常曉。余以各節。余遂不窮詰。扶之入室。見此室內另有長梯。伯父出入。蓋由此徑。余亦倒鍵其戶。歸至厨室。增炭於爐。火光穠豔。照滿壁間。自有此室以來。爐中從未有燃。此烈燄。溫度既增。門外風雨亦不覺惱人。余遂合箱作榻。入睡鄉矣。

第五章

宵來綿雨未輟。次晨寒甚。烈風逐雲四散。望見天空。吾心中雲翳竟無術去之。獨坐爐側。自思所處之境。危險無比。吾伯既有心仇余。隨時可加陷害。將持何術避之。然余雖童年。頗多智略。今既窺知其意。安能坐以待斃。時爐火正熾。光燄上下。昔聞我國巫人自鑄一鏡。能照知未來。此爐火光能如彼鏡。當一照即得。惜此灼灼者不能示我。以未來途路。方余思索間。忽聞伯父自室內自撼其扉。知彼將待鑰而出。急啟之。伯父見余。面有愧色。隨余入廚。煮糜食之。久久無言。余不能忍。遽謂之曰。伯父無

言語我乎。伯父以余爲鄉間小兒。蠢如鹿豕。遽欲置吾於句。伯父曰。止止。爾且進食。食後當告爾。言已。徐噉其糜。以延拓時間。余注目視之。見其糜且盡。甌內亦無涓滴。不慮伊。遽入糜裏。伯父食已。納匙。口中咀其餘。漉。忽聞叩門聲。余居此二日。實未聞門環作響。得此如空谷足音。喜與物接。不待伯父之命。立出啟關。見一童子著水手衣。詢以姓名。未答。手持短笛。嗚嗚而鳴。兩足遞爲高下。以應其笛中節奏。細視之。所衣似甚單薄。畏寒而慄。其面似雜哭笑兩種。萃爲一色。吹已而歌。歌已。忽問余曰。君解此調否。余曰。不解。且不解。君爲何人。若無事。可去矣。吾將閉門。童子曰。君慎勿閉門。吾將飽受鞭扑。吾有一函。爲后茜森畀余。將交密司忒撥爾佛。言已。自指其腹。自言飢甚。余甚憐之。念糜已無餘。更無術以已其飢。乃引之入面。吾伯。伯父啟函。環誦。若有所思。忽引余至暗陬。出書示余。書曰。伊奔尼責君鑒。吾船已至。虧因弗累海口。停泊。君若以貨出海。此時甚便。我與君代表人阮客樂。意見不合。議事每至牴牾。君若不來清理。慮將來大受損失。吾所繕帳目已齊。候君簽字。后茜森上言。余閱書畢。

伯父曰。大畏。爾知余與后茜森有交易事乎。伊船名苛威能悌。爾若同余至蒿斯。可滋遊覽。爾願否。余曩聞蒿斯海口。爲繁盛之所。彼處人衆。伯父諒不能加害於我。余久居陸地。目未見海。幼聞人云。海天空曠。行船如在碧玻璃上。余雅好之。且余果此行。伯父必閉我於漆室。漆室巨幽。與海天。水鏡相去幾許。遂漫應之曰。余甚願往。伯父喜甚。就箱中出長衫易之。余亦略加點綴。隨之出門。北風迎面。厲可削膚。道旁碧草鋪茵。與朱蕊相間。途中阻一小淵。伯父躍而過。余與送信童子繞淵從之。行步稍緩。已後伯父數碼。余乃與此童子暢談。童子自言名羅煞木。在海上有年來。時約八九歲。今已自忘其年齡。羅煞木自敘海上事蹟。皆盜殺諸端。言之綦詳。又言彼船主后茜森事。所爲益多不法。余不解其人何以自供惡迹。如讀舊書。絕無慚沮意。其人必有癡疾。羅煞木又言船主徒擁虛名。船中賞罰皆操之東安之手。其人尤酷。言時自去其襪。有重傷數處。指謂余曰。此皆東安爲之。余慮彼受寒。勸使著襪。羅煞木曰。吾脛能受鐵木。又何畏風傷處。遇熱如火炙。當此殊快。余曰。君非黑奴。彼何虐待至

此羅煞木自腰間出一短刃。曰彼傷吾脛。吾刃將飲伊血。余亦出所得箱中之刃示之。羅煞木曰似此塵鏽不堪斷腐肉。安足殺人。遽投吾刃於草間。余方恃此爲衛。失之如斷右臂。欲至草間拾取。慮爲伯父所見。又慮羅煞木哂余。默然隨之。念船主殘忍至此。伯父胡專與若輩爲伍。然則伯亦此類人乎。海上后茜森之舟與陸地伊奔尼。責之樓屋。皆人間地獄。吾與羅煞木以童稚之年。陷入此中。苦更何似。余旣憐彼自憐。益相親愛。語之曰君無友耶。胡任彼殘虐至此。羅煞木曰吾友惟吾父。今死矣。余益知其凝絕。曰君何不求生於陸。羅煞木駭然變色曰是安可居。彼將以我爲貿易。余曰何謂貿易。羅煞木曰此貿易乃極殘虐。余雅不解其意。羅煞木又曰吾雖飽受諸苦。然視吾輩中二十鎊爲優。余親見二十鎊至吾船時。船主與東安痛毆之。其哭聲之高。海潮且爲之隘。余曰何謂二十鎊。童子曰凡黑奴掠至美洲。多售二十鎊。故以二十鎊名之。余曰此輩皆黑奴耶。羅煞木曰不然。黑奴固居多數。白種童子亦有被掠者。掠得售之北美。亦名二十鎊。吾見之屢矣。總之二十鎊者售奴之別名耳。

時伯父去余略遠。不及聞吾兩人語言。屢回首睨余。促余速行。余急行至一小山。望見海口矣。海口外瀾翻如釜沸。口內帆幟叢列。密如箬籠。釋者偶借中國物事形也。實則西人不用箬也。近口處小船一隻。羅煞木指謂余曰。此吾船之舳板也。去此可半里。則苛威能悌巨艦在焉。自小山下。又行炊許。已近此艦。遠聞水手拽繩作歌聲。悠揚可聽。狀似愉樂。吾聞羅煞木之言。知由此愉樂聲中竄入愁苦之域者多矣。彼被掠童子。遠在北美艱苦充腸。此歌聲直代之號哭也。既近此艦。猛憶吾伯父居心險惡。設陷余入於二十鎊。勢將奈何。乃急謂伯父曰。若伯父使余至苛威能悌舟中。余卒方命不往。伯父聞之。如夢遽覺。曰。爾果弗欲。吾不汝強。語時。已至蒿斯。

第六章

既至蒿斯。入一店家。羅煞木入引余登樓。樓上西向一屋極隘。內置二榻。一爐。已無隙地。先有一人在內。披重裘。著皮冠。冠有兩翼。下覆其耳。似甚畏寒。余視其人。貌極莊嚴。憑几而坐。若裁判官之訊獄。見余伯父入。起與握手。曰。密司忒伊奔尼責。君來

甚合余意。此時風大順。潮亦將至。出口易也。伯父曰。室中溫度甚高。何猶著裘。此人曰。吾血素冷。藉裘以溫之。伯父曰。船主我將與爾定約。畢吾事。吾知羅煞木所謂后齒森者。卽此人矣。伯父願謂余曰。爾喜觀海。盍隨此童子觀之。吾與船主稽核計簿。慎勿擾我。余固喜觀海。且惡此室炎熱。力趨而出。孰知此洋洋大海。竟爲陷余之阱。耶。旣至海濱。微風暢懷。海浪悅耳。此時之樂。乃爲余自由之末日。海岸之草。形色不一。或青或黃。有作紫色者。有上下絕細。中巨如河魚之腹。以指夾之。爆然作聲。余與羅煞木乃徧尋此種草爲樂。時苛威能悌將啟旋。有繫篷者。有整楫者。余念此中人。今尙在此。明日則去。余遠矣。伏問羅煞木曰。此船當以何時行。羅煞木曰。潮來。吾船去矣。余方注視海上。羅煞木持酒一瓶。貺余。邀余至店中小酌。余曰。此酒味烈。不宜於童子。若得皮酒。可爲君盡一觥。羅煞木曰。同一飲耳。何必以酒品別年齒。吾終日。覓醉鄉。烈酒快如駿馬。頃刻已達。醉鄉之域。皮酒味薄。趣緩若鞭。泥淤中之老牛。久久不至。其處徒腹漲。增洩溺爲苦。彌甚。余曰。君言殊爽快。然我輩童年。多飲易亂腦。

筋羅煞木曰。吾腦屬吾。尙有幾時。何爲寶之。言訖。以皮酒與我。我兩人方對飲。店東適行至余側。余起立。招之飲。店東似貌余年幼。不欲儕之友。列強邀之。乃坐。余問之曰。君識阮客樂乎。店東他視。吹脣作聲。漫應之曰。其人似不惡。忽面余曰。君非從伊奔尼賁來耶。余曰。然。店東曰。君爲若戚耶。抑爲友。余欲探知其隱。乃飾詞以對曰。均非是。店東默然未言。余曰。以余觀之。其人似不得衆人歡心。店東微點其首曰。豈惟不得人之歡心。人咸欲見彼縊死爲快。彼毀人室家多矣。然彼少時名譽甚嘉。設非亞歷山大之信息。傳播於外。伊固完人。余聞之大愕。曰。亞歷山大爲彼何人。所云信息。究屬何事。店東起立曰。其人爲彼手足。其事則謀害也。余曰。伊何故仇其手足。店東以足點地曰。圖此物耳。君非由紹斯來耶。余曰。然。店東曰。伊處田畝之夥。君見之否。此卽亞歷山大所以死也。余曰。是我句。是時余方欲自陳爲吾父。又欲偵知其實。慮彼不肯盡言。亟變其說曰。是我同行之人。乃有是事耶。店東行將出戶。余復問之曰。然則亞歷山大固居長耶。店東曰。孺子癡絕。非爲若兄。胡爲死之。言畢卽行。店東

既出。余癡如石人。羅煞木曰。伊謂君癡絕。君果癡耶。余未答。思此事已洞若觀火。此人乃非吾伯。吾叔也。且非吾叔。吾仇也。既死。吾父又思死。余其毒乃過蛇蝎。吾書以後。不復呼彼爲伯矣。繼又思。牧師謂余父死時。伊尙在側。何至爲彼所害。店東此說。殆讒言耶。或別有故。又念我一窮。豈今以徒步至此。若承此產。將變徒步爲乘馬。其樂何似。此時。余方倚破几而坐。恍若置身錦鞍上矣。方馳想間。遙見船主與伊奔尼。竇自樓中出。至海濱眺望。船主忽望見余。趨與執手。余細視船主之面。頗帶英武。仇爽之氣。似羅煞木所言。初不足徵實。後乃知此人有兩種面具。一善。一惡。隨其所戴。以判人鬼。余與船主立談時。忽聞伊奔尼責呼余。余應聲往。船主隨余行。曰。吾聞爾伯父極譽爾靈敏。我甚喜爾。胡不至吾船中小飲。余固甚願至。巨艦上一觀。又慮陷不測。力卻之。船主固邀余。余曰。吾將候阮客樂。與伊議事。船主曰。此尤便矣。伊頃卽至。余舟中晤彼。易也。又低聲謂余曰。爾須留意。此老畜意指伊奔尼。彼欲害爾。爾至吾舟中。吾爲爾衛。尙有祕術。示爾俾脫虎阱。復以手掖余曰。吾自卡辱萊那士購得諸珍。

爲此地所無。禽羽獸皮。暨石琢美人。無一弗備。盡往觀之。余既惑。彼甘言。又喜親玩。器不覺足爲之移。稚年初無定見。凡與伊奔尼賁反對者。皆吾好友。其實伊二人之反對。祇在口齒間。心肺則甚膠合。余與船主暨羅煞木。伊奔尼賁。既登舳板。其行如矢。船主仍與余絮絮談。余志在巨艦。亦不知彼言爲何說。既至艦側。舟人出巨繩。引人上。先船主。次余。次羅煞木。余甫至艦上。船主起而迎余。抱余入懷。如慈母之哺其嬰。指船中各物示余。若爲楫。若爲帆。若爲槳。久之。未見伊奔尼賁。令急詢之。船主未答。余知已中計。脫身而奔。四圍皆水。奔至艦側而止。趨視海中。見舳板去此已遠。伊奔尼賁安坐其中。小舟因波上下。若自鳴得意。余高呼求救。余呼愈慘。覩伊奔尼賁之面。若愈快意。余呼幾裂喉。卒無應者。忽一人自後提余。如鷹搏雞雛。余儘力與角。忽頭目大痛。昏然如觸霹靂。則余已中棒而暈。不復能出聲矣。

第七章

醒時。四望昏黑。周身痛不可忍。耳際轟然。如萬馬奔赴。目爲沈黑。所掩。啟閉均不自

覺手足並合爲一。爲巨繩膠縛力竭不可啟。久之乃知身臥艙底。風發浪湧。上下靡定。時五官四肢外界無一適處。而憂來煎腸。並膚裏亦如鍼刺。自怨行事乖謬。至蹈此劫。恨極復暈。繼覺諸聲。又作似怪。鴟。惡魔。咸來。余側。余生平飽受諸艱。至此已極。詎料羅煞木所謂二十鋤者。吾竟陷身其中。至此諸念灰冷。但聞風濤作響。若宣布余之死期。死後余尸必拋入大海。鯨鱷之屬。早視我爲存儲樹榭之食品。當余籌思時。忽聞人聲大譁。礮聲繼作。吾聞海船將沈。每以礮爲聲援。冀人救護。此礮殆爲此發。久之殊無朕兆。後乃偵知船主之母。嘗住后棧沙梯海口。船每過此。必鳴礮以申敬。此夕之礮。蓋循例發也。當時聞此礮聲。方冀船沈。與彼同盡。終竟寂然。時百憂縛我。我卒逃至夢中。境乃少適。夢中見牧師撥爾佛絮話。疇昔又拜我父母樹蔭下之古墓。樹枝搖拽。如見慈親愛戀之意。忽而巨響大作。余與牧師共立之土。展拜之墓。均爲風濤聲捲去。仍還我目前之苦況。忽見一線燈光。自上而下。余久處暗陬。纈眼生稜。燈光近照余面。望見一人。眼作碧色。面目略蘊慈祥。近余撫其頭角。又診余脈。

復近余問病狀。余久貯悲苦。至此如汽水去塞。厥勢乃噴湧而出。以哭聲代答詞。哭已更無可說。此人又以手按余頭曰。此傷甚重。可憐哉。孺子。爾思進食否。余已自忘飢渴。經伊問訊。驟覺飢腸如涸。沸湯刻不可忍。此人遂出麪包食我。又飲余以白蘭帶酒。余得酒卽痛飲。飲已復眠。頭又大旋。腦汁幾欲裂骨而出。余亦不辨是醉是暈。是傷總之病在元首而已。余合眼思睡。險際紅暈漸轉爲黑。知此人已搗燈去。艙中巨鼠極夥。時來擾余。若知余手足受縛不能起立。相撲故來相齧。嚼衣嗅履。有時竟掠余面而過。人當至困極時。且受鼠子之侮。未幾燈光又閃爍。余面每值燈光來照。余乃知身在人世。燈去又墜鬼國。余見燈至。急啟險視之。示以尙醒。以羈彼片刻。俾魂魄因燈光一線。留戀吾體。此時余遠見此人。攜燈由樓梯而下。身後又立一人。此人卽船主也。船主立而視余。碧眼人以水洗余傷處。余細審船主之面貌。較之在滿斯時。已另易一面具。和藹慈祥之氣。悉變爲凶惡。碧眼人謂之曰。此子負傷極重。又處此暗無天日之地。實可哀也。船主不悅曰。彼固可哀。余非好爲此。密司忒累亞次

君知之否。碧眼人曰。君自善辯。然吾對於此事。實不能不謂君過。吾意將遷此子於他處。船主意似未可。碧眼人曰。君受彼惡人之金。乃有此舉。我若志在得金。得之至易。特慮彼金汚我手耳。船主曰。君勿爲此瑣瑣。食飽且出小步爲嘉。言訖欲去。碧眼人以手止之曰。君欲謀殺此子耶。船主大愕。如遇霹靂。怒曰。爾何作是言。碧眼人嗤之以鼻。船主曰。我與君共事三年。君當知我爲人。我豈具虎狼心者。碧眼人曰。君縱不爲虎狼。當亦類蛇蝎。船主曰。君勿責我。我惟君意是行。君欲遷彼何所。君自主之。言已遂行。碧眼人卽解余縛。負余於背。肩之而行。行時。聞彼酒氣薰熾。知此人醉矣。余倚此醉人。以寄吾命。厥險何似。行至一處。置余榻上。余遂昏然睡去。覺時。望見紅日如蓬。故人不覺狂喜。余初不知喜從何來。但覺胸臆甚適。喜心因之以生。扶頭起坐。周視船艙。若比櫛。往來人甚衆。余藉生人。咬日爲助。傷處痛乃稍止。未幾。又一人以酒飲余。中似含有藥品。余亦不辨爲何物。痛飲之。飲已卽寐。由此或寐或醒。或飲或食。不知歷時幾許。體遂復舊。漸能辨左右之姓名。事蹟。此中人姓名。事蹟。雖人人

殊。然。可。錫。以。總。名。稱。曰。殘。忍。更。可。設。一。統。計。簿。曰。殺。戮。詢。其。來。歷。或。自。盜。船。中。逸。出。或。自。軍。艦。中。逃。出。皆。以。殺。人。最。多。爲。勳。績。余。曩。疑。此。中。人。爲。猛。虎。毒。蛇。今。置。身。其。中。乃。忘。其。憂。慮。然。此。中。雖。多。惡。人。尙。近。於。陽。剛。不。類。伊。奔。尼。賁。之。陰。毒。險。狠。內。有。一。人。年。四。十。餘。鬢。斑。斑。白。矣。往。往。就。余。清。談。謂。彼。生。平。以。捕。魚。爲。業。一。日。舟。沈。爲。此。艦。救。得。遂。不。得。歸。自。言。其。妻。少。艾。語。時。摹。其。容。態。示。余。謂。此。後。不。能。再。視。其。妻。理。髮。矣。又。疑。其。妻。將。適。人。則。悵。悵。然。憂。若。喪。魂。魄。余。念。天。壤。間。惟。子。然。一。身。隨。所。之。皆。得。樂。趣。否。則。心。中。摯。念。之。人。其。人。乃。於。千。百。里。外。劫。我。心。膺。以。去。其。苦。較。余。前。日。手。足。受。縛。爲。酷。此。人。殆。爲。其。妻。囚。也。聞。此。船。將。至。卡。肉。來。納。士。余。以。稚。齒。歷。長。程。此。行。乃。不。異。流。徙。我。何。由。得。此。流。徙。之。罪。自。問。殊。不。之。覺。自。審。此。身。將。售。爲。奴。耶。將。長。流。不。返。耶。前。途。冥。冥。更。無。希。望。惟。此。後。蘇。格。蘭。海。濱。沙。土。上。不。再。印。余。足。跡。此。事。可。自。必。也。羅。煞。木。時。來。視。余。余。亦。樂。與。之。語。伊。自。言。被。虐。至。酷。袒。臂。示。余。新。痕。舊。迹。重。疊。如。縷。謂。皆。東。安。所。撻。然。舟。人。咸。右。東。安。謂。伊。不。飲。酒。時。人。極。平。善。雖。一。蜂。一。蟻。咸。不。忍。置。之。

死。醉。乃。狂。如。狼。虎。羅。煞。木。之。被。擡。皆。值。彼。醉。時。也。累。亞。次。則。與。彼。相。反。平。時。不。輕。想。人。過。醉。後。乃。近。慈。祥。而。且。語。言。姁。姁。如。老。媪。撫。饑。煖。寒。乃。無。不。至。余。更。詢。及。船。主。爲。人。衆。曰。此。公。之。心。殆。以。鐵。鑄。而。面。目。則。熔。蠟。爲。之。可。隨。意。爲。喜。怒。計。其。生。平。狠。惡。不。見。於。詞。色。最。喜。與。醒。時。之。累。亞。次。醉。後。之。東。安。爲。伍。以。濟。其。惡。然。船。主。之。才。實。出。二。人。下。凶。險。則。出。二。人。上。余。旣。得。船。主。大。略。復。就。羅。煞。木。話。彼。生。平。歷。史。此。人。年。稚。而。性。鈍。往。事。多。不。審。記。終。日。鞭。扑。腦。汁。亦。不。能。靜。穆。以。留。其。影。伊。自。言。幼。時。曾。習。生。計。於。鐘。表。匠。至。今。鐘。機。軋。軋。之。聲。猶。時。留。耳。底。他。事。則。茫。然。弗。覺。羅。煞。木。賦。性。旣。鈍。又。爲。船。人。所。愚。謂。童。子。不。宜。居。陸。登。陸。必。爲。人。翟。去。作。奴。伊。又。見。所。掠。來。之。童。子。名。二。十。鎊。者。皆。得。之。陸。地。遂。益。信。其。說。以。爲。世。間。生。青。草。處。皆。殺。人。塗。血。之。場。不。若。海。天。波。浪。中。爲。至。樂。之。國。雖。飽。受。諸。刑。曾。不。少。悔。余。告。以。世。人。室。家。之。樂。與。骨。肉。之。趣。伊。初。不。之。信。繼。則。稍。趨。余。言。而。性。最。善。忘。惑。之。者。又。恫。以。危。詞。轉。以。余。說。爲。謬。言。羅。煞。木。性。尤。喜。飲。醉。則。如。鴉。一。日。累。亞。次。授。彼。以。酒。酒。性。殊。烈。羅。煞。木。得。之。狂。喜。立。飲。

而盡。醉後狂態百出。步履如踏雲霧。世間惟醉人能得天趣。然亦視其人之境地。何如。果日處安樂。飲酒大醉。其狀態能使人笑。若此童子無戚友。無骨肉。日出入。虎狼之齒隙。以求其生。微論醒醉。無人問。卽醉而傾跌入海。亦無人知。見彼醉態。可生人憐。可使人哭。時海風大作。船行高下如鞦韆。羅煞木醉後。步履亦因之爲揚抑。舟人注目。帆纜更無人加以一瞬。繼而風力愈猛。百葉窗盡下。漆黑如在艙底時。羅煞木旣閉之艙外。渺然不知何往。濤聲填耳。余時疑彼嘔逆。余旣憐此童子。又以自憐。當此叢愁積恨中。忽得一至嘉消息。足以悅吾心於俄頃。時風浪大作。累亞次取酒自遣。余知彼醉後慈祥。乃就與清談。並告以余之歷史。敘說旣罄。累亞次果加垂憫。謂余生平所歷。可作一長歌。以下酒。並許余代圖出險之策。送余返里。謂此出險之策。須謀之律師阮客樂。牧師堪伯露。暇時卽作書致此二人。勸余勿復愁苦。世有生長綺羅。一入此中。遂售爲奴。至北美洲種菸草。爾生卽荼苦。當能少耐。且自敘生平。祖父亦爲貴族。今乃降爲水手。此恨更愬之何人。余遂詢彼來歷。累亞次吹唇作聲。側

首他視。意蓋不欲歸我也。

第八章

余在舟中已五六昏曉。不知此船將於何時至卡因來納士。至後又將置余何所。一夕夜分。有一水手至艙下取衣。余隨之下。忽聞衆人聚語。其音甚低。一人曰。不意東安竟置伊於死。可憐哉。此童子也。余聞彼所謂伊者。不識何指。繼言童子。此舟中可稱童子者。惟余與羅煞木耳。豈東安將不利於我耶。玩彼語意。似已置之死地。非始造謀。然則羅煞木死矣。余將詢之此人。忽又一人由上而下視之。船主也。船主既入。其目四射。卒至余前曰。孺子爾須至余室中。余聞此言。血爲之冰。知彼水手所謂童子者。殆指余矣。船主曰。爾須與羅煞木更易。吾喜爾。爾善伺余。余復大震。知余與羅煞木二人共爭此死路。不知誰先稅駕。若羅煞木未死。余則必死。今言與彼更易。似羅煞木固未死也。然則余必死矣。船主言時。意似平善。又似不欲死余。人謂彼喜怒不見於詞色。其意固難窺測。且即使羅煞木已死。代之以余。余死亦近在眉睫。生無

多時仍飽受鞭扑。以爲購此歲月之代價亦殊無聊。思此則一死樂也。余心自籌思。偶一翹首。倏見兩水手挾一人立艙外。被挾之人其首下垂。如獵犬銜一負傷之禽。時風正狂。船忽左傾。艙下所懸之燈。因之搖曳。照見此人之面。其白如死灰。猶作猶笑。狀絕可怖。視之羅煞木也。余見之。魂魄已出軀殼。船主手提余領。使隨之行。手近余。膚如著刀。鋸余卽隨之上。水手挾羅煞木自上至下。吾與羅煞木遇於梯次。亦莫辨其是生是死。旣至艙面。時殘月隱約出雲表。景極悽清。似憑弔羅煞木之死。船正北行。正過你爾哥。內設德蘭羣島。山石崩劣。如惡鬼。船欹側如醉人。船似羅煞木前日之小影。山則東安。此時之真象。余防墜入水。手握船唇之纜。規步而前。自此至船長室。長約丈餘。傾跌者再。賴一水手扶余而免。船長室高六尺。爲船中最高敞之所。余至此覺高者幾壓余頂。敞處幾阨余喉。對此凶人在在不適。室內共設三榻。一爲船主。餘二榻。爲東安累亞次所居。榻側置一圓几。釘之不能移易。防船傾。几亦隨之而轉。榻亦以鐵索絡之。近此羣凶。微論人不得適。卽物亦受牽掣。室中滿置菸酒及

軍器並樂器之屬。以全舟計之。此間固爲極樂區。余至此。則如入囹圄。

第九章

方余入船長室時。見東安斜倚几側。几上置白蘭帶酒一瓶。東安以目視几。意不在酒。余已授性命於船主。早自忘其恐怖。謂船主曰。此君癡如泥塑。何爲。船主搖首似不欲答余。累亞次適自外入。目視船主。作無聊狀。若告以羅煞木已死者。余與船主累亞次三人之目。齊注東安面上。東安則目注几上。咸不作一語。東安視久。忽起立。手取酒瓶。累亞次出其不意。奪之。叱之曰。君飲酒逾量。誰司舵者。止矣。時小窗適啟。累亞次遽投其瓶於海中。東安起立。勢將用武。船主大聲叱之曰。爾旣死羅煞木。又欲死累亞次耶。止。毋爲酒役。東安復坐。以手理其額髮。曰。伊指羅以不潔酒杯與我。累亞次笑曰。酒杯不潔。乃以彼人之血滌之。船主以手抑東安。使臥。狀似撫頰。劣之童使之就寢。累亞次曰。若使早入睡鄉。何至旬。船主曰。願君亦勿多言。彼童子之尸尙在舟中耶。累亞次曰。已與余適所擲之酒瓶同膏藻末矣。船主曰。此事至市煞

梯時。勿多語外人。此童子尙有戚友在彼。宜祕之。累亞次未答。船主以鎗擲余曰。爾
 且至櫛中取瓶酒來。如此寒宵。非酒何以爲活。余取酒出。船主遂與累亞次對飲。東
 安恆自榻上翹首視之。余此夕直至夜分始睡。次日晨起。復事奔走。自念日近凶人。
 不知何時爲羅煞木之續。每捧器於手。心時慄慄。覺凡物均足死我。羅煞木之酒杯。
 卽我之炯鑑於彼三人中。余尤畏東安。覺彼一視一言。咸有刀鋒自眼孔齒隙中出。
 避之不敢與近。船主食時。余必伺側。東安累亞次時出理舟。間與船主同食飲。食餘
 卽以犒余。余更留其半。以飼船主所蓄之犬。余臥處卽在船主榻下。往往余已睡至
 宵中。東安仍蹴余起。使取酒。旣醺。更續續喚余。以足踏余腰臂。彼醉鄉之境。彌長。余
 睡鄉之局。彌短。願余侍彼旣久。往往幸邀寬典。一日。偶碎其酒器。東安將起撻余。船
 主止之以目。伊卽束手而坐。自羅煞木死後。東安亦遂改行。似余之得生。皆羅煞木
 一死資之。東安旣終日昏醉。每事健忘。彼慘殺羅煞木之事。久亦不復審記。一日。醉
 後。忽瞶目視余。謂曰。爾前此未嘗至此耶。余曰。未也。伊久視若有所思。余知彼誤余。

爲羅煞木矣。殺人何事。且不留影於腦。其人殆無心者。余雅好累亞次。以彼前曾有
衛余出險之說。恆思就彼續前議。願久之終不語及。昔時論說已與襟上酒痕消矣。
伊之愛根必藉酒爲灌注。然後滋生。奈彼性不喜飲。東安醉後狂暴。乃終日指膠於
杯。不可離。剖余恨。不借東安之喉。注酒以入累亞次之腹。此事既絕。無余之前途。亦
惟日趨於北美煙草間耳。希望既絕。益復無聊。由昏訖曉。度日如歲。一日海風大作。
巨艦不能前進。次日風愈狂。推舟倒行。疾乃如矢。又一日已見辣士地角。將至蘇格
蘭東南省。他人咸願此舟速行。余獨喜其遲緩。此風直助余爲脫奴籍。繼而風力稍
歇。霧乃大作。人在船首。不見艦尾。東安輩咸側耳以聽。余知此爲惡候。念此船果沈。
吾甘與凶人同盡。彼更安能奴我。余旣德風且德霧。余方侍船主側。忽聞巨聲猝作。
人聲繼之。船主與東安咸起立。相視失色。余幸如吾願矣。繼知另一小舟爲風濤所
逼。適此船至。撞之。遂覆。舟中共載七人。僅活其一。方小舟傾倒波中。船尾矗立。此人
適坐舵後。藉勢得攬巨艦之纜。因以得生。頃之。水手引一人至船主室。卽覆舟遇救。

之人也。余視其人。貌魁碩。健如山羊。狀似有力。目閃閃有光。腰際快槍二。刃一。皆明
若水晶。冠有白羽。衣臂上金絲繞三匝。望而知爲軍人。船主慰以善言。此人曰。吾舟
實因風覆。微此船至。吾安得生。船主曰。沈舟中皆君友耶。其人曰。然。其人皆因余死。
渠死。吾乃倖生。吾愧吾友矣。船主曰。死至無定。緩死不如猝變。一瞬不視一也。其人
曰。君言甚透徹。死一也。以大洋爲棺。椰海藻爲茵。得鯨鱷爲弔。客較之。經年牀第苦
難撐。腸此趨。彌永所難堪者。未死之人耳。船主審視其衣履。曰。諺謂服麗服者。易瀕
於危。此言確也。其人不悅曰。君爲宅可敗穉黨耶。宅可敗穉黨事與敗船主曰。不然。
余耶穌教徒也。君何爲有此問。其人曰。吾卽宅可敗穉黨人。英政府求余急。君果善
余。請送余至法國。吾多與君資。船主亟搖其首曰。余安能因爾一人。罔道至法。君自
何處來。能告我乎。其人未及答。船主忽謂余曰。爾爲我取食物來。此君當進食矣。余
應聲往。迨余以食至。見此人探懷出幾尼亞數枚。置几上。鏘然有聲。船主目注其貯
金之袋。袋彭亨如豕腹。船主意似涎之。謂之曰。君苟以此中物悉數與我。我願送君

至法國。其人曰。此物非我有。我有典守之職。君果送余至海岸。余贈君三十幾尼亞。若送余至林尼。願贈君六十幾尼亞。過此。則非我所得專矣。船主笑曰。政府求君急。以君昇政府。余可多得賞金。並得君所有。且免至法國。於我良得。君奈我何。其人曰。此金贈自義俠。獻我黨中至尊奉之一人。金存吾存。否則甯吾死而亡金。不能舍金以生我。吾生一日。皆保守此金之日。船主曰。我與君戲耳。果爲此。詎明語君。其人曰。君卽爲此。慮亦匪易。圖智圖力。均非余敵。若助余者。或有益於君。船主曰。此約定矣。君與我六十幾尼亞。卽如君言。其人微點其首。船主卽外出。余以刀叉置此人前。立爾俟其進食。私念似此草草交易。船主之意。似非出於至誠。客既有此多金。又自認爲叛黨。此事乃絕險。且兩人對語久之。乃未詢其姓氏。事亦奇絕。余不復能耐。乃語之曰。君真宅可敗穉黨耶。其人曰。我實宅可敗穉黨。爾殆惠格耶。惠格事助政府與宅可敗穉黨仇余曰。余守中立。兩黨中皆無余名。其人傾酒杯中。猛盞數盞。瓶爲之罄。呼余益之。曰。我以六十幾尼亞爲舟資。船主宜供余飲。余曰。櫛上之鑰存船主衣袋中。俟余取之。

卽出艙覓船主。時霧勢漸退。船行甚緩。船主與東安累亞次方低首切切作私語。窺其意。似蓄有惡念。余躡足至彼身後。聞累亞次曰。我輩盡誘之出艙外。船主曰。船隘不能展其刃。似易就擒。出之殆矣。東安曰。其人甚勇。近之不易。勢將奈何。船主曰。我蓄此意。彼安得知。先遣一人與彼共語。一人自後以刃搵之。伊刀不及出。槍不及納。彈雖勇亦何能爲。余聞之大駭。念此不祥之人。乃日以殺人爲事。急思避去。慮爲所聞。先置我於死地。乃趨前曰。船主。此二字甫出口。彼三人如聞霹靂。相顧失色。累亞次顧余曰。爾來幾許矣。余曰。適至此間。船主曰。爾來此何事。余曰。客方索酒。請與我啟櫥之鑰。東安曰。此事絕巧。伊得酒且醉。縛之易易。且我輩兵械藥彈咸置櫥中。若自往取。必爲彼見。可使此童子於取酒時搗出。但得二刃一銃。制之必矣。船主聲頗謂余曰。大畏。爾知此人在吾舟中。乃大不利於我輩。且其人爲政府之仇。得之必蒙上賞。爾敏慧能體吾意。爾若助余成功。吾必善視爾。不復儕爾於奴隸。累亞次與余耳語曰。爾見彼囊中金錢耶。死彼。吾贈爾以多金。船主以鑰與我曰。大畏。爾勿久

延滋彼疑慮速爲余取刃來此刃非以白鐵爲之爾得刃卽得黃金爾須以金視刃
霍之速也余得鑰卽行自念此輩皆巨盜吾安能助之羅煞木已死其手瞬將及我
卽幸不余殺將售我如羊豚使之老死北美無生還時更與殺我何異彼且殺我我
又助彼殺人俱矣今若遽違其意死余愈速爲此陌路之人遂速余死亦似不合且
行且思既至船主室中意猶未定忽見此人注目艙外以待酒至見余喜見眉睫彼
此時以喜色迎余此盜然之氣已灌注余腦意忽驟轉急以手拍其肩曰先生此船
盜藪也余親見彼殺一童子余亦祖上之肉今將及君矣盍圖之勿謂六十幾尼亞
可購生命其人起立意態絕不驚悚徐謂余曰伊欲殺我耶爾能助余否余曰不能
助君何爲相告客曰童子爾何名余曰余姓撥爾佛名大俚紹斯產也余見彼服飾
知爲貴人特舉紹斯以動之意彼必聞言駭異乃卒置之淡然余卽請其姓名客曰
吾姓士求爾梯人咸呼我爲雅南不累客帶玉余雖無帶權得此名亦足自豪矣言
畢爾視室中爲防守策此室甚堅固門極隘僅容一人室頂開小窗以通空氣左側

一窗則累亞次擲。叛處也。雅南當門而立。指二窗曰。此爾職也。余唯唯。雅南曰。伊等有軍械否。余曰。軍械悉貯櫥中。渠方使余爲彼取刃。故余知其實。雅南啟櫥出刃數柄。笑曰。此刃能殺人耶。復出短銃五六具。曰。得此足矣。令余納彈槍上。囑余曰。窗中有人來攻。急以銃擊之。余心驚不已。聞海濤撞船時時有聲。念吾二人以少敵衆。勢無不敗。敗則不待天明。吾尸卽入此海濤聲中矣。雅南又謂余曰。此船共有水手幾人。余心緒已亂。答曰。十五人耳。實則人數多於十五者。且三倍。顧余言乖謬。適壯雅南之膽。笑曰。敵彼易也。

第十章

余與雅南備戰室中。船主與東安累亞次已至門外。候余不至。疑而偵視。面上已露惶懼之色。雅南拔刀止之。船主笑曰。我救爾出險。與爾飲食。爾乃報我以白刃。雅南曰。我手中之刃。惟爾招之。爾以刃來。如珀引芥。乃以咎余。船主置若未聞。顧余作猶笑曰。大畏爾良善。爾能助彼人。倒戈向余矣。言訖而退。雅南勸余爲備。雅南握兩刃。

右手刃長橫之以爲衛。左持短刃以待來者。余急納彈槍中。啟小窗外窺。時霧氣漸消。人影可辨。忽聞近窗處微有聲息。似有人至。其行至緩。衣鈕磨船唇。作小響。非靜聽不可得知。彼衆合謀。余死期近矣。凡人界生死之間。其苦備甚於死。余方注目窗間。倏爾人聲四起。勢將奪門而入。雅南奮力當之。余不暇問彼勝負。惟慎守此兩窗。以盡吾職。忽聞負傷呼救聲。出余腦後。其聲乃似東安。余快甚。知吾友羅煞木之仇報矣。回首視之。見雅南之刃已入東安腹中。雅南見余回首。大呼曰。彼衆來矣。余反視見五人共扛一巨木。猛力向窗擲之。此木果撞入。余與雅南之頭將立碎。余急縱槍擊之。似有一人中彈。仰翻。又一槍出。又中一人。其三人乃舍木而逃。時室中彈煙迷蒙。目不得啟。轉視槍外。見雅南提刃而立。血盈其鋒。點滴不已。東安尸倒地上。有人自後曳其足而去。雅南顧余曰。我已死。彼四人爾擊中否。余曰。得君半數。幸不辱命。爾曰。就目前論。似得小勝。然此局方長。如食大餐。刀又甫設。終筵尙須時也。爾時兩窗。毋少懈。余屏息以待。忽聞人語似在近側。一人曰。此皆東安遺之賊。又一

人曰。其人之死。宜也。此後語益低。幾不可辨。又聞一人曰。可矣。余知彼人又將進攻。亟呼雅南備之。方戰時。余已忘其震懾。至此略蘇。忽爾心悚不已。倏聞水手衣褲擦船有聲。知彼人來矣。此輩衣以番布爲之。塗以油漆。近堅質最易作聲。如風磨乾葉。不期自響。余方法目窗外。忽多人自門擁入頂上之窗。玻璃亦碎。自上躍下一人。余甫見其影。卽放槍擊之。此人迅如飛鳥。已至船中。徑前抱余。余右手爲此人所縛。幸左手攜一短銃。斜擊之。橫貫其胸。倒地遂死。余不暇審視其屍。急翹首。又一人下。甫見其履。猛擊之。中其臂。彈穿入腹中。此人適墜前死者屍上。相疊作長眠人矣。仰視破窗中。不見一人。余又擊以兩槍。以懾來者。槍聲未已。忽聞雅南號余。亟視之。見雅南長刃已洞一人之胸。自右突出一人。掣其手。長刃不及擊回。又一人抱其腰。雅南出短刃刺之。此人已受數刃。手仍不釋。繼者蜂擁助之。余知此候甚惡。慮彈出將傷雅南。卽取室中死者之刃。猛刺右立一人。其人狂呼仰跌。雅南急反刃斷抱者之臂。兩刃並出。其光如雪。當者輒靡。敵勢如潮退。雅南一躍而出。又殺五六人。復退入。當

門矗立。慮寬闊處易受圍。勢將不敵。雅南既入室。敗者猶狂奔不已。傷者倒臥。衆人咸踏肩踐臂而過。負傷呼喊之聲。久之乃定。斯時小室中。直同屠者懸肉之市。門外死者尤多。一人傷重未絕。首枕門限。展轉蠕動。力與死拒。如蚯蚓暴烈日中。蜿蜒不已。雅南握余手曰。非君爲我助。我先若輩死矣。我視君當如手足。余曰。敬謝君。微君吾焉能免患。雅南起死者之屍。投之海中。且投且吹。屑作聲如兒童拋磚之戲。投已。以刀扣几歌曰。雅南之刃。其白如雪。日抉百人。其鋒不缺。猛斷虎兕。毒斬蛇蝎。飢食其肉。渴飲其血。血竭肉盡。死者如麻。白雪皎皎。色變丹砂。何物大厲。敢磨其牙。歌已。以酒洗刀。上血污。曰。吾以旌爾功也。已復自飲。並以酒勞余。余當戰時甚豪。繼見殺人多。因之內懼。對酒不歡。雅南曰。勇敢之童子。爾宜眠矣。爾眠。我爲守。更迭爲之。無虞也。余時已倦極。思睡。遂枕刀而寢。醒時天已微明。曙色自破窗中透入。冷雨隨之。此時船尙前行。雨點入艙。與死人之血和合。船身左右搖曳。血水蕩漾不已。此室近船後。出舵入水聲。似無人扶。知水手受傷者多。無人司此。幸此時北風已息。無舵之

舟遂任其飄泊。繼聞海鳥羣噪。去喜布黎得羣島近矣。

第十一章

日已近午。船中仍無動靜。此室爲舟中最精美之處。今爲吾二人占領。如兩國交戰。已得要區。且酒食軍械悉存此中。兵餉更無告匱之日。其膽愈壯。船主嗜酒如命。此時惟有飲水以代之。更無術療其饑。吾與雅南將進午餐。見雅南衣上血污幾滿。衣共七鈕。惟近項處一鈕絕巨。余異而問之。雅南摘此鈕下。示余曰。此吾父當鏗界。余者。今以贈君。異時見吾黨中人。以此示之。必能相助。雅南數語慷慨。如法皇沙立。曼分兵誓衆之意。余遂鄭重以受其賜。藏此鈕衣袋中。忽聞人呼余名。其聲似在室頂。疊几登之。由破窗探首外視。見累亞次去余約十步外。顧曰。止勿放槍。余曰。君勿前進。吾彈卽不出。君來此究爲何事。累亞次曰。船主將與客議一事。君能通其意否。余曰。我爲客之替人。有何事告語。卽君言之。何必船主。船主蓄有陰謀。卽請施之。累亞次曰。彼卽有陰謀。我亦不爲所用。水手均受重傷。不能起立。舍我外更無完全之

人。更安能戰。今日之議。蓋議利也。余曰。俟吾與客商之。卽下。告之雅南。雅南曰。須船主立誓。乃允其請。須臾。船主至矣。左臂傷以布絡之。懸項上。行時若甚忍痛。雅南提短銃向之。船主曰。我來非爲宣戰。君何爲若此。雅南曰。君先立誓。吾不汝擊。汝言殊無定。不憶來時語乎。船主面有慚色。遂立誓。雅南曰。君既誓不害余。更能踐前約否。船主曰。吾船中水手死者半。餘均受傷。焉能遠行。雅南曰。君將送余至何所。船主曰。格拉斯哥何如。雅南搖首示不可。船主曰。東安已死。我輩不能辨此間沙線。設舟行遇險。亦不利於君。雅南曰。兩國宣戰。敗者受命於強國。今君負矣。宜聽吾命。且君曾受吾資。卽以交易論。亦當勿負此值。君今宜返我至鴨冰。或至亞得孤兒。或至謨溫。此三處。均去吾鄉三十味。三者惟君擇之。我有三途。俟君。君勿以一語絕我。船主籌思曰。水手不從余命。奈何。繼又曰。君若多與之金。負傷者或可勉力從事。雅南曰。再與爾二十幾尼亞。若弗往者。將以槍彈贈君矣。船主曰。送君至西爾茵與磨爾稱二處。何如。雅南曰。此爲紅衣兵最多處。狡哉。爾將置我於死地矣。舍我三途外。更無他

往。行止請以一言決。毋絮絮也。船主曰：君能爲我引港乎？雅南曰：我能操刀，不能操楫。屆時當勉爲之。船主曰：設遇險，乃非吾咎。於是約既定。雅南以酒贈船主。船主喜甚。實則酒亦船主物也。

第十二章

戰事旣罷。余與雅南滌去室中血迹。淨潔亦如其初。時微風輕扇。雲破日出。天青如黛。閱吾書者。試取海圖閱之。卽知當日情勢。當雅南沈舟處。地名敏茲海口。夜中宣戰。至天明。已行至堪套島。衣雷卡島之間。由此至林泥。必經福露島。船主意由台銳啟行。爲途較近。午後風大順。浪推船進。其力至猛。余與雅南吸煙草排悶。時船主已降爲舵工。雅南與余敘述生平。雅南爲蘇革蘭西北高地省人。自宅可敗穉黨。敗亡後。遂竄居法國。時返鄉里。政府防黨人極嚴。有自遠方歸者。必加窮詰。雅南之返故鄉。如臨敵壘。繼余亦自述身世。雅南聽之殊適。迨述及堪伯露牧師事。雅南忽大怒。躍起曰：我誓不與此姓同生地球上。余怪問之。雅南曰：余恨此姓入骨。設余得之。必

洞穿其胸作五六窟。卽余不幸病危將死。遇此輩來。必勉力支柱。挾其眸子去。余曰。雅南君何爲恨之至此。雅南曰。吾爲鴨冰人。彼堪伯露氏。乃竟得我鄉土地。其得之之法。乃不以戈矛。而以智略。實則彼之智略。更屬於戈矛。余見其忿怒不已。語出無精。遂以他詞解之曰。觀君服飾。似甚華麗。侈極矣。雅南曰。吾之侈。卽贈我衣鈕之人。授我其人。卽余父也。吾父生而好武。爲吾族之冠。吾鄉人名譽得吾父如浮圖之尖。乃造其極。吾父善舞刀。吾之刀法。卽得之吾父。吾父爲黑頭隊翹楚。黑頭隊者。爲英皇守西北省之兵。以其不用四十以下人。故得此名。一日英皇欲觀黑頭隊刀法。隊官擇技之絕精者四人往。吾父與焉。旣應詔入宮。每一句鐘舞刀一次。半日而畢。英皇大加稱賞。每人賜以幾尼亞三枚。旣出。閣人向之索賚。吾父與以一幾尼亞。弗受。又增其一。弗受。乃盡與之。歸而自憾。謂世俗弊政。官職萬不可居。乃退隱。不復出。盡以其刀法授余。願吾父授我以勇。並受我以侈。食不精衣不美者。不御。非一日也。余曰。君父授君以侈。所遺之田產必豐。雅南曰。我不及享吾父之田產。但受吾父之刀。

法余幼。即從軍。一入兵籍。如墜泥滓。侈更無度。顧昔日與兵爲伍。今則與之爲仇。設遇紅衣兵者。我無幸矣。余曰。君曾爲兵。何忽仇之。雅南曰。紅衣兵爲我最初之現象。自勃來斯吞勃蘭之戰。余乃變爲宅。可敗穉黨人。如演劇中之走奴。忽而立東。忽而立西。勢乃無定。余曰。如君言。則始爲逃軍。繼爲叛黨。一遇紅衣兵。勢必無倖。雅南曰。吾今幸爲法國兵官。受法國保護。故無人沮我。然亦險矣。余曰。君有法國護照乎。雅南曰。有之。余曰。君既受職法國。胡爲來此。雅南曰。吾自一千七百四十六年。以至今日。每歲必歸國一次。一歲之間。不見此間草色嵐光於心。弗安。此外尙有一事。吾每歲必招英國未成年童子十餘人。隸法國兵籍。然吾之要事。猶不在此。余曰。君要事何在。久之。雅南乃言曰。余之要事。則爲吾黨魁鴉希鹿。余曰。吾聞人云。君等黨首爲鴉冰。何云鴉希鹿。雅南曰。此其真名。所謂鴉冰者。乃地名耳。此人爲貴人子孫。方其盛時。翕肩作聲。千百健兒。咸匍匐此人履側。自逃亡至今。避居法國。儕於齊民。每自出購麪包皮酒等物。踽踽往來。人無有知其曾統百萬軍者。此一失敗。不惟留及其

身。且及其子孫。鴉希鹿後裔。永無還鄉之日。彼昔日田畝盡爲英皇所有。惟佃卒不
忘故主。於英皇地租外。又增益一分。以供鴉希鹿。我卽爲鴉希鹿收租人。余曰。歲出
兩租。民何以堪。雅南曰。租與英者爲律稅。租與鴉希鹿者爲義租。義租之名爲鴉希
鹿之弟名遮木士定之。雅南所謂遮木士者。他日上斷頭臺。頗著名於世。當時則漫
聽之而已。余卽應之曰。君等義俠可欽。余雖惠格黨。亦深佩君。雅南曰。君爲善人。雖
惠格無傷也。若爲紅狐狸者。言至此。斬拳膠目。較宣戰時尤爲凶厲。余曰。紅狐狸爲
誰。雅南曰。吾黨自寇樓登一戰。我軍敗北。鴉希鹿爲英軍所逐。如虎逐鹿。躍山踏澗
而走。卒爲我輩救去。政黨收其田畝。居室器具。並改我輩衣飾。見有蒙青巾著短裙
者。皆收入獄。下獄後。仍不敢加以死刑。吾輩忠義氣足以懾之也。是時有姓堪伯露
名考林者。余曰。君所謂紅狐狸者。卽此人耶。雅南曰。卽是人。是人與吾黨爲仇。百出
其計以相厄。始用柔輒手段。以媚黨人。繼則漸施強硬。稽查田畝。記算人丁。終至一
瓜一菜。必入計簿。彼時鴉冰鄉人。血髓已竭。猶出資以給黨人。其情殊可憫惜。君聞

吾言當加吾黨以何等稱謂。余曰。君等可稱俠黨。雅南曰。君言甚是。吾黨最重俠義。君雖爲惠格。言極誠懇。知道理。若使考林聞之。必多方訕罵。人世是非如水焉。鑿入則清。淤入則濁。亦視入之者何如耳。安有定理。考林近更嚴毒。凡我黨中。如馬克仁氏。馬克繞不氏。士求爾穉氏。所得田畝。歲歲增稅。其意使吾黨人窮極無聊。不能再濟黨魁。擠之入於乞丐。陷於道饑。皆彼之前途希望。余曰。聞君言。使人不平。我雖爲惠格黨。設遇考林於途。必痛毆之。以洩吾忿。雅南曰。毆之何足洩忿。吾終有報彼之日。此日近矣。余曰。基督教最忌言報服。君何爲出此。雅南曰。遵教則忘仇。我不仇彼。彼且仇余。吾甯叛教。不忍叛黨。彼爲狐。我且爲虎。以啖其肉。余曰。君言乃厲於手中之白刃。然吾有一言。君信我否。雅南目視余。候余言出於吻。余曰。仇黨人者。實英政府。伊奉命行耳。魚豚在俎。食者甘之。怨彼庖人過矣。且君卽仇彼。至死政府。又簡一人。至殘暴。或勝於彼君等。又將如何。余言訖。視其面。似有怒色。曰。君尙有惠格口吻。言時。不悅之色。已透膚而出。余卽以他詞亂之曰。西北一省。駐兵極夥。君往來至便。

不慮彼人偵得乎。雅南曰。君殊稚氣。往來孔道。修長。彼安能駢足而立。彼兵雖衆。吾黨尤衆。於兵卽爲所見。避之至易。瓜棚草蘢。皆吾壁壘。且此時之禁。已較一千七百四十六年爲寬。願彼禁雖寬。我謀益急。黨魁窮困已至。盡頭紅狐狸之命。亦因之而短促。彼欲死吾魁。實不啻自趨入窰窰。余見其忿怒不已。乃與論他事。知雅南生平固多藝事。且善爲詩歌。喜刀戟。所讀英法之書尤多。蓋全才也。

第十三章

此日薄暮。風又大起。余方與雅南閒話。船主忽行至室外。願謂余與雅南曰。海圖不諳。此處礁石尤多。君須示我以途徑。雅南曰。爾又欲施計陷我。我料之矣。船主曰。我實不欲死君。慮將與君同盡耳。實告君。吾船將沈沒矣。余見船主面白如紙。但有悚懼之意。不復包藏禍心。遂與雅南坦然出視。時夜月在天。照海如水晶。船已將至福露海峽。波浪雖闊。船行亦速。不見有危險處。行未里許。忽然巨浪矗立。起於船左。月光映之。俄如銀柱。船主色大變。指謂雅南曰。君知此爲何名。雅南曰。此下必有絕巨

礁石。海浪觸之而起。船主曰。是也。此處礁石非一。吾船適陷此中。奈何。言時船後又起一巨浪。狀亦如前。船主曰。殆矣。若東安未死。或得一海圖。吾何至遽陷於此。君有何法能出於難。雅南曰。吾聞人言。此間似名叨任礁石。其長逾十味。我雅不善弄舟。安知引港。船主與累亞次相視無語。又有頃。船主曰。是處礁石雖多。然必有一途可出。雅南曰。我前次經此。似見彼舟人撐舟近峽而行。試遵此法。或可出險。船主曰。近峽風力較弱。舟行較緩。舍此更無他法。遂命移船近峽。如人之循牆而走。累亞次升至舵樓上。以瞭遠。水手能從事者。僅五人。餘則傷重。或已死。當戰爭時。若惟慮彼人不盡。此時求多一人。乃不可得。繼聞累亞次呼曰。前望浪起處極多。近峽似較減。余立船首審視。見礁石之多。逾於重門之限。幸有巨浪爲之符號。知所趨避。繼而狂瀾大起。高者如山。岡石峰水峰真幻莫辨。勢如春筍穿泥。其來不測。觸之皆可立沈。孤舟上下如赤身往來於劍刃之隙。雅南頗現懼色。船主與累亞次尙能鎮靜。彼不善爲戰。乃勇於冒險。雅南勇士反因之見。紉人之勇怯固無定例。不善用其長。則所至

皆拙雅南曰。大隈。我輩死彼多人。乃償其命於水。此死殊不當。余早知終始。葬於魚腹。何如死於前日。遇此舟得生。乃與此舟同碎。徒死彼舟中之人。殊無謂也。時船首或東或西。已過艾毆拿島。海濤愈湧。舟愈上下靡定。舵與水爭。二人扶之不定。船主亦往助之。力盡聲嘶。舵終與人意相違。助水爲虐。忽聞累亞次呼曰。前行水漸清。石亦較少。去此不遠。衆須努力。船主謂雅南曰。君言驗矣。前行已將出險。此役不忘君德。方船主言時。余與雅南咸有喜色。詎料此時一喜。乃觸海神之怒。禍胎已隱伏於此。忽又聞累亞次呼曰。風來矣。當風來處。有礁石伏水中。速避之時。風來絕迅。余喜色未檢。累亞次呼聲已起。呼聲未已。風聲隨之。布帆受風。旋如磨。驢船隨帆轉。忽砰然作聲。如巨雷。船已觸礁石上。立者盡跌。余則攀船脣而號。時已至禡露島西南隅。此島外尙有一小山。名伊銳得。此山絕低。浮水如枯荷。船既近島。浪力不猛。司舵者因之疏忽。適狂颶猛至。致觸礁石。巨浪堆花。越船而過。人衣盡溼。如湯鷄。船又撞石作巨聲。底已洞穿。船主猶能起立。船上本有極小舢板。懸以備險。船主趨解其索。余

與雅南亦勉力攀援。各爭此一葉之舟。以續生命。願繩索纏縛極固。解之不開。而水來益迅。勢將弗及。負傷之人。亦出而相助。傷重不能移步者。則高呼求救。聲與海濤相雜。斯時風若仇。帆帆復仇。船船又仇。此舟中待死之人。使之盡歿於海底。船主兩目癡時。如赴死刑。余於百忙中間雅南曰。此處爲何所。去陸幾許。得見生人。雅南曰。此去殊不便於我。此皆堪伯露氏所居。言時舢板已解。將放之入水。忽巨波推船而起。高逾丈許。落下適中山石。立成齏粉。余身遂入海中。沈已至底。忽爲海浪所推。又出海面。望見丸月涼光。瀉水盪漾如故。若不知人之遇險者。須臾又復沈沒。余聞人云。凡人溺入水底。必三次升至水面。過此則永永沈沒。念此次望見星月爲我末次。仰見青天矣。心酸淚湧。淚點入海。似大海狂瀾。悉變爲吾淚。此時余祇知悲不復知。恐亦不計幾度升沈。忽爾又浮水上。乃覺余手中握有一物。蓋梳木也。亦莫辨此物何時入。余手中繼覺水勢略靜。將至山脚。知幸免於死。皆此手中尺木助余。此時去船沈處不知幾許。舢板是否入海。與雅南諸人之存亡。均不可知。惟有澹月微風。增

余。懷。惻。海。濤。擊。岸。若。告。余。同。伴。之。人。皆。沒。於。水。底。遙。見。海。中。水。光。一。綫。映。月。成。巨。梗。屈。曲。如。蛇。拂。其。尾。意。雅。南。諸。人。皆。在。此。蛇。腹。中。矣。既。近。水。濱。私。幸。得。生。繼。念。處。此。島。上。卽。非。溺。斃。亦。當。凍。餒。死。天。之。生。我。片。時。特。戲。我。耳。時。已。近。伊。銳。得。島。就。月。光。視。之。山。上。草。石。隱。隱。可。覩。余。固。不。善。泅。水。惟。藉。此。梳。木。爲。生。以。手。扶。木。用。足。代。楫。鳧。水。而。進。約。一。時。許。已。至。沙。灘。水。勢。愈。平。月。色。愈。皎。惟。此。處。孤。寂。不。類。人。世。近。山。水。淺。涉。之。而。上。時。已。倦。極。於。極。倦。中。努。力。爲。詞。曰。感。謝。上。帝。

第十四章

余。既。近。海。濱。一。躍。而。上。時。已。近。夜。分。寒。風。砭。骨。幸。得。小。山。爲。之。屏。障。風。來。藉。山。爲。盾。如。避。毒。矢。仍。不。能。耐。方。余。在。海。中。時。且。不。知。有。海。安。知。有。風。至。此。乃。聞。風。聲。狂。如。獅。吼。將。欲。吞。余。於。腹。余。迎。風。而。行。倦。極。欲。睡。勉。強。舉。足。不。知。何。往。惟。寒。度。極。高。慮。一。坐。臥。吾。之。肉。軀。將。凍。作。冰。柱。海。灘。寂。無。人。聲。并。獸。噪。鳥。鳴。亦。冥。然。無。聞。惟。聞。風。助。濤。聲。而。已。此。濤。聲。入。耳。頓。觸。余。懷。念。我。同。舟。之。人。盡。葬。魚。腹。不。惟。雅。南。爲。吾。患。難。之。友。思。

之慘傷。卽船主諸人沈淪不起。亦覺可憫。對海隕淚。如臨故人之穴。繼而東方作魚肚白色。乃舍海而去。越一小山。山石亂如布棋。躡余將顛。久之。乃至山尖。天星已隱。曉色啓幕。遙視海中。不見一帆。并不見旣毀之巨艦。知雅南諸人已矣。悲來塞腸。嚴寒更助之。爲虐饑餒。亦來寇。余腹急向東行。冀曉日爲救兵。爲余驅寒去。此一敵復冀得一人家向之求食。以已吾饑。兩敵旣去。惟餘悲懷。再圖勝之之法。乃行久不見人。日亦吝其光綫。遲遲不出。忽見一水迎前。阻余去路。此水極長。不能繞越。循河而行。冀得隘處。可躍而過。行里餘。卒無可越之處。而沙石繭足。幾不能移一步。繼行至一高埠下。亟登之。思得見此水盡頭。甫至其巔。縱目一望。魂魄俱喪。此處實爲孤島。四面以海繞之。不可復出。余知必死於此。更無餘望。惟冀皎日東山。藉得餘溫。稍憊。此將棄之軀殼。乃墨雲四合。繼之以雨。旣溼之衣。益復淋漓不止。念此衣曝乾時。當在余死後矣。魯濱孫飄流海島。尙有團瓢。此處童山不生草木。更無可蔽風雨處。繼念余苟欲生。當舍山赴水。或有希望。此河雖長。終較海爲易渡。余墜海中。尙可得生。

似上帝不欲絕余。遂尋舊徑。自山而下。躍身入水。泅以求之。泅至河腹。深幾滅頂。知不可再進。復匍匐至河干。坐而深思。憶余入海時。恃有梳木爲助。若得此木。借以爲桴。可達彼岸。余登陸時。已置此木於海濱。以爲無需於彼。今欲求之。非再越二山。不能徑達其處。世人於患難相從之友。一值安樂。遂棄之。不復顧。迫急而求之。倉猝不可復得。余此時頗自怨恨。恨余舍木過速。如失患難之友也。行久之。兩足痛不可忍。賴有避死之心。驅余於後。得木之念。導余使前一挽一推。乃能前進。既越二山。漸至海岸。遙見此木浮沈水中。余此時如船主見雅南之金。欣喜不知何似。上岸時。舍木水濱。此時爲海浪推移。去岸將近二咪。急覓水求之。初時水僅及膝。繼乃及腰。再進。已如浮鼻之牛。遙矚此木。尙去余丈許。因水搖曳。似作勢不欲就。余浪來有聲。時披余頰。余知此木竟不可得。復至海岸。仰天而號。身處荒島。希望全絕。此山旣無所有。自審吾身。舍衣履外。惟雅南所贈之金鈕。伊奔尼賁所與金錢。并牧師堪伯露所與藥方。聖經。凡此諸物。皆不能救余一死。此時但覺飢甚。急思得食。倉猝不可覓。繼視

石間。有螺螄蚌蠃乾蝦之屬。并有殼之魚。皆因潮落脫水而死者。覆而食之。入口至甘。凡此諸物。皆宜處於水上。帝乃置於陸。余人也。宜處於陸。上帝乃置我水中。使飄泊孤島。然微余入水。固不能至此。微此諸物。置之陸地。余又焉能得食。似上帝苦此諸物。正以厚余。余既藉此療飢。其品不一。有時入喉即嘔。或暈如中酒。有時食之并無諸苦。知此中諸物。必有含毒質者。不利人之臟胃。然果有一種食品。能毒余。至死使長離此悽苦之境。亦余之倖。余既不火而食。腸腹俱冰。而外來之雨。猶淋淋不止。此一小島。常在雨中。如一片麪包。浸入湯內。余處此中。忽已三日。晝則捕此帶殼之物。以爲食。夕則依山而眠。惟常日苦雨。時時如新。出於浴。暇即循山而行。冀得生路。次日晨起。雨絲猶綿綿不止。行至一處。見有壘石之壁。矗立如碑。上有伏茅。風揭已盡。知此處曾宿漁人。今久棄之而去。惟牆址尙存。余喜得生人曾處之處。依之。若有餘溫。且此處帶殼之生物甚夥。晚潮既落。纍纍沙上。余得擇肥而噬。一日余夢初覺。覺雨淋之衣。微增溫度。開眼遠望。紅日已透林表。喜極欲狂。急躍出立。日中以迎此。

可愛之朝。旭時溼雲爲風。驅去奸日。更無匿處。極目四望。倏見一物。更增歡悅。此島界於禡露島。艾歐拿島二者之間。中隔一湖。兩島絕巨。余所處之島小若培塿。如編戶。傍巨閥而居。連日陰雨。禡露艾歐拿兩島。隱於濃霧。渺不可見。此時日出霧消。倏見一縷炊煙。起於禡露島間。并見艾歐島上。隱隱露有屋頂。知彼兩島皆有生人。於此相近。余此時奢望又生。冀得再履人世。顧此處雖近生人。而海峽終阻。余生路既不能飛越。而過號泣之聲亦終不能達。仍將不免於死。由此日對炊煙。注目凝視。念彼間人將午餐矣。陡覺麪包牛乳之香。時來余口鼻間。前所食之生物至此遂不能入口。強食卽嘔。見艾歐拿島上之屋。羨彼衾褥溫暖。我乃夜伴寒石而眠。至不可耐。生人之慾望。從無滿時。彼時初得有殼之生物。無頂之石屋。欣喜且出意外。今又一變其局。使置余於禡露艾歐拿兩島。立於炊煙之下。又將思返英京。不甘彼間岑寂。此時則視同天上矣。昔查路士第二逃亡時。曾謂生人常處空曠之地。較之久處城市。當益年齡。此語人恆謂爲至言。然彼以帝王出亡。所至不缺衣食。故能作此達語。

若余所處。惟有自促其生耳。詎有延齡之望。凡此諸想。環起於中。皆余數日來所未有之思念。余自溺入海中。軀殼雖存。腦汁已凝。如止水。今則略起微波。汶汶似有生。氣日既近中。仍久立以曝余衣。身中之熱與日光相接。合衣上騰騰如釜氣。直至夕陽將歿。余衣乃燥如乾葉。繚繚有聲。余喜極。步履亦健。環行山側。望見一鹿。翹首山巔。似見余而駭。似訝此間何來生人。顧此島不生草木。不惟不應有人。且不應見鹿。此物又從何來。或者山有別徑可通。或溯水有狹處可過。余思藉此鹿爲導師。以達彼島。乃鹿行甚速。見余注視。已騰躍而去。頃卽不見。意殊懊喪。仍返所居。見石上燦然一物。乃幾尼亞一枚。此間無人。必爲余物。當振衣時。或誤落此間。急探懷視之。袋內所存。僅餘二枚。并此僅三數。亦不知失自何時。或竟爲船中水手所得。或當海水飄泊時。拋之大洋。均不可知。余在此雖富有多金。卒無用處。亦淡漠置之。惟余肢體爲海水所浸。至此頓覺柔輒無力。日食生物。腥穢滿腹。再處此兩三日。余將病矣。近余居處。有巨石平廣如几。倦時卽倚之而坐。天放晴之次日。余方倚石遠盼。忽溯中

飄一物至。視之。舟也。舟行必經余前。此時知生路近矣。急立石上呼之。舉手向天。祈禱上帝。頃之。此舟愈近。已望見舟中之人。髮作栗色。繼又聞其笑語聲。余益狂呼求救。舟中人似未之聞。彼之笑聲既達余耳。詎彼不聞余號。豈此舟中人聾耶。急脫衣招之。以示求救。亦如未見。迨舟過余前。搖楫徑去。知此人非無耳目。特無心肝。余既失此希望。五臟幾至崩裂。更無術以挽其舟。滾地而號。至聲嘶力竭而止。余自來此島。祇號哭兩次。初因尋木海濱。失木而號。願彼木也。今則儼然爲人。何至棄余不顧。號已。仍求生物食之。此次魚入喉。頭旋喉棘。彷彿又遇毒質。余念今合死矣。死則終依上帝之側。凡生平怨毒不復。審記如吾叔伊奔尼賁與船主后茜森暨此舟人咸置不校。永辭此蛇蝎之世界而去。去亦大樂。乃余既樂死。天仍囿余以生。頃之昏暈已平。清醒如故。知不得死。亦遂歸就石壁而寢。此夕久不成夢。仰視天空。羣星閃爍。巨細明暗。其色不一。余憂恨飢寒叢積。一身如羣星在天。更無餘隙。此中艱苦。余幾欲呼星與語。久之。乃入夢境。迨天既破曉。復至石几之側。又見一小舟順湖而至。心

復大動。繼思此舟或仍昨日所遇者。呼之徒增鬱塞。卽非彼舟。此間居人。率無心肝。愬之奚益。乃舍舟他視。料彼已過。乃掉頭視之。詎料此舟竟泊湖內。若專爲余來者。余心又大動。急起立。奔赴。遇山石阻礙。卽躍而過。迅如獠鹿。行旣近。視之。仍爲昨日之舟。意大狂惑。惟昨日舟中載有二人。一髮作栗色。一則黑色。今於二人之外。又益一人。此人似近上流社會。立舟中目睜余而語。所操爲蘇格蘭土音。余竟不能解隻字。此人面似不悅。若怪余不解其旨者。余注意聽之。語中忽得解二字。此字爲 *whatsoever*。余卽答以 *whatever*。其人面有喜色。回視操舟之人。呶呶數語。又向余言。此次語時。余又解彼一字。曰 *tid*。譯意潮水也。余卽答以 *tid*。此人愈喜。余見彼言時。恆以手指禡露島。余揣其旨。曰。君得毋謂潮水旣退。可至禡露島耶。其人頻點其首。唯唯應余。并以手東指。余順所指處狂奔。至河側。見河水已涸。幾可見底。知彼人向余云。蓋爲此也。急躍而過。已達禡露島大道。後偵知此島嚮與禡露毗連。惟潮來則阻隔。不可越。每日日中潮退。卽可達彼岸。余前循行此山。皆未值日午。徒爲望洋興歎。

前日之鹿蓋因午時至此。昨日此舟掠余而過不來拯救者固不解余言亦以此島可通禡露故不復過問余囚居四日實枉嘗此苦事後思之當時可悲之境皆可哂也。

第十五章

既至禡露島喜得生路。此處亂石咽流潺潺作細響若爲余作頌詞。島路崎嶇不辨途徑。彼久於此鄉者當能辨其出入之路。余伫立山石間不知何向爲可。默揣炊煙出處。蛇行從之。未幾果得一草屋。雙扉破損以繩約之。閉而未鍵。門外一老人向陽而坐。自曝其背。口銜菸斗吸之。余告以所苦。并敘述所遭。老人似解余語。并以英語答余曰。前四日一舟覆於海中。舟中人飄泊至此。余救之得生。君遇險之日亦在此時。諒彼人皆君同舟矣。余私幸雅南遇救喜而雀躍。亟問之曰。君見彼諸人中有一衣飾麗都者乎。老人曰。有之。餘人皆水手衣。惟一人貌似上流人物。余曰。此人得毋著羽冠乎。老人曰。是也。吾猶憶彼上岸時。羽毛經水合如錐形。惟其色尙可辨。余合

手向天。作祈禱。以謝上帝。老人曰。君衣袋中是否有一金鈕。余曰。然。此吾友雅南所贈。君何以知之。老人笑曰。君欲得君友。可至偷柔奢覓之。余曰。願君示我以處。老人點首曰。君言不火食者已四日。可稍進食。再往覓友。卽攜余手推扉入。室內有一老嫗。其妻也。見余頗憐惜。惟不熟習英語。無可酬答。藉其夫作通譯。勞余甚摯。老叟出冷麪包少許。并熟雞半隻。麥酒一瓶。資余飲啖。余得此大樂。立啖而盡。食時。周視屋宇。雨淋塵積。屋漏未補。平地悉成沮洳。舊竈無突。煙滿室中。如山出雲。余視之。雖帝王之宮。不是過矣。飲酒旣盡。其器自覺微醺。醒時。已至夜分。二老人仍坐而候余。并以衾加余身上。余感之入骨。起道歉仄。老人導余至一室。使就榻上眠。再入睡鄉。益覺甜適。次晨日出。余將行矣。酬之以金。老人弗受。且贈余以破帽。示我至偷柔奢之路。行未里許。遇一泓清渠。其光如鏡。以老人所贈帽就渠水中滌之。并自鑑其影。黔瘠乃不類。余島中四日。幾使肌骨俱換。復前行。見農夫數輩。治稼田間。負犁荷鍤。往來甚夥。西北土地素瘠。田穀所出。不能贍家室。農夫恆枯瘦如腊。此間自叛政府後。

政府以兵討之。並更其衣飾。似不蓄以人類。稍立異者。科以死刑。居民不得不俯首屏息以從之。政府謂變其衣制。乃能解其黨援。易其心志。實則無罪而著囚服。時時如在囹圄。黨魁之貴。勢埒王公。至此幾同乞丐。東南省中乞人。必持有執照。向人索賚。恆爲足恭。以求施捨。西北黨人。雖賤至爲乞。而傲睨之態。不減昔時。每得錢。不以購食。專市鼻煙。嗅之。賤口貴鼻。此中人。殆有殊性。余見此間居人。輒向彼問路。咸置不答。蓋伊輩固不解英語。且素惡英人。不以直告。向暮至一處。數家近水。自成村落。東向一戶。一人立門外。向之求宿。此人不解余語。故爲駒轉之音。以相戲謔。余知此輩極窮。果畀以金錢。當可得一夕安寢。卽出一幾尼亞示之。伊見之狂笑。忽作英語。向余黃金效力。至偉。乃能變人之喉舌。實則此中人。非不解爲英語。特祕其好音。以待善價耳。此人謂余果出五先令者。卽許余下榻。并允導余至儉柔奢。余笑應之。此夕卽宿其家。宵中頗不適。慮此人將來劫余。實則余腰纏僅三幾尼亞。不足遭覬覦者之一盼。曉色已動。乃入睡鄉。略一合眸。逆旅主人已峻余起。授以淖糜。大似在吾

叔家景況。然彼富。糜也。此則貧。糜。余進兩盃。逆旅主人目睽睽相視。慮吾盡其朝餽。遂止不復食。將行。出資界之。計一幾尼亞。當易二十一先令。余與彼一枚。彼應界余十六先令。此人乃無一錢之儲。無可交易。謂余曰。須至某富室易之。請偕君往。余謂爲此莠莠者。乃須謀之富室。得毋使彼齒冷。行約五咪許。始至其處。所謂富室者。亦住茅屋。牆壁略修整耳。逆旅主人入喚富人出。與之耳語。富人面有難色。詢之。知其家僅存十七先令。謀之其鄰。乃足二十一先令之數。此間富室家資。乃不足一幾尼亞。然則余一身所挾。可分爲富室者三矣。旣以五先令界主人。富人見之。似羨余奢。留余小飲。志亦注我囊金。余亟欲行。卻之。逆旅主人則戀戀不忍去。富室出酒一瓶。招余與主人共飲。所謂富室之筵者。僅麪包。豆。豉。牛乳。三味而已。逆旅主人啖之殊甘。余略食卽起。富人復強留之。逆旅主人則臀沾坐具。頭溺酒鍾。更不暇作他語。繼而主客咸有醉意。忽作高歌。頌宅可敗穉萬歲。蓋此中人咸宅可敗穉黨也。二人旣困於酒。益無行意。余失此引路之人。如水母去蝦。茫然不知何向。頃之日落。富人留

宿其家。余念日以五先令度一夕。余資將立罄。然既入此中。安能他適。此夕又去五先令。而款客則較豐於昨夕。次晨天明即起。逆旅主人仍思得富室麪包。遲延不遽行。余強迫之。乃就道。此人行時。屢回首望。似有所懾。余問其故。但露齒而笑。終不告。余以故。少須。越一小山。已不見富室屋頂。逆旅主人遙指曰。此去三里許。即至儉柔奢。君向前山缺處行。瞬即至矣。余曰。得君爲導。安慮弗達。其人忽操土語。咻咻不可辨。意似不欲導余。余曰。君英語須得金作代價。我資盡矣。君口中英語亦應歇絕。主人笑曰。君再與我以五先令。即送君至其處。余曰。余安得如許金。君果弗往。請自返。主人減價至三先令。余以二先令畀之。主人見之喜。復前行如初。約行二咪許。又止。不復前。坐道旁石上。脫其雙履。出余所與先令。就履上磨之。余怒曰。君得二先令。僅行二咪耶。余既出資購爾。英語復出資購爾。行路爾口齒手趾。咸能助君作貿易。余安能塞此無底之囊。余資不更出矣。主人曰。君不更出資。余亦不能就道。余聞言大忿。血熱如沸。舉手將撲之。主人曰。君欲鬪力。殊非余敵。自腰間出短刃一柄。向余作

虎蹲勢。叱曰。君來請試吾刃。余以左手自衛。騰一足起。正中其膝。伊忽仰跌。刃亦脫手。余本非其敵。彼時跳足立沙石上。又以宿酒未醒。故一觸卽倒。余則因忿以鼓其氣。乃能勝之。彼旣傾跌。余急拾其刃。并所遺之履。舍之以去。且行且哂。彼人雖得吾七。先令我則得彼雙履。一刃。售之。尙可得數辨士。伊此次爲失策矣。行約一哩遠。未見彼追至。心乃少安。復前行。見一人衣甚破壞。補綴如衲。其行甚速。余就與談。近之。乃知爲瞽人。此瞽者能作英語。雅善酬答。詢知爲牧師。余正與清談。忽有一物觸余眼。此人藏一短銃。其柄出衣袋外。耀日有光。當時立法。凡西北省人。不得挾有槍彈。初犯應罰十五鎊。再犯。則徙之遠方。此人何爲冒此不韙。彼目旣瞽。且爲牧師。更何須此物。言時。語及昨夕事。余告以顛末。迨語及五先令借宿事。瞽者忽大叱。若出意外。余自悔失詞。慮彼疑我多金。將不利於我。繼念彼瞽人耳。更何足畏。心復坦然。瞽人曰。君苟贈余杯酒。余卽導君至儉柔奢。余笑曰。君目失明。乃能爲我導耶。瞽人曰。此途爲余慣經。更不須吾目。吾挾此杖。用代眸子。雖寸草微石。亦能覺之。以手束指。

曰。彼處有小溪。過溪得一小山。山下之路可通偷柔奢。現所行處爲禰露島之東邊。前進五尺許。有一合抱之樹。樹有烙痕。然乎。余視之。咸如所言。笑曰。君目雖瞽。所見乃明曉若此。我輩有目者。遠不逮君。瞽者曰。此何足言。現今法律綦嚴。禁人攜軍械。我若得有手槍。尙能命中。願焉得此物。徵實余言。余聞言。隱哂之。彼槍柄已爲余見。乃故爲此言。彼視外。則明。自視。一身。則仍爲盲人。繼思此人狡甚。不欲驟發。其覆乃僞應曰。此時安得有此。固知君技必精也。瞽者大喜。復就余語。語極狡滑。誘余入其言阱。余雖稚齒。曾飽歷諸艱。艱辛至極。乃敢余慧。此時與瞽者共語。如兩國從事。兵戎。此攻彼禦。前起後伏。終未墮彼計中。愈行路愈狹。余知此非正途。彼將謀我矣。余終恃有雙眸。絕不之畏。瞽者誘余不得。意似不懌。久之。語愈不倫。時以手杖探余所在。余大言曰。願君休萌妄念。凡爾所爲。余早知之。且勿恃爾有槍。余亦儲有此物。果不引余至偷柔奢。我先以槍斃爾。瞽者知余已窺其隱。復爲好言慰余。余終不爲所惑。瞽者乃舍余徑去。余心始適。念此間人何皆貪酷而譎。如一冶鑄成。余初遇之老

人仁慈如彼。實爲此地所罕見。伊奔尼責以骨肉至親。既殺我父。又欲陷余。人性之不善。又不僅在西北。彼西北省人因窮而貪。吾叔伊奔尼責富而不仁。皆因此金錢。敢釁果舉。世無黃金。天下應少惡人。頃之。又越一山。已至偷柔奢地。此處爲一小聚落。人煙數百戶。窮寒之狀。至此小變。近市一小店。主人姓馬克仁。善操各國語言。余主其家。就與絮談。馬克仁先操法語語余。余不能解。又操臘丁語。余曾習此方言。與彼議論甚洽。主人爲余具餐。余不善飲。略食麪包牛乳。馬克仁一人自酌。歷敘彼生平歷史。頗露抗爽之氣。余思見雅南。出所贈金鈕示之。馬克仁似未之識。余知彼非黨人。亦置弗問。但告以所遇。馬克仁曰。君曾遇彼瞽奴耶。此人險惡至極。能辨聲以槍擊人。劫取其財。伊名抹棄。盜魁也。殺人越貨。生平所爲之惡。書之當成巨軸。君得免於難。倖也。余曰。彼自謂牧師。何殘毒至此。馬克仁笑曰。惟藉牧師之名。乃能行不仁事。君年尙幼。未悉世情。天下事。果因其名而信之。人人皆爲善類。誰則大書額角。自註凶人耶。是夕卽宿馬克仁處。衾裯溫暖。思孤島石壁間。如隔世矣。

第十六章

偷柔奢蓋立海濱。與毛温對峙。中隔一澗。澗寬二咪許。夾水而居。近百戶。鱗鱗瓦屋。如汀雁團沙。每夕燈火照影入澗。大似金蛇赴壑。此間居人皆馬克仁氏。其先與雅南之士求爾悌爲同族。居人相隔藉一葉舟以聯情好。渡船一日往返數次。船主名訥路。亦馬克仁氏。余至偷柔奢尋雅南不得。卽附舟渡澗。澗水清漣。舟子盪槳作榜歌。抑揚可聽。將至毛温。路經亞來茵小峽。峽外停一巨艦。余疑爲兵輪。似政府停泊以鎮撫此方者。行旣近。見艦中人多如蟻。而舢板猶往來送載。蓋商舶也。艦中皆遠行客。岸上送者多於行者幾倍。咸出白巾搖曳。如雲飄拂。而愁慘之氣亦於此白巾飄拂中得之。詢之舟人。知此輩將遷至遠方。入殖民地。一別不返。臨歧之苦。乃同送葬。余方聞歌心樂。聞此又如浸我冰雪中。脊寒起粟。吾舟中有與此中人相識者。亦相向揮淚。或舉手作禮。時見一小舢板。由上流駛至。將近渡舟。一人自內出。與渡舟中一中年人啜泣爲別。蓋兄弟也。澗水無情。推舟徑去。兩人猶癡立相望。慘不可狀。

渡舟榜歌。因之停歇。而澗水猶鳴。鳴有聲若甚快意。渡船既近岸。巨艦亦將啓行。余慮見人別離。趨與船主訥路共語。藉探雅南消息。謂船主曰。君得毋爲鴉冰人耶。訥路曰。君何爲作此問。余曰。欲探悉吾友近況耳。訥路曰。君友何名。可示我乎。余曰。吾友名雅南。姓士求爾悌。言時。手探衣袋。將出金鈕示之。乃誤出一先令。置彼手中。訥路見此。大愕曰。君何爲以金賂我。豈以余之眼孔小於此先令耶。余知已誤。方欲謝罪。訥路又怒謂余曰。實告君。此人已至法國。卽在此間。吾亦不能告爾。爾貯金滿吾舟。欲余傷彼一髮。亦不可得。蓋訥路疑余爲政府偵探雅南之人。故爲此言。余不及與辯。復探懷出金鈕示之。訥路見此。色大霽曰。君有此耶。吾欲逐君久矣。吾有一言。願於見君之初。獻之爲贄。此後雅南之名。勿輕語人。遇我輩中人。切勿輕與之。金世人見金。則喜我輩見此。如刺人之刃。將起而相搏。余極道歉。意并告之。誤。訥路卽示我以尋雅南之路。曰。君今夕可住金婁納音旅店。明晨可至亞得姑爾。彼處有一逆旅。名繞漢。可下榻。前雅南語我以君之歷史。吾甚敬君。已函至繞納。囑彼爲君供張。

君至。伊必歡迎。第三日渡靠蘭湖。巴拉庫湖。間遮木士家。此人住獨柔省亞卡地方。由此至彼。皆海峽。山環水複。繚曲如羊腸。兵家守險。喜得此爲扼要之區。行人則仇之。刺骨。世人爲剛。爲柔。或每甲譽而乙謗。大地亦如斯耳。訥路告余了了數語。余之行程。不知歷時幾許。乃出彼齒隙。卽與握手爲別。是夕宿金婁納音店中。店極湫隘。屋祇五間。以二間居行客。餘則專售酒食。短几羅列。密如置棋。終日聞釜鬻爆烈聲。魚腥肉濁之氣。充溢室內。酒人譚語。直至宵分始休。余甫交睫。天已大明。乃急就道。途中行人絕稀。偶見一人。行時若諷若吟。視之手書一卷。蓋牧師也。余自遇瞽者。抹棄後。并憶馬克仁之言。謂牧師多假嘉名。行殘毒事。初遇此人。心輒疑之。然此人固非抹棄比也。氣象和藹。儼有道貌。詢知其名爲亨得蘭。生長蘇格蘭省。余與堪伯露習爲耶教唱歌。并能譜蘇格蘭音。亨得蘭聞歌大悅。與余親暱。余亦近與周旋。亨得蘭意似愛我。問余何往。余答以將至巴拉庫湖。獨柔與亞卡諸地名。則未出諸口。蓋守訥路之約也。凡人閱世愈深。天真愈失。老於世故者。必喜爲譎詐。其實致爲譎詐。

之由亦不得盡咎其人。半亦世界迫之使然。至一習爲詐僞人。又以姦巧目之。冤矣。亨得蘭共語頗洽。始言政府之苛虐。繼述宅可敗穉黨之被害。語似專右黨人。余幾以雅南名氏告之。繼念此人得勿以言誘余。此扁仍不可輕啓。亨得蘭又曰。現今政府舉動。乃愈出愈奇。始禁攜兵械。又禁盪時衣飾。其事毋乃不情。余聞彼爲黨人。訟冤似可與談衷曲。然終守訥路之教。暨馬克仁之言。卒不以實告。繼思人方喋喋。余竟默如石人。殊不合社會公理。忽思及紅狐狸事。乃借作談屑。曰。君知此間有考林其人乎。亨得蘭曰。此人乃如魔鬼。彼時時以窮迫黨人爲經濟。吾聞亞卡鄉人窮至爲乞。猶於常稅外出租。以供其黨魁。此事乃甚奇特。帝王撫有一國。一旦出走。曩日之民。竟有不道其姓氏者。彼黨魁德入人深。乃至於此。余唯唯應之。亨得蘭問余曰。君攜有鼻煙。未。余曰。余童年不輕吸此。實未之備。亨得蘭意似快喪。繼又續其言曰。彼黨魁名鴉希鹿。其弟名遮木士。曩居獨柔。今則鴉希鹿已至法京。惟遮木士隱避民間。不露頭角。又有一人名雅南。不累客。余聞伊道及雅南之名。竟不自銜其口。曰。

猶南近日若何矣。亨得蘭曰：此人乃如風中飛絮，見影即逝，其膽又至巨，君識其人乎？余曰：特聞其名耳，實不辨彼爲肥瘠。亨得蘭曰：君爲東南省人，亦知雅南事耶？此人可敬亦可怖，伊實爲黨魁，右臂設非彼人，黨魁且無由生。然人患知名，以君遠人，尙知其人，吾慮彼禍不遠矣。言訖，又向余索鼻煙。余曰：適已告君矣。余實未揣此，亨得蘭意似不懌，余復語之曰：吾聞考林奉政府命，將以兵力迫黨人出境外，有此說乎？亨得蘭曰：固有是說，余懼未能實行。始考林蓄有此意，遮木士合謀破之，今又施彼毒計，彼意以黨中有一人在吾國中，若有毒疽，附伊體上，是實奇也。余曰：伊爲此舉，彼黨人安肯俯首聽命？設因以啓釁，勢將奈何？亨得蘭曰：是殊可慮，治疽而潰，傷且及身，彼謂宅可敗，穢黨人手無軍械，號令一出，如揮羣羊入山谷，實則此輩軍械悉埋地中，一經考林之培植，滋養萌芽，且破土而出，其期近矣。余曰：黨人僅在亞卡一區耶？亨得蘭曰：不然，考林所知者僅此，實則何地無有黨人，甚至彼左右僕御亦與黨人相識，故彼爲一策，黨人必先知之。吾料考林他日將不得其死，其流血之早。

暮。實。視。彼。去。黨。人。之。遲。速。時。天。已。垂。暮。亨。得。蘭。謂。伊。室。去。此。伊。邇。約。余。寄。宿。其。家。余。因。昨。夕。旅。店。之。積。穢。意。繞。翰。必。與。相。似。今。得。亨。得。蘭。爲。東。道。甚。合。余。意。行。約。三。咪。許。已。至。其。家。其。室。背。山。面。湖。景。極。清。嘉。余。樂。甚。一。夕。之。安。得。此。大。慰。實。則。住。所。之。優。劣。一。夕。後。均。歸。無。有。金。婁。納。音。之。溷。濁。伊。得。銳。島。之。荒。寒。與。亨。得。蘭。家。之。雅。潔。幽。靜。曷。嘗。霑。我。衣。裾。隨。余。畢。世。哉。當。其。時。則。計。較。優。絀。若。將。終。身。此。理。殊。不。可。解。甫。至。門。亨。得。蘭。迅。步。先。余。入。余。途。中。見。彼。雅。度。甚。敬。其。人。此。舉。乃。近。儉。荒。旣。入。戶。見。亨。得。蘭。自。几。上。取。鼻。煙。一。瓶。傾。手。中。頻。頻。吸。之。顧。余。笑。曰。君。母。見。哂。今。晨。出。時。忘。攜。此。物。途。中。乃。大。受。艱。苦。嗜。好。損。人。乃。至。於。此。余。乃。知。彼。途。中。詢。余。有。無。鼻。煙。蓋。爲。此。癖。也。亨。得。蘭。吸。煙。畢。始。出。麪。包。牛。乳。款。余。似。彼。之。吸。煙。更。急。於。常。人。之。進。食。食。時。亨。得。蘭。語。及。教。務。勸。余。受。洗。禮。余。曰。吾。友。堪。伯。露。曾。勸。余。入。教。余。未。之。應。倉。猝。與。君。遇。毋。遽。語。此。亨。得。蘭。曰。堪。伯。露。爲。君。友。耶。余。曰。然。亨。得。蘭。曰。是。亦。吾。友。遂。與。余。論。堪。伯。露。事。亨。得。蘭。最。善。言。詞。一。啓。其。鑰。滔滔。遂。不。能。已。客。中。岑。寂。余。正。樂。此。也。

第十七章

晨起。將渡湖。亨得蘭爲余僱一舟至。舟人與彼相識。余困於行役。得此。亦暫息勞筋。片帆旣張。去乃如矢。四面山合。其色深黑。湖水清潔。儼如白沙。爲爐積磔。其上曉日。瞳瞳似火。上炎扁舟。在中如鐵。入冷。余身幾經磨鍊。乃得片時安適。孤坐舟中。奇景四出。忽見一簇紅衣兵。掩映曉日之下。詢之船人。知爲政府軍隊。藉防宅可敗穢黨者。余聞之。心大不甯。似衆人中。已縛我雅南而去。川路旣遙。望之殊不了了。靠蘭湖旣盡。將及巴拉庫湖。兩湖相聯如葫蘆。船行絕迅。頃已至岸。乃舍舟而陸。入一叢林。林多橡樹。密如排柵。一人獨坐此中。出麵包食之。渴卽掬湖水而飲。思適所見之紅衣軍人。果至亞卡去乎。果雅南被擒。余又往投誰氏。繼念雅南爲國犯。余從之遊。設爲堪伯露聞之。必將罪我。然我非此人。何以能逃出凶人之網。此德似不可負。且余腰纏僅兩幾尼亞。及數先令。挾此微資。安能行遠道。亦必借資於雅南。如不遇彼。余將爲乞丐於異域。方余癡想時。忽聞馬蹄聲出余身後。視之。有四人自林內出。第一

人髮作赤色。滿面倨傲之氣。握帽手中。揮以代扇。若甫經戰鬪來者。第二人似律師。第三人作僕從狀。皆牽馬魚貫出。馬背負有衣囊。並檸檬桃杏諸品。以繩絡之如魚網。纍纍之果。青紅滿中。其第四人則類里正。四人行既近。余卽趨前與語。前行之紅髮人呼余曰。童子。爾將何往。余曰。將至亞卡。其人回顧律師曰。芒戈。吾輩將至亞卡。此子亦與余同旨。律師點首應之。紅髮人又顧余曰。爾往亞卡。將尋誰氏。余不知所對。漫答曰。將至彼尋一友人。紅髮人曰。童子。乃有友人童子。友人乃無姓氏。復笑謂曰。爾將往尋遮木士耶。余未及答。此人又顧律師曰。遮木士將招回舊部。君聞之否。律師曰。余曾聞之。然此子似非其類。余甚感律師言。急與辯曰。我不識遮木士爲何人。我英國一國民耳。君勿疑予爲句。余語未畢。律師促前行者曰。行矣。君休與彼絮絮。且了吾要事。軍士隨余至矣。紅髮人猶顧余不已。復笑謂余曰。爾卽彼黨。余亦何畏。觀爾舌厲如鋒。刃知爾膽必巨如磐石。甚似彼中人也。余方欲有言。忽聞槍聲猝發於嶺上。紅髮人忽大叫倒地上。肢體俱顛。謂律師曰。我中彈矣。我將死。律師與其

僕咸皇懼無措。掖之使起。紅髮人仰首四望。嘆曰。不料考林卽死於此。余乃知此人卽所謂紅狐狸者。心雖憾之。見其將死情狀。又覺可憫。考林以手自啟其衣。將自視傷處。手指木殭如脫籍之兵。不復受軍官指揮。久之竟不能解。頃刻逝矣。時律師默無一言。其僕則伏地而號。余癡立如塑。視彼里正。已狂竄去。似往呼兵士來檢刺客。繼而律師置考林尸於石上。張目直視。余急攀山坡而上。叫曰殺人殺人。旣至山頂。見一人由山陰而下。體極偉大。着黑衣。手一槍。徐徐前進。似獵犬得兔。自矜功伐。行步間均有得意之態。吾意此必宅可敗稊黨人。或者吾雅南之友耶。彼人敢爲暗殺。實爲上帝所不許。此時尊崇上帝之心。遂驅我友。誼於腦外。高呼曰。殺人者在此。余見之矣。此人聞余呼聲。迅急逃去。入一密樹林。又穿林而出。尙見其影。急如奔馬。余急追之。去考林死處漸遠。忽聞身後呼曰。止止勿行。回首視之。彼律師也。律師方招手呼余。林間兵隊已歷歷而出。余又呼曰。君等速來。殺考林者。余已見之。律師若未聞余言。高呼曰。此童子卽黨人。彼故爲問答。以延時間。使彼凶人得以命中。孰爲余

擒之。當懸十鎊爲賞。余聞言如晴天霹靂。魂魄俱失。然其事固可疑。卽余爲律師。亦必爲是想。且我自言將至亞卡亞卡。固黨人居處。訊獄時。更何以自解。時兵士已四散。追余。有出槍對余作欲擊狀者。余知不可免。更無術逃避。忽聞林中有人呼曰。大。俛。速。入。林。中。余亦不辨誰何。覺舍此更無他策。甫入叢林。槍彈已如怒鷗而至。幸林密。樹。樹。交。柯。彈。子。不。能。屈。曲。而。入。余得緩死。旣入林中。望見一人手持釣竿。意甚閒雅。視之。雅南也。雅南見余不及與語。喚余急隨之行。穿林而出。已見巴拉庫湖光。雅南途徑極熟。余尾之行。始猶平地。繼乃入荒草中。蔓延縱橫。纏足不得進。路更高下不一。忽爲虎蹲。忽爲猿攀。後來之兵。方力追未已。雅南前行。又入一深草處。草長過人。如蝨入散絮。有時不見雅南。旣失指南。不知何向。忽見數尺外。伸一臂出。余卽赴之。爲的久之。又露一衣角。或舉其冠。凡此皆雅南示以所適之路。顧余見此。以爲導師。追兵緊蹙。余後亦注目於此。不少舍。余念此行不能逃。死死余并死。雅南於我何益。頃忽不見雅南。舉臂余茫無所措。忽雅南匍匐至。余前曳余西向去。余念西向

則仍返故處。且與追兵相值。委羊虎口。安能倖免。雅南更不暇與余語。促余隨之。有頃。又至遇雅南處。再入林中。雅南指余下望。見山下草間隱隱見一黑色衣袖。出草上。蓋雅南植此以誘敵者。兵士滾滾就之。勢如潮起。余視雅南牛喘不已。余乃自覺倦極。兩脇痛如刺刃。倒地。竟不能起。繼聞草叢烈聲。追兵已至。懸衣處。自知失策。疑余尙在草間。遂縱火焚之。草經火燃。色如紅海。設非雅南導余。余骨且成焦炭矣。

第十八章

余與雅南倦臥林中。四肢如縛。惟腦汁尙清。仍有知覺。自念適所見之事。慘不可狀。或卽雅南爲之。或暗殺之人。卽其黨羽。受命雅南而來。余高呼殺人。雅南必滋不悅。猶趨而救余。事至可感。繼思此人竟爲此凶殘之事。似亦可怖。余自遇雅南。見彼殺一人。如常人割一雞。設余稍違其意。死余易也。雅南問余曰。君尙倦耶。可行矣。余曰。倦已略愈。吾將別君去。雅南曰。君遠來投余。幾陷於難。何驟言別。余曰。觀君所爲。殊非上帝之意。我願舍君去。君自行矣。雅南曰。我與君爲患難交。今甫見君。何遽舍余。

君謂余所爲事。不合上帝意。果何指者。余曰。紅狐狸之死。君不知耶。彼尙仰臥山坡。慘如死羊。雅南曰。余試與君言一往事。君願聞否。余曰。願聞。雅南曰。昔有一人流落荒島中。日夕念其愛子。仰天號泣。上帝不忍。遣使者以布囊納其子。送至荒島。此人方睡。夢醒見布囊在側。蠕蠕然動。疑爲怪物。不及敢視。出刃殊之。血透囊外。啓之。見其子死矣。乃大愕。今君責我似未啓布囊。卽加以刃也。余曰。然則殺紅狐狸事。君不知耶。雅南曰。我何由知我若殺彼不俟今日且斷不於此處。此爲吾鄉。吾死彼卽死。我且死。吾鄉之人死一人而以衆人償之。我固不爲且暗殺之事。丈夫不屑我果欲死。彼當於廣衆中明目張膽。刺刃其人腹中。然後堅立不去。任彼屠戮。毋累他人。斯吾事也。且我果殺人。何僅持一竹竿。若云暗殺。何人爲我驅使我。亦當持刃自衛。余曰。果如是耶。雅南曰。事實如是。君弗信。余願立誓以明吾心。遂向天爲誓。余曰。喜吾友不爲暗殺黨。此事大快余意。趨與執手曰。君恕我。君初與余言。恨考林至切。今又於考林死處見君。不能禁余不爲此疑。然君雖不殺人。能知殺考林者。爲何人乎。雅

南曰。吾不識其人。但見其衣。彷彿作藍色。余曰。以吾所見。則爲黑衣。雅南曰。彼自林中逸出。吾方結襪。故未能見之。了然余見其言詞閃灼。知必有故。不覺慍見於色。曰。君能立誓。不知其人耶。雅南曰。吾未見其面。識與不識。均不自知。吾能立誓。不知其事。不能立誓。不識其人。余曰。君雖不爲暗殺事。我與君已冒不韙。君又爲黨中著名之人。儻經緝獲。雖百喙不能自解。君因此不識面之人。甘蹈此名。且陷於戾。亦殊無謂。雅南曰。是說良是。我與君急宜避匿。勿爲所得。余曰。無罪之人。上帝自能鑑別。雅南曰。世事茫茫。安得上帝之喙。近彼衆人之耳。爲無罪者呼枉。余曰。雅南。幸君不爲暗殺事。信爲吾友。我自問不負上帝。斯可矣。後來禍福。亦度外置之。雅南曰。從此亞卡一區。無余立足地矣。君爲余友。亦宜隨余他適。君不知西北省風土。大異人世。此間蒼冥。乃以漆塗成者。余生四十年。未見天日行矣。我兩人此去。必多險阻。晝夜伏草間。求活。終勝於仰面向獄吏低頭入犴。也。余曰。地軸無垠。隨君何往。我與君能逃出此間。終不逃出於法律之外。雅南曰。苟出暴政苛法之外。卽爲安土。余曰。將至

東南省耶。余將往訟余叔。君當助余伸此奇冤。雅南曰。君枉終不得雪。彼稱素豐。黃金效力至偉。君爲窮豎。安能與抗。今更冒殺人之嫌以出。此風一傳。彼更得假手以制君。余曰。如君言。人世乃無公理。雅南曰。公理二字。黃金白鐵二者鑄成。強則恃鐵。富則恃金。無此二者。焉有公理。余曰。余從君去。去至何所。雅南曰。投止之所。竟不可必。此去密林磐石。卽爲我二人。衾褥食飲。取之澗毛。且必枕戈以備。非常總之前途。惟一險字耳。余思如雅南言。此事乃較余在孤島爲苦。吾自離孤島間。以爲終身脫彼苦趣。今乃求之不可得。若輩捕我。如我捕帶殼之生物。得之易也。雅南又顧余曰。此時祇有二途。一則就死。一則冒險。今欲逃死。不能不冒險以求生路。余曰。行矣。雅南出林外四望。余隨之出。見兵士去。此已遠。隱隱見紅衣出沒叢樹間。雅南曰。彼輩或疑余已死於火。或疑余尙在前途。斷不返顧。我與君且小坐此間。不至有人偵察。此小坐之時間。至短促。出奔後。此境卽不易得。余曰。願彼疑我爲死。我乃得生。雅南笑頷之。願余曰。俟日落後。方可啓行。人世昏夜。乃我輩白日。時夕陽已銜山。將入。頃

之。暮色四起。雅南邀余同至遮木士家。取金并兵械。途中逃沈舟以後事。此事亦吾書中宜補敘者。雅南曰。方巨艦再撞山石上。將沈時。余倚鐵欄而立。忽見一巨浪來。捲君去。急俯視。見君浮沈大海中。既沈又起。繼得一桅木。知君可得生。大喜。幾忘余尙在漏舟中。忽又一浪至。推艦近石。作巨響。時舳板已入水中。余一躍而下。同行者七人。艙中負傷者呻吟不已。海水驟入。立堵。彼呻吟之口。余既登岸。船主乃呼人縛余。余時手未攜刃。知非其敵。叱之曰。爾忘立誓事耶。船主曰。余立誓在舟中。今吾舟且毀。吾誓亦因之消滅。爾殺我同伴。沈我巨艦。此仇安可不報。舟人甫出於險。筋力已疲。相視不欲前進。船主猶怒叱不已。曰。此時彼未攜刃。且無大俚在側。失此兩助。得之至易。爾輩何畏。蕙至此。諸人乃來擒余。內有一人。髮作絳色。爲余解免。余曰。殆累亞次耶。雅南曰。頗似此名。彼方爲余解說。余乃乘隙而逸。回視山下。諸人中竟無一人追余。船主仍作勢欲上。懾於余勇。不敢力追。余既得生。方思覓君。不知君漂泊何所。凡遇我黨人。必示以君之容貌衣飾。並告君衣袋中有一金鈕。爲余所異。後當

有人出君於危。余曰。誠然。吾遇其人矣。

第十九章

時天已深黑。星光到地。畧辨途徑。雅南行甚速。繼至一山岡。下視。見有燈火數點。萃聚一室。室門洞啓。人影幢幢。遠望可辨。既近。見此室中人各持一炬。往來梭織。若甚忙碌。雅南曰。此處卽遮木士室。亮彼已聞考林事矣。余曰。官兵何不疑彼。徑來縛之。雅南曰。事正難料。設官兵至此。亦斷不由此徑。此處惟我輩往來。他人咸不能識。言時。翕屑作聲。一聲甫出。室中之炬。停立不動。再吹。則諸炬又旋繞如故。既下山坡。卽至此室門外。見一人手提火炬。年約五十許。見雅南來。趨與執手。所操則本地土音。余不能解。雅南曰。遮木士君。請爲英語對吾友。此爲吾友大俚。爲紹斯巨族。卽與余遇於舟中者。我非此人。不能與君復立於此土。前曾語君矣。雅南慮以土音。問答。余將疑彼有暗殺事。借以自掩。故使爲英語以釋。余疑。遮木士卽以英語語我。繼而搓手向雅南曰。此間午後出一奇事。此事乃於吾黨大有影響。雅南曰。我輩適自彼處。

來。親見考林之死。惟此事之出。如茶薺并之一器。甘苦雜出。我黨深惡其人。又不屑爲暗殺事。今此人乃爲我輩殺之。此事誠快意。惟彼殺人而我輩代受其名。既受此名。卽無所逃。罪死不足畏。旣死猶受暗殺之名。是爲可恥。余聞言。乃知雅南信無殺人事。遮木士曰。以我思之。此事乃有苦無甘。我輩平日恆言殺考林。此但口齒間事。今乃見之實行。考林死。政府必遣人繼之。其毒或等於考林。甚且過之。一考林死。百考林來。我輩暗殺之名。傳之人口。名譽已失。必不可復得。余聞此。益知吾友雅南固無暗殺考林事。卽其黨人亦無遣人殺考林事矣。遮木士又曰。此人刺殺考林。不啻割刃。余腹君等隻身尙易逃避。余有妻子。爲累。安能盡室偕行。言時。頗現急遽之態。余視遮木士從人極夥。各事其事。有一人移長梯倚檐下。於檐草中出刀劍之屬。甚夥。包之以革。卽聞暗陬有鐵鋤地聲。蓋遮木士慮政黨遣人檢查。特取軍械埋之。以掩其耳目。然吾聞亨得蘭言。宅可敗。穉黨悉埋兵械於地下。此說久傳於外。安知政黨不掘地求之。設盡發其藏。勢將奈何。思告之。遮木士繼念余齒幼稚。言必不見。

信於彼。遂緘默。不復道。後遮木士果因掘得軍械。下獄。深悔當時不爲彼言之。然無及矣。時衆人持炬往來。照見遮木士之面色。白如紙。惶懼無措。往昔聞彼黨人謂生死爲細故。斷頭臺乃英雄俱樂部。此言特欺人語耳。此時乃示余以真像。其僕從尤爲惶懼。或三人共扛一矛。兩人爭持一炬。急遽無緒。見之可哂。遮木士且與雅南共語。且指揮其衆。仍復語東。則至西。呼甲。或乙。應錯亂愈甚。時又有一人自內出。手攜小鞬。置刃劍側。雅南指問何物。遮木士曰。卽君所衣法國軍衣。此物最足致疑。擬同埋之。以滅其迹。雅南曰。此衣隨余出險。曾染人血。今乃先我入窰。言訖。嘆息不已。遮木士引余與雅南入室。室極狹小。一燈熒然。如秋螢。一婦人伏几而泣。則其妻也。室中堆紙灰一撮。火方上炎。灰中字迹隱約。似皆函牘之屬。一稚子蹲地撥灰而嬉。一年稍長者向灰癡立。乃遮木士二子。方二子焚信札時。遮木士忽望見一紙。呼使取出。其子誤投火中。遮木士自火中奪之。已成灰燼。急叱其子曰。爾欲死余乎。今失此。死矣。力批其頰。其子被擊而號。憑几之婦始祇啜泣。至此乃放聲而哭。哭聲成浪。

其慘愈烈。余念此時考林室中亦必多人環繞而泣。此兩家哭泣之哀皆彼人一彈之聲響導出其人乃真可殺。余方作此遐想。遮木士則與雅南密語似有所議。蓋遮木士知余與雅南曾見暗殺事且爲兵士追迫。知留之實足種禍。勸余遠行。彼似愛我二人實則自愛其生命。留余二人在此。如以星火近彈藥。頃卽炸矣。遮木士出衣二襲。使余易之。衣布極粗。履則鹿皮爲之。形式笨拙。用以行路則甚便捷。各贈一刃一槍。又釜一。酒瓶一。惟囊金無幾。余僅餘兩幾尼亞。雅南袋中之金已送至法國。祇餘七便士。遮木士則餘五便士。而人數則多於所存之便士者。近兩倍。雅南歎曰。行者居者。僅此微資。卽無政府偵捕亦無生路。我祇挾此數。何能歷長路。遮木士曰。以我思之。君宜就近處暫避。若遠行殊不利於事。且我失君爲助。又何以堪。君行受捕亦必及我。言訖以齒嚼其指。若有難色。雅南曰。今日乃亞卡最不幸之日。亦吾黨死期至矣。遮木士怒曰。死期死期。手擊其壁。作怒視狀。雅南指余曰。此友尙足助余。遮木士曰。此友誠能助君。君尙能助余否。雅南曰。吾且不知死所。遮木士曰。然則君不

助。余。矣。君。言。與。余。宗。旨。不。合。君。若。背。余。遯。去。將。不。利。於。我。果。不。利。於。我。卽。於。君。亦。無。所。利。方。吾。黨。盛。時。趨。附。者。不。可。數。計。今。咸。叛。余。去。矣。雅。南。色。頰。曰。君。疑。我。耶。我。若。叛。君。何。待。今。日。君。旣。不。能。留。我。於。家。又。不。能。縱。余。使。去。卽。如。君。言。近。處。何。所。可。避。遮。木。士。曰。留。君。似。亦。無。害。惟。君。友。爲。彼。人。所。疑。明。日。必。來。覓。之。果。得。伊。吾。與。君。皆。無。幸。矣。雅。南。曰。幸。彼。不。識。其。名。遮。木。士。曰。姓。名。可。易。面。目。乃。不。可。變。旣。識。其。面。又。焉。能。掩。雅。南。曰。如。君。言。將。置。我。於。此。遂。去。吾。友。耶。吾。與。彼。相。從。患。難。中。斷。不。忍。捨。去。我。不。忍。捨。彼。猶。之。不。能。叛。君。君。欲。強。余。爲。不。義。吾。黨。中。又。焉。貴。此。不。義。之。人。余。聞。遮。木。士。言。亦。甚。怒。曰。余。來。此。爲。尋。雅。南。偶。與。考。林。立。談。致。彼。中。彈。而。死。遂。疑。我。爲。暗。殺。黨。之。媒。我。不。爲。此。惟。我。知。之。舍。我。一。人。外。亦。惟。君。等。可。以。相。諒。君。等。平。日。與。彼。爲。仇。今。又。與。我。可。疑。之。人。同。處。誠。易。爲。政。黨。偵。探。然。我。實。無。罪。所。以。冒。此。名。者。因。來。依。雅。南。而。起。余。不。咎。雅。南。君。等。亦。不。應。咎。我。且。君。爲。本。地。物。望。果。偵。得。暗。殺。之。人。獻。之。政。府。君。冤。自。白。更。何。至。費。唇。舌。雅。南。與。遮。木。士。同。聲。曰。是。安。可。者。此。人。雖。非。吾。黨。然。彼。所。爲。事。則。

爲吾黨欲爲而不得者。彼乃代余爲之。彼代余爲此事。余乃捕其人。獻之政府。此心何甘。余更怒曰。然則以我獻之政府。君等甘耶。明明殺人之人。乃不忍死之。余實無罪。反加苛責。人世詎有此公理。余語訖。視遮木士。似有慚色。其妻忽趨近余曰。可憐之孺子。余尙不知汝名。然我聞汝言。憐汝至極。我果一息尙存。願爲汝保護人。不使爲彼政黨所苦。余方與遮木士申辯。忽爲此婦人溫言斬斷。遂訥訥不出諸口。婦人言時。就而與余親額。雅南謂遮木士曰。此夕甚短。天明後兵士將至。我旣不能離吾友。同留此間。又足禍汝。仍依我策行矣。余終不叛黨。惟此心可對君耳。卽攜余出。遮木士猶有不懌之色。其妻視余。頗加憐憫。意似不忍余去。

第二十章

旣出遮木士室。天尙昏黑。四郊靜寂如死。雅南前行。余隨其後。繼而天色漸白。略可辨路。見路側小屋三五。雅南每至一處。必叩扉與語。室中人自夢中應之。數語卽行。余慮延時久。追者將至。屢促之行。天旣大明。萬物萌動。余二人乃須臾。伏時行至一

山股。山童無草木。惟見亂石高低。不可辨數。此處去遮木土室。不知幾里矣。雅南四顧。似有難色。曰。此處似有屯兵。與余弗利。將以何術避之。又前行至一溪旁。溪寬十餘尺。中間以巨石。溪水遇石。其聲愈大。水聲入耳。似常呼奇險二字。重疊不已。實則余腦汁印此二字。水聲卽隨余腦而變。雅南卓立溪邊。似有所思。縱身一躍。已至石上。石去岸甚遠。計余足力。斷不能及。不躍又無去處。遂努力猛躍。足甫及石。石受水盡溼。不能堅立。倒傾入水。雅南手擒余衣。余乃借力而上。雅南蟠伏如蛙。使余肖之。余兩人衣皆淡黑。與石同色。見者或不之覺。雅南向余嘈嘈耳語。爲溪聲所亂。竟不得聞。但見雅南有急遽之色。氣咻咻似怨。似怒。溪水激石。亦作怒狀。天方濃霧。氣象愁慘。益增人怨懟。余時已驚懼失魂。不知雅南怒我何事。雅南以酒瓶授余。使飲。飲幾及半。雅南曰。現有兩途。一生一死。能躍水過。則生。否則死耳。余知雅南耳語時。卽語余使躍。其似怨似怒者。怪余不如其旨也。言已。雅南又一躍而過。迅如飛鳥。石本狹仄。雅南去後。余伏處較寬。惟此較寬之境。乃不容余久處。遙見雅南立岸上。招余

以手。余見此石去岸。更闊於前。斷非力所能及。然遲久弗躍。吾友去矣。時值飲酒後。耳轟目烈。腦力亦充。計逾此時。膽必愈怯。或竟不可過。時雅南又招余頓足不已。怒余延滯。余遂盡力。縱去。竟不得上。腰以下悉落水中。幸兩手及岸。岸陡而滑。勢欲下墜。雅南擒余髮際。提之使上。既登岸。略不休歇。導余力奔。余兩股入水。其寒澈骨。顛甚。不能移步。雅南前行益速。屢回首促余。頃及一山陂。亂石愈夥。雅南踞石而坐。余喜得少時安息。亦倚石坐。去坐處不足一咪。有兩石斜倚。各高二十英尺。勢如橋衡。雅南指以示余。余曰。必自此上耶。雅南曰。然。不經此。安能出境外。余見山石陡絕。絕無攀援其勢。更難於躍。水似天。故設此險。如算學難題。一一待余解決。雅南使余立近石處。伊踏余肩。一躍而上。方雅南躍時。足力猛壓。肩骨幾碎。雅南已至其顛。垂皮帶下。余遂援之以上。兩石之界。中作微凹。可容兩人坐臥。并有小樹一株。亭亭如蓋。雅南謂此處可小憩。余兩人乃據險而守。臥此盡日。由石縫下視。見亂石稜稜如巨。靈之齒。臥處則其脣頰也。此時之危險。實不異入虎口矣。霧淨日出。遠視不見人跡。

惟飢鷹盤山而飛。見余二人。疑爲積尸。幾欲下啄。見余舉手。乃復飛去。蓋自有此山。此間從未有人。鷹亦見余而駭。雅南低謂余曰。大假爾行時。攜有水瓶否。余曰。未攜此物。雅南曰。無水何克遠行。余曰。幸有酒在。雅南曰。飢尙可忍。渴安能耐。以酒解渴。醉後益躁烈欲死。我輩臥此。必待昏夜乃行。終日無水。勢將奈何。余曰。君盍傾去瓶酒。以之貯水。何如。雅南曰。無水固不能解渴。無酒更難禦寒。晝則需水。夜亦需酒。勢難兩全。子且略睡。時間至寶貴也。余卽閉目以寢。鷹聲悠揚。導余入睡。鄉去睡少頃。雅南以手撼余使覺。并掩余口。余睡後。鼾聲作。雅南慮爲人聞。故止余也。腦力精神不能貫注於既睡之後。禁作鼾聲。事乃大難。余僞應之心。笑其迂。謂似此荒山。卽高歌亦不慮人聞。鼾聲至微。更誰能覺。繼視雅南之面。似有惶悚色。頻以手指石下。自石縫中視之。見紅衣兵一簇。約十餘人。方向火作午餐。對余臥處一小山。山巔又立有十餘人。刀械受日。耀光如晶。余見此。魂脫殼外。齒震震相擊作響。雅南又作勢止余。余納巾角口中。止其聲息。旁視溪側。兵士愈夥。河身狹處。守者尤多。余念天明

時。尙。寂。無。一。人。此。等。兵。士。何。彈。指。立。見。繼。思。此。處。向。無。兵。士。此。輩。殆。爲。余。二。人。來。耶。
思。之。大。顛。雅。南。又。以。手。止。余。并。圈。十。指。作。巨。管。狀。示。余。意。謂。顛。則。小。樹。搖。曳。對。山。之。
兵。以。遠。鏡。測。之。必。爲。所。見。余。急。納。驚。懼。於。腦。中。不。使。外。溢。身。如。枯。木。腦。汁。則。如。沸。湯。
余。兩。人。本。擬。更。迭。入。睡。鄉。此。時。余。旣。醒。覺。雅。南。不。敢。復。眠。余。開。眼。向。天。以。待。死。至。彼。
兵。士。咸。立。而。待。余。詎。知。我。二。人。卽。近。在。其。側。兵。士。多。俯。首。偵。察。尋。之。亂。石。中。以。此。巨。
野。亂。石。多。如。列。星。一。二。人。入。此。如。一。鍼。墜。積。草。中。覓。之。無。迹。兵。士。亦。漸。有。懈。意。或。相。
視。而。嬉。迨。指。揮。官。至。又。故。作。檢。察。狀。旋。亦。稍。止。余。念。夜。中。兵。士。果。不。散。去。余。二。人。又。
安。能。逸。顧。此。時。危。險。已。極。更。不。暇。計。及。夜。中。倏。見。一。兵。士。向。余。臥。處。來。以。刃。撥。視。草。
間。如。尋。蟻。蝨。設。一。仰。首。必。見。余。二。人。衣。角。時。兵。士。嘈。嘈。語。音。已。達。余。耳。際。余。則。屏。息。
使。寂。并。呼。吸。之。聲。不。作。屏。息。旣。久。氣。出。愈。粗。心。益。悚。懼。日。旣。近。午。炙。人。有。芒。臥。處。有。
土。一。撮。當。小。樹。下。可。容。一。人。臥。此。外。山。石。則。熱。如。鎔。鐵。余。二。人。相。易。臥。此。土。上。使。此。
撮。土。果。可。購。以。黃。金。余。願。出。所。有。之。二。幾。尼。亞。以。拓。一。弓。之。土。繼。而。日。漸。西。斜。山。石。

乃。惠。我。以。微。陰。二。人。一。臥。土。上。一。臥。陰。中。乃。得。稍。適。又。一。時。許。雅。南。低。語。余。曰。可。行。矣。兵。士。往。來。巡。視。不。勝。其。勞。咸。就。溪。邊。飲。啄。去。此。已。遠。余。與。雅。南。以。背。向。石。一。溜。即。下。幸。無。微。傷。既。至。平。地。雅。南。且。躍。且。行。遇。石。卽。越。而。過。猶。時。時。防。有。兵。至。前。行。後。顧。意。甚。惶。懼。惟。憾。腦。後。不。生。二。目。此。時。雖。生。百。眼。亦。有。所。用。頃。又。至。一。深。溪。余。與。雅。南。俯。而。牛。飲。更。出。麪。包。啖。之。雅。南。授。余。少。許。慮。多。食。後。將。不。繼。食。已。又。行。天。已。漸。暮。少。頃。雲。起。星。光。亦。掩。似。此。漆。黯。世。界。雅。不。便。於。行。役。余。二。人。則。喜。其。深。黑。如。墨。愈。無。所。見。膽。乃。愈。壯。惟。山。路。崎。嶇。屢。瀕。於。危。均。賴。雅。南。以。免。雅。南。放。步。急。行。如。履。熟。徑。行。至。十。里。外。又。入。亂。山。中。雅。南。至。此。似。有。喜。色。此。時。已。夜。固。不。克。見。雅。南。之。面。惟。聞。彼。翁。唇。作。聲。知。必。喜。見。於。色。余。亦。因。之。大。樂。

第二十一章

雅南之喜。余初不識其何意。繼知此處已出亞卡境外。政黨雖有屯兵。已非考林管轄之地。死者餘威。不能遽至此間。勢當少殺。此特雅南臆想之言耳。實則暗殺事重。

卽逃出西北省。果在蘇格蘭境內。仍慮弗免。余時則深信其說。膽爲之壯。行亦倍速。夜將闌。又踰一山。山側瀑布有聲。導流至山下。成一小澗。旣至澗側。天已向曙。山鳥爭樹。聲細如簧。澗魚泳游。見曉光。咸浮出水面。此時魚鳥之樂。足助余二人情興。昨夕驚恐。置若隔世。余與雅南留此間。凡五日。此五中日食無餐室。宿無旅舍。得一山穴。隱處其中。取碎石支釜。折樹上枯枝。燃之。煮食澗中之魚。余得魚之技。絕精。不網不釣。惟憑五指。霍之水中。此技蓋自成童時習之。島中之得活。亦正賴此。雅南藉魚下酒。余則以魚代餐。夜中脫雅南長衫。互覆之。以代衾褥。暇時雅南則教余刀法。余略領悟。雅南頗惡余鈍。每督責之。三日後。技乃大進。始余見雅南刃。至恆避之。愈避愈爲所困。計莫如迎之。而進。乃得解法。雅南大喜。謂余可傳以此藝。願余兩人日在此。煮魚舞刀。飲酒幾忘。一絕大問題。閱吾書者。將謂余二人不思逃。逸耶。余與雅南固日夕籌之。惟少一物爲助。此時我兩人所號爲川資者。僅二幾尼亞。七便士。一日晨起。雅南忽謂余曰。此去爲途甚遙。無資何克行遠。計惟稱貸於遮木士耳。余曰。吾

行時。伊僅存五便士。安得多資贈友。雅南曰。伊困祇一時。過此可得常稅。果有函至。彼必得助金。余曰。此地廣漠無人。除林中飛鳥。更無可爲郵遞者。卽作書。何術達之。雅南瞑目若有所思。久之曰。余得一策矣。卽取焚餘之木。折之使齊。縛成十字形。另以松枝橡樹枝附之十字側。謂余曰。我贈君之鈕尙存耶。余曰。在此。以鈕與之。雅南取鈕纏十字上。曰。可矣。余曰。此物何用。得此可代柬耶。雅南曰。去此三里許。有一村。名柯利南。此村中有余友人。名繞漢。不累苛。余夜間以此物投之其室。彼辨爲余物。必能相援。吾黨中遇告急時。恆纏木爲十字。益以余鈕。當有效果。余曰。此村爲君友所居。盍徑往告之。何故爲此啞謎。雅南曰。君齒稚。不審勢機。此時政府必懸賞緝我。村中人雖多半爲余友。然人匿其心。誰克見之。設有人貪政府賞金。漏洩此事。并吾友之家亦毀。吾不忍害遮木士。安忍害繞漢。余曰。卽如君言。繞漢深願助君。又安知君在何所。雅南指十字旁樹枝曰。君不見此耶。此間惟有此兩種樹木。更無雜樹。伊必能尋蹤而至。余終疑信參半。雅南曰。余爲此多次。必無失也。此夕雅南卽攜十字

去。去後時許。遙聞犬吠聲四起。知雅南已至村中。私念彼村人設爲犬聲驚起。竟縛雅南。獻之政黨。勢將奈何。每犬吠一聲。余心爲之一躍。久之。犬吠不已。余心幾躍出喉外。繼而山穴風起。其寒刺骨。急檢未焚柴枝。就爐中燒之。爐火熊熊。暫回溫度。雅南亦同此溫度。齊赴。余側見之。狂喜。雅南告余。已將十字投入窗中。明日彼當至此。余猶未深信。次日晨起。偷視林外。冀有人至。顧冀人至之一心。又雜以喜懼兩端。果繞漢至者。則得金。遠行設來者。爲兵士。禍且不測。約十點鐘時。見一人踽踽然行。去余旣近。雅南翕脣作聲。其人乃狂躍而至。此人約四十許。痘疤滿面。濃髭繞頰。髭多且逾於髮。見雅南卽與握手。雅南告以求助之意。繞漢曰。余家已兩日不舉火。安有多金。君果須此。盍向遮木士求之。吾願爲君作郵傳。惟余本饑人。慮彼不信余。奈何。雅南曰。盍以木十字示之。繞漢曰。此亦難恃。設彼終不見信。往返徒費時耳。君宜作函致伊。余素不識文字。家中不儲筆紙。求之村中。亦不易得一楮墨。雅南曰。吾身中尙帶法國公文。去其一頁。可以作書。惟少筆耳。繼而曰。得之矣。乃往林中尋得鳥翎。

一枝。和槍中彈藥書之。儼然成字。書就卽付繞漢。去後三日。日落後。余方與雅南踞坐山穴間。忽聞林中乾葉撼撼作聲。似有人至。繼又聞翕曆聲。雅南曰。繞漢至矣。趨出迎之。繞漢已至穴外。面目間似甚得意。卽語雅南以遮木士事。余乃得周知顛末。當余二人別遮木士之次日。卽有兵士來偵。詢余蹤跡。遮木士飾詞答之。兵士四處搜尋。將所埋兵械。自土中掘出。遂以是定遮木士罪名。謂暗殺事出之雅南。助之者余。謀主則遮木士也。旣收遮木士入獄。并懸賞以緝余與雅南。每得一人。賞一百金。鎊。繞漢語至此略住。余爲窮鄉窶人子。生平無一鎊之蓄。今遭此冤。乃頓增余身價。事固出於望外。繞漢又謂遮木士妻寄語雅南。切勿爲兵士所得。得余二人。此獄遂定。余二人自保。卽保遮木士。卽保遮木士全家。遮木士死。其妻子縱不株連。亦將凍餒以歿。繞漢言至此。余念遮木士妻別我之詞。心愈凄惻。自此余身當愈珍重矣。繞漢又謂自遮木士入獄後。黨人叛去者十居八九。故措款極難。今寄之資。乃出於典質。并貸之鄰右。乃得此。幾幾言時。繞漢尙未出其金。不知所謂。幾幾者。果以幾尼亞。

計耶。抑以。鎊計耶。或以。先令。便士。計耶。繞漢。又謂政黨懸賞。緝余兩人。并圖其形。今已攜此圖來。余急索圖觀之。此時隱居山穴。意頗閒適。展觀此圖。彷彿敵人對余。發彈。余猶視彼。槍管。覘其。瞄準。之。程。度。圖中。余與雅南。對立。雅南。身著。法國。軍衣。首。戴。毛冠。佩。長劍。氣。象。赳。桓。余。穿。長。布。衫。足。著。東。南。省。布。履。觀。所。繪。二。人。像。雅。南。面。目。頗。肖。余。則。弗。似。但。繪。一。十。七。八。齡。童。子。耳。絕。非。我。也。蓋。雅。南。為。彼。黨。著。名。之。人。平。日。黨。中。人。幾。於。家。家。藏。其。肖。像。今。日。羣。相。反。噬。必。有。獻。之。政。黨。者。故。摹。之。逼。真。余。則。為。異。鄉。旅。人。初。至。此。處。無。人。接。洽。雖。與。律。師。晤。談。數。語。彼。不。能。指。畫。我。之。笑。貌。就。此。日。而。論。兩。人。衣。飾。盡。易。竟。無。一。人。肖。此。圖。者。然。雅。南。面。目。卒。不。可。掩。余。與。此。人。同。行。勢。絕。危。險。設。政。黨。竟。得。雅。南。余。又。安。能。逃。逸。是。我。之。面。目。即。因。雅。南。面。目。比。例。而。得。圖。中。未。註。余。名。余。果。一。人。獨。行。定。可。免。禍。惟。思。舍。去。雅。南。此。事。乃。不。忍。出。口。時。繞。漢。已。出。金。界。雅。南。數。為。四。幾。尼。亞。又。五。先。令。三。辨。士。余。念。彼。所。挾。資。殆。倍。於。余。然。彼。將。至。法。國。去。余。鄉。之。路。亦。幾。倍。之。計。余。與。彼。偕。不。惟。受。累。且。有。損。於。余。之。經。濟。在。我。實。為。兩。

損。繼思就此時論。雅南似爲我累。當在林中時。彼暗殺之人既遁。雅南果見之逸去。何至爲兵士偵捕。追躡其後。彼之不去。實因待我。似我亦累雅南。且前夕吟遮木士之言。幾欲獻余於政黨。以脫其難。雅南力爭。遂寢其事。同行至此。力任保護之職。於義萬不忍負甯受兩損。不宜出此一言。雅南既得繞漢之金。乃向索十字架上之鈕。繞漢曰。此物乃不審所在。噫。亡之矣。雅南曰。君竟失余信物。此物爲我之符印。失之殊不便於我。言已。怒見於面目。眈眈作虎視狀。繞漢曰。吾黨且破。更何用符印。言時。又自袋中窮索。曰。得之矣。乃取以畀雅南。笑曰。我奉君命奔馳三日。卒得君怒。以爲報酬。事乃大異。雅南曰。吾甯不得金。毋失此物。仍取以畀余。

第二十二章

雅南與余別此山谷。又事宵征。至天將曙時。行至亂山盡頭。望見平原。坦坦無垠。常人行路。便於平原。余二人則不利。白日利於昏夜。不利平原。利於山徑之狹仄。有山則以山爲障。以夜爲幕。人不之見。今天已大明。又至廣野。去障撤幕。袒以示人。勢殊。

弗利時霧氣濃蒸。曠日將出。雅南曰。果霧氣漸濃。我二人尙可隱入霧裏。若常此淡如秋煙。不足掩追者之目。長征弗便。且住此以俟夜行。余曰。吾足尙堪行路。行止君自主之。雅南曰。君足誠健。馬足更健於君。余曰。此間有馬兵耶。雅南曰。然。此處屯馬兵極夥。連日得此信息。防範當愈嚴密。此行殊可虞也。余曰。吾輩腰纏旣薄。所攜食物亦僅支十日。設一旦告罄。勢將奈何。以我策之。不若冒險徑往。上帝果欲死余。不待今日。雅南頗韙余議。并嘉余勇果。自亞卡至此。爲晝行第一日。時曉日蒙霧。淡如秋橘。仰視光不纈目。平原沙礫徧野。不見青草。間有已枯之木。欹斜三五。狀如古墓。中人骨。支柱而立。生氣已盡。猶足懾人。時見野鹿一隊。去人數十尺外。望之可見。我能於遠處見鹿。知霧且漸薄。人必能於遠處見我。轉安步以釋。見者之疑。少時走入叢莽。深可隱人。余二人乃據之爲壘。暫得休息。復前行。有廢港數處。似古昔曾爲河道。今已枯無涓滴。急避入此中。如入隧道。繼而廢港已盡。復行沙上。茫茫一望。更無可避處。日出霧消。余二人如蝨出敗絮。瞬爲人。得勢更危險。日旣近午。沙上閃閃作

黃金色。所搗之水時已將罄。焦渴至不可耐。幸覓得一磐石。高可十尺。急與雅南蟄伏其下。余時已倦極。遂入睡鄉。雅南倚石而坐。以防兵至。眠約時許。雅南即呼余起。爲守望。雅南支頤而睡。睡時折樹枝插地上。囑余曰。俟枝影東指。即喚余起。余唯唯應之。倦極不可支。目眈樹枝。久之。乃不移分秒。皎日薰草。作濃臭。此臭入腦。愈引睡。魔思起。立以舒其困。慮爲人見。遂坐與睡。魔宣戰。無形之間。睡魔力已勝余。余遂沈沈入睡。鄉去覺時。日已西斜。枝影早逾所指之處。余大惶恐。當此時。忽聞草際有聲。似聞馬蹄由遠至。急自石側覘之。見馬隊成羣而來。勢如席捲。余大悸。幾失魂魄。急撼雅南使覺。雅南帶夢而趨。余亦并力前進。時馬隊似未見余。緣所倚之石。其勢甚巨。狀如小山。百步以內。可爲屏障。行時。雅南指迎面一山曰。此山名奔亞路。得山險而多穴。可隱人。且不便於騎。我二人必至彼間。乃可慶再生。余不即作答。蹲地蛇行而進。又入一廢港。馬隊幸未見予。此間馬隊。是否爲追余而來。殊不可料。當此時。猝見兵士如山。禽遇獵。不得不飛。飛時。或爲獵者所見。往往無幸。此時。舍逃竄外。更無

他策以手助足。其行愈緩。幸廢港深。陷可遮半面。故卒未爲兵士所覩。匍匐既久。手足俱瘁。嗣入深草間。草根起伏。棘盈其中。足繭指裂。痛切於心。草間藏有兔。遇人而竄。草忽搖曳。又有禽伏草中。見人飛起。咸易觸追者之目。此時一蟲一蟻。均足奪余兩人之命而去。倍增恐怖。間自草隙外。窺見兵士沖突。馳驟初無定向。有時雅南近余耳語。語音幾不類人。以雅南之雄傑。至此亦爲破膽。余行時。首近雅南之踵。大似含尾之魚。有時困倦至急。自分必死。遂殞臥以待捕者之至。雅南以足踏余。逼使前進。頃之。夕陽西墜。遙聞笳聲四起。馬隊勢將入營。余二人聞此笳聲。如聞赦詔。亦遂休息。似聞馬蹄聲。近余耳際。而過久乃寂然。余謂雅南曰。此時惟腦尙屬余。四肢更無着力處。且伏此終宵。明晨行矣。雅南曰。今夕不行。明日馬隊又出。更無術能逸。今夕必至奔亞路得山。我輩不至彼處。此身終非我有。余曰。余詎不欲生。奈吾足不欲生。我此時更不能自舉其趾。安能行遠。雅南曰。我負君行。藉我之脛。以活君軀。君亦願否。余曰。是安可者。雅南曰。此時非講虛禮時。君且附我背上。言時卽躡於地上。

將負余。余爲義氣所動。遂自奮曰。君且前。吾願隨君行矣。雅南顧余頻點其首。意似壯余。余兩足似因人。嘉許立能健步。時濃露沾草。滑乃如油。幾傾跌者。再賴雅南扶之而起。遙見馬隊屯處。火光閃灼。使人見之心懾。前行十里許。腹足痛不可支。視雅南亦有倦意。余則蹒跚如醉人。天已近曉。前望荒草深厚如褥茵。余將避入偃臥。雅南亦以去山旣近。勢可小休。遂偕余撥草而入。甫入草間。似有所觸。斗見三人自草際出。腰間悉佩長刀。一人按余地上。刃加余項。雅南亦爲二人所縛。余時倦極。苟不使余前行。雖死亦樂。心亦無畏。開目視之。待彼刃下。忽聞雅南操土音語之。二人遂釋其縛。按余之人亦未下刃。余聞雅南謂余曰。此爲克魯銳。循勇非兵也。克魯銳者。亦宅可敗穉黨。聚烏雷次族爲一大支。政黨久懸重賞。購之絕不可得。傳聞已至法國。實則仍居山中。余聞遇彼同黨。心乃大悅。知此後可無他患。繼思此三人究爲克魯銳黨人與否。誠不可知。或爲政黨僞造此說。藉以陷余。亦正難料。二人尙守余側。一人已奔告克魯銳。此人返時。眞僞立辨。此時則芒生背上。坐立均無所可。有頃。報

者返。延余與雅南同往。意殊不惡。雅南遂與余往。余躑躅不良於行。三人乃更迭負余而去。

第二十三章

人生憂喜。往往出諸意外。方余至亞卡時。行將見吾友雅南。乃猝遇考林被害事。致余顛沛至此。自逃亡至今。性命幾非。余有又猝遇馬隊追余至此。遇彼同黨之人。上帝之禍福。人至不可測。來如飄風。去如退汐。無一事爲人所逆料。三人負余行至捷。瞬至一山坡。負余者置余地上。仰視此山。初不甚峻。望之似無路可通。松柏層層。循岡而上。形如螺旋之梯。青藤下垂如舟中懸纜。登山者攀之。以上至半山。乃見峰表一屋。此屋非以磚瓦築成。多年古樹盤曲交柯如龍。擎蛇鬪。略加人工。遂成此室。土人名之曰克魯銳之籠。以山勢斗絕。非鳥莫上。而古木又爲鳥棲之所。生人與之。毋巢。故名。室以籠室勢。橢圓樹隙。以枯藤苦竹補之。編作籬形。屋頂則濃蔭積翠。與山峰爭黛色。余與雅南入此籠室。室內寬廣可容五六人。室本倚山爲壁。山壁當中凸。

起形圓如柱。主人鑿空其中。得一小竅。用爲煙突。置爐其前。山石深黑。煙起縷縷。與右同色。見者莫辨。不知此間尙有生人。克魯銳居此中寢處之處。甚夥。深穴爲廊。曲溯爲徑。下至狐狸之窟。亦空之以作休息室。此籠室乃其公謙處也。自宅可敗穢黨。敗後。黨人或死於斷頭臺。或逃至法國。惟克魯銳則據此爲安樂國。雄長其曹。處此已五年矣。外人固不知其姓名。卽黨人亦罕知其處。使其從者不時入城市。探黨中事。并政府所爲。一事發生。無論巨細。伊必知之。克魯銳旣據有此山。立法尤爲精密。山上下俱設巡邏。以防不測。遇政府有捕黨人事。則守望愈嚴。余與雅南夜間行至山下。邏卒疑爲政黨。故捕之急。方余與雅南入時。克魯銳近壁爐而立。衣常服。着睡帽。手一菸斗。蓬蓬出煙。如濃霧。望之如國主。迓使臣。貌肅而禮至。見雅南近。與執手。意頗歡迎。笑謂之曰。余自脫身刃隙。遂遞入此山。不期復與密斯忒雅南相見於人世。又回顧余曰。此小友爲誰。可語余以姓氏否。雅南爲余介紹見之。亟道余家世。雅南與余晤面。至今余間與語及家事。伊殊不介意。遇人必盛稱余世。閱余驗之。屢矣。

克魯銳延余坐室中。壘石爲几榻。狀極古峭。克魯銳曰。余室雖陋。曾延帝者居此三日。顧雅南曰。此帝者君應識之。雅南微頷之。似不欲其多言。昔日英帝有翁婿爭立事。宅可敗穉黨奉翁爲帝。戰敗逃出。不知所往。乃舉鴉希鹿代之。克魯銳所謂帝者。指逃亡者言也。克魯銳以酒款余曰。吾等且進食。食後作葉子戲。余不近此者數年矣。幸與故人相見。且盡興爲樂。雅南則告以考林中彈事。克魯銳曰。余前日已得此耗。遂縷述余二人所遇。如經目覩。言訖。舉杯與雅南手中杯相擊作聲。曰。願祝吾皇帝萬歲。疊進巨盞。余旣得酒。神氣大復。談笑遂如平時。克魯銳性與人異。居山中久。益養成野僻之性。彼之坐臥。咸有定處。卽置杯提壺。亦有定所。所炊梁肉。必自手調。治時與余二人酬答。仍目注爐上之釜。僕從遠立。不聞呼不敢入。克魯銳處此荒山。猶有管轄其衆之權。衆人畏之如虎。食已。遂作葉子戲。克魯銳自言生平酷好此物。逃亡時必攜之而遯。惟不屑與僕從共局。日對此具。如饑者見食。不克入口。其苦彌甚。言已大笑曰。吾感彼暗殺之人。以一彈子逐君等至此。使共此局。妙哉。此舉局旣

盡。余與雅南卽宿籠室中。曉色初動。卽聞克魯銳笑聲。此笑聲遂逐余出夢境。披衣起坐。主人已候於籠室之外。繼而一修髮匠至。爲克魯銳修髮。瑣瑣爲道新聞事。克魯銳聆之益狂笑不已。余亦不解彼笑爲何事。但覺喜氣溢滿。此室令人歡喜。亦因之而笑。方余兩人奔走亂石間。不意今日乃開笑口。顧克魯銳喜怒亦自無常。有時喜悅則籠室生春。一變爲忿怒則嚴霜晝凝。并支屋之松杉亦爲之變色。此間居者咸聽命於彼。有訟事亦白彼爲判決。黨人見之如見獄官。一經決議。雖辯者不復申論。克魯銳執法殊嚴。雖其親匿不少假以詞色。以彼爲黨魁。政府方懸賞購之。一經人指示所處之處。千鎊可立至。彼黨中人甘受鞭扑。無一言者。此理至不可解。遊木士之得人心乃遜彼遠甚。彼日以平等視其僕從。猶不知感恩。竟或反噬。克魯銳則叱之如犬羊。人人股栗。且甘爲之死。有時兵士已至山下。去所居甚邇。似未之見。蓋兵士中亦有黨人。雖食政府之餉。仍暗爲之助。余居此數日。克魯銳每食必以肉。或牛羊豚豕。偶有缺乏。則取之山中。若獐兔之屬。冬日雪深。生物不可得。其從者乃殺

馬。飼。之。克。魯。銳。食。已。必。進。檣。檬。汁。少。許。嘗。謂。余。曰。吾。不。嗜。此。味。所。以。每。食。必。進。此。者。
曩。日。吾。帝。過。此。最。喜。此。物。吾。每。日。必。思。吾。君。飲。之。以。爲。紀。念。品。耳。克。魯。銳。忠。於。所。事。
暇。時。卽。演。說。舊。帝。出。亡。之。情。况。曾。於。某。日。至。此。坐。某。石。置。杯。某。處。今。我。所。布。置。亦。如。
舊。日。言。時。指。其。置。杯。處。曰。昔。時。亦。同。此。景。况。几。榻。壺。盞。均。如。此。式。吾。君。竟。不。知。亡。至。
何。所。言。訖。淚。隨。之。下。吾。念。此。人。殆。深。於。性。情。者。其。感。下。亦。必。以。此。黃。金。白。鐵。可。以。驚。
喜。人。於。一。時。不。若。以。至。性。入。人。如。飲。醇。酒。乃。無。復。醒。覺。之。日。克。魯。銳。泣。已。又。作。歡。容。
曰。不。可。虛。此。好。日。我。輩。更。作。葉。子。戲。卽。取。葉。子。置。石。几。上。余。生。平。雅。不。喜。此。幼。時。聞。
吾。父。云。賭。博。能。易。人。心。伎。求。欺。詐。之。事。均。由。此。起。喪。失。吾。心。較。喪。資。爲。巨。余。奉。父。命。
誓。不。近。此。昨。以。初。至。不。欲。遽。拂。其。意。勉。盡。一。局。此。日。乃。不。欲。再。蹈。前。轍。謂。克。魯。銳。曰。
余。素。不。喜。此。願。密。斯。忒。勿。強。余。克。魯。銳。意。似。不。悅。雅。南。曰。吾。友。誠。篤。彼。不。願。爲。此。余。
且。與。君。爲。此。戲。克。魯。銳。曰。兩。人。對。局。殊。無。興。味。言。時。意。仍。欲。強。余。入。局。余。曰。非。我。不。
可。吾。父。曾。以。此。囑。余。吾。不。敢。欺。余。以。克。魯。銳。性。情。中。人。故。以。此。感。之。乃。此。公。性。至。剛。

復初不欲人違其旨。遽言曰：止。止。勿絮絮。彼處有一石榻。君可就寢。余飲酒過度。近榻卽昏昏入睡。鄉時醒時味。醒時猶見燈火熒熒。知雅南與克魯銳賭局未已。時眉脊分風狂震。谷藤編之壁。因風爲凸凹。似有人推挽之。余輾轉榻上。驟覺頭痛如裂。病已因風送至。附入吾體。余因病而呻。雅南近榻視予。并告余已得多金。山中固有醫士。旋來診君。繼而醫士至。所操土音。余不能解。病來不識。重輕亦以不解。伊語爲得計。雅南方視余時。聞克魯銳呼彼入局。余病中自榻上視之。見余友座前金錢燦燦。爲數似夥。雅南本祇餘四幾尼亞。得此幾益十倍。此去當不虞困乏。次晨。余病勢已減。風亦立止。皎日穿戶而入。其色絕麗。視儿上雅南。猶與克魯銳作葉子戲。似宵來未眠。直至日午未已。日影照雅南坐處。昨夕燦燦之金已歸。烏有時近午餐。克魯銳喚余進食。余胸胃漲塞。無芥子空隙。卽搖手以示不欲。侍者乃餽余以酒。酒中含苦質。似有藥水滲入。余飲盡。頭痛良已。雅南行近余榻。見余似有慚色。初以首親余頰。以驗余熱度之輕重。然其意似不在余病。低語曰：君囊中所儲金錢。能畀余乎。

余曰。君假資作何用。雅南色大赧。曰。余負矣。須得君資爲母。藉以求子。余未答。雅南曰。君不欲假余耶。余病中不勝其矜。遂盡出所有畀之。雅南躍而去。久之。更無消息。此日午後。余病大痊。能扶牀而起。行至室門。見克魯銳近門而立。巡卒來報者。頃三五至。伊以人言代新聞報紙。余在側聞之。知政黨之兵已盡去。私幸吾二人可行矣。回視雅南。方引几而寐。其睡容似頗不適。卽軒。駒聲中亦挾有怨恨之餘息。克魯銳因余不與共賭。意頗不懌。余病兩日。亦未至榻前審視。余以彼爲主人。不宜置不與言。趨與共語。克魯銳曰。君聞之否。山下之兵。今已散去。君病愈。足力健否。余曰。吾病已大愈。能行矣。時雅南亦欠伸而起。目注儿上。葉子似有所思。余見儿上。葉子縱橫。不知孰爲勝負。以理度之。似負在雅南矣。余謂雅南曰。今日好日已出。余病亦止。君擬何時就道。雅南不語。仍目注葉子。似將使葉子告余者。余又問之。雅南曰。大假。吾負且盡。奈何。余曰。吾資若何。雅南曰。負矣。當時我向君假資。君固不合畀余。果靳不吾與。安至於此。世間賭人。乃有殊性。伊不自咎。反咎余。假資事殊可笑。余注視其面。

相對無一言。久之。克魯銳忽謂余曰。我不慣見此態。君果需作路資。願以原金畀君。且增益其數。以贖君行。余聞之。喜出望外。而雅南意似不屑。克魯銳方探囊出金。余思雅南果不肯受。事將奈何。近謂克魯銳曰。請君至室外一言。君許我乎。克魯銳隨余出。余曰。君誠大度。然吾友素性偏急。余語未畢。克魯銳曰。此亦何云。大度。我特借此以娛客耳。誰以此爲生涯。區區之金。且不能活一鼠子。若云。伊性偏急。余將跪奉此金。伊詎必見拒耶。余見彼又作忿語。急以善詞慰之。伊色少霽。謂余曰。吾在此間。友朋過我。咸欣喜而去。雅南素重信義。若以原金畀之。伊必愧赧無地。較之失金爲苦百倍。然長途無資。何以行遠。似愧赧又屬小事。余喜曰。君言是也。克魯銳曰。請以金存君處。勿使知之。此策差可。余曰。君策良善。余愧君矣。克魯銳乃出金畀余。并益以二幾尼亞。余謝而受之。

第二十四章

是夕克魯銳使人送余與雅南出山。渡伊佑次湖。湖側之舟。克魯銳備以出亡者。今

以送余二人。舟行如駛馬。四面岑寂。惟聞水腥刺鼻。雙槳入水。款乃有聲。雅南與余坐舟中。默無一言。彼知余取金回。心大不悅。又因盡負余資。意增慚怍。余則恨彼當患難之際。猶耽安樂。致失多金。幾不能就道。二人之言。因此而斬。遲久不語。語愈艱澀。弗出。此時金咸在余衣袋中。未出以示雅南。伊固知之以慚。繼忿。遂與余鬪。雅南忽謂余曰。與君兩次冒險。今至此間。爾我誼應日篤。似不宜略存芥蒂。余曰。我焉有不滿君處。雅南言時。聲顛甚。余木然不爲動。雅南曰。君果無說語我。我將有一言告君。惟余言既出。不願受君責備。余曰。我何事責君。雅南曰。君責我之意。蘊之腹中。甚於宣之口齒。余笑而不言。意至冷淡。雅南曰。此去惟有高山。當無險境。君思舍我去耶。余固有是心。特未與雅南言之。不知彼何以窺知吾隱。此時余不能不自欺其心腹。強辯曰。余實無是意。奈何誣我。余自舟中遇君。以至此日。互相倚賴。惟前在平原時。因倦極睡去。以致失候。是爲余咎。雅南曰。余不以此咎君。且君對於此事。亦不得謂有咎。余曰。君既不以此咎我。何欲我舍君去。吾雖稚弱。不喜半途廢弛。況吾與君

爲患難友。終身不能忘。雅南曰。君爲此言。良厚。然余有兩事。心實自歎。旣賴君力出。余於難。又負君資。平日雖十倍此數。亦不難咄嗟辦。惜今非其時。余玩彼言。有揶揄之意。怫然曰。君爲昨夕事耶。若論此事。咎實在君。我輩身在患難。豈行樂時。余資雖微。然實爲購取生命之具。吾命固無價值。此兩枚幾尼亞。亦無價值。且微論余資。卽君囊中物。非遮木士妻典質稱貸來耶。伊夫方在獄死。生均未可定。伊一婦人。所以酬資活我輩者。因與伊夫有密切關係。寄彼性命於我兩人之身。以伊家性命論。又當值幾許。君孟浪一擲。是合遮木士之妻子與余之性命作孤注也。君忍爲此耶。君賦平心思之。當自咎不應咎。余雅南聞余言。汗出如瀋。默無一言。時舟行已至湖濱。舟人告余。自此過帶噴。卽至佛思上流。以達東南省。雅南不喜此道。爲此處有堪伯露姓。實爲彼仇。擬由此行兩日程。繞道至士求爾梯。此處居人。皆與雅南爲同姓。舟人曰。此道旣遐。政府屯兵尤夥。經此殊不便於君。由我之策。皆亂山無人之境。君此去非爲遊覽。當不苦岑寂。余又慫恿之。雅南遂從余說。就道三日。出入重嵐疊嶂間。

不見一人。惟泥中留有獸迹。引爲導。即天復陰沈。朝霧暮雨。日月咸避。此地荒寒。深匿不出。日夕不得火食。腸胃幾凝爲冰。惟喜無兵躡吾後。此心不至驚懼而碎。冥行三日。靜極至無聲息。兩人亦無言問答。天地黯墨。作死灰色。林中但有鳴鵞。亦噤不復啼。一日將暮。忽聞河流有聲。此聲印入腦中。腦汁始有生氣。顧河聲絕怪。極似人號。吾幼聞人云。凡深山窮野中。爲鬼神所棲。昔有河神名客露披者。每作聲似人哭泣。必俟有人溺斃。其聲乃止。此聲之怪特。殆客露披之神爲之耶。聞之心戰不止。雅南似知余意。近余而行。沿河行約五六里。河轉而西。余二人背之東去。號聲漸遠。漸低。如人呵氣聲。繼如私語聲。余幸脫客露披之口。膽爲之振。計行此中三日夜。恍如十年。方吾著書時。上帝已畀我以安樂之境矣。染翰至此。猶覺行行冷淚。自墨。潘中浮溢而出也。行至第三日之夕。兩足痛如束械。山側泥滑。與雅南聯臂而進。第四日清曉。宿霧盡消。曠曠好日。迎余作笑容。賀余出險矣。

第二十五章

出山後。陡見民屋鱗比。喜此身復覩人世。此處居人。皆宅可敗稊黨。祇士求爾稊與馬克仁二姓。居人出見雅南。知爲黨中著名之人。禮之如上賓。余二人居此二十五日。勞筋暫息。腰脚愈健。乃復就道。此時偵捕之信漸懈。行路較前爲安。而川資已罄。於此無可稱貸。惘惘焉殊不自適。余欲往紹斯。見律師阮客樂。求伊臂助。冀獲我應承之產。果失物復得。余將立成富翁。設竟弗成。則將爲道饑。道饑與富翁祇去一間。入此出彼。更無中立之勢。雅南則欲往法國。余二人此去必經佛思河。河有士罕林橋。尙有屯兵。過此卽無患矣。次日至河側。雅南曰。過此卽爲東南省。抵君故鄉。我將別君去。顧此河爲余二人分途之處。亦爲死生分途之處。君知之否。余曰。君言良是。我能生與君別。斯爲幸事。時已望見河流。並見隔河。轟幄撲地如亂塚。得過此處。儼由窰窰中躍身而出。否則此纍纍者。實爲余埋骨處矣。繼聞笳聲徐動。旗影閃閃。似已招余魂去。余自與雅南逃亡後。所歷萬險。至此以成尾聲。使死於啟行之始。死亦至輕。今因飽歷諸艱。覺此身倍增價值。此時一生一死。一富一貧。交戰胸中。腦汁爲。

之。淆亂。至河側。日已將夕。雅南欲待夜深時行。此時至夜半。相去僅四小時。此四小時。乃彌覺難度。新月初上。瘦僅如眉。橋影入河。水流不去。村犬遙吠。聲入碧空。生人遐想。此橋在歷史上。頗著名於吾兩。人生命亦絕有關係。橋上靜無一人。可健步而過。乃虛怯不敢遽進。此時舍流水外。別無聲響。久之。似有人出。余身後。回首視之。乃一婦人。攜一短杖。徐行過橋。聞彼短杖著橋板上。隱約有聲。自近而遠。此人去時。余將隨之去。忽聞遠處人語。似一巡士詢此婦人何來。余聞之。大震却步。雅南癡立岸側。對月若有所思。久之。不作一語。余更焦急無措。念過此。則可爲富人。今在此。則仍爲罪犯。此橋竟不能助余。而流水潺湲。更不解人疾苦。雅南仰思。爲時至久。忽謂余曰。我二人於危處求安。乃得生路。此橋爲兩省分界之處。過此卽達彼境。政黨守之必嚴。詎容余安步而過。余曰。然則泅而渡耶。雅南曰。此處雖名爲河。實海股也。水深不知幾許。又焉可泅。余曰。然則如何。雅南曰。渡河祇二策。非橋梁。卽舟楫。余曰。更從何處得舟。雅南未答。循河而行。愈行。河亦愈寬。盡夜乃不見一楫。天將曙時。已近海。

濱。望見虧因弗累。卽后茜森賺余登舟處也。彼間田舍半爲余家。舊壤青疇萬頃。若
跣。足以待主人。余時囊中存金至乏。僅餘三先零。徒戴此價值百鎊之頭。不能易得
一錢。以意謂政府懸賞以購其頭也。曉日旣出。至一村。落此村僅十餘家。而氣象豐裕。不類窮鄉。余
二人入一咖啡店。購得麪包少許。至樹林中分食之。雅南謂余曰。適購麪包處。君見
彼婦人耶。余曰。見之矣。貌似不惡。雅南曰。余非賞其貌。意欲得彼之憐耳。余不解其
意。雅南曰。君且隨余來。余已得一策。雅南囑余伏伊背上。且行且呻。余如其言行之。
復至咖啡店中。婦人見余。意甚駭異。雅南不待彼言。急向之索酒。飲余。意似焦急。婦
人趨前問曰。此子殆遇疾耶。適來時尙如常人。何猝變至此。雅南曰。此子以髫年遠
行。猝遇此疾。余何以堪。婦人曰。此子乃徒行耶。君盍爲之覓代步。雅南曰。馬耶。車耶。
吾焉得多資。供彼揮霍。婦人曰。此時君將何往。雅南曰。行程至遙。此時則欲覓一醫
士。以治其疾。密昔斯知有勿列特醫士乎。所謂勿列特醫士者。居虧因弗累。頗著名。
於時雅南故爲此言。冀得渡此海股。余窺知其意。呻吟愈厲。婦人曰。此君家在虧因

弗累。必過此海股。乃克見之。言訖自去。意似不屬。頃又攜麥酒一瓶。置余前。曰。此酒可已君病。試飲之。不取值也。雅南曰。此子病幾殆。吾囊金又至鮮。密昔斯既憫此子。盍爲覓一舟。使就彼岸。伊病得醫。乃有生路。婦人未答。意似憐余。余又哀之曰。密昔司知有阮客樂其人乎。婦人曰。知之。此人爲律師。頗著名。余曰。余卽往尋其人。若至彼處。當不吝厚酬。婦人曰。吾自憐爾。不在報酬。子行矣。吾爲子謀一渡航。余聞言狂喜。未敢遽作笑容。慮笑聲一出。不類病者。仍作微呻不已。余直以呻代笑矣。是日夕時。婦人覓一舟至。此家臨水。艤舟直至其門。余聞雙槳鼓水聲。此心已躍如狂潮。登舟卽行。頃達彼岸。

第二十六章

余旣至。虧因弗累舊遊之地。街市景況。仍如昨日。余則衣飾襤褸。形如乞丐。不惟羞見此間之人。且羞見此地草樹房屋。俛俛不知何向。天色甫明。市間漸有行人。見余咸不之顧。詎知余爲此間巨室。應承受田產之人耶。顧余此事乃大難。一身孤寄。瀕

中祇餘三先零。卽往見律師。彼設問余曾操何據。與叔興訟。余將以何說答之。喜阮客樂與伊奔尼責有隙。果能助余。伊必允諾。惟以狀類寒乞之人。往尋律師。覬覦巨產。聞者必嗤余爲狂。此辱更何能堪。往來市間。絕無善策。時雅南獨宿旅舍。方候余好音。冀余事成。伊卽措資往法。飛鳧在天。老饕已調鹽豉。以待此想。殊荒幻可笑。余且行且思。見一巨宅。牆宇極峻。階石上臥一犬。睜睜視余。復自磨其頰於爪上。意似至適。余方佇視。室內一人走出。此人貌極魁武。眼戴晶鏡。見余上下審視。若甚注意。問曰。小友自何處來。余曰。自西北省至此。將求見阮客樂先生。君能指示我乎。其人曰。余卽阮客樂。君以何事見詢。余愧甚。卽舉手爲禮。曰。先生能與余共語五分鐘耶。阮客樂曰。吾尙未知君名。請示我姓名。再與君接談。余曰。余名大隈。姓撥爾佛。阮客樂作驚異色曰。君卽大隈撥爾佛耶。君自何處來。余曰。適已語君。余自西北省來。實則在余意中。亦不得目爲西北省直名爲險惡之地。自墳塚中來耳。此語極繁瑣。非立談能罄。君許吾入語君乎。阮客樂視余面。復審視衢路。似凝思所往之處。與所事。

之緩急。繼而曰。可矣。請君隨余入。既至廳事。阮客樂謂余曰。君請擇簡要者語我。勿爲瑣瑣語。時間至寶貴也。所操爲臘丁語。余亦以臘丁語答之。阮客樂意似重余。卽於匣中出書一冊。謂曰。君且言已事。余曰。余自信紹斯之產。余有應承襲之權。阮客樂對書審視。又仰首視余。待余更言。余曰。吾生於愛筮登村之西。生時爲一千七百三十三年。阮客樂又視其冊。余曰。吾父名亞歷山大。姓撥爾佛。吾母名披塔佑。吾母爲安加士族。吾叔名伊奔尼貴。卽現據有此產之人。余每有言。阮客樂必視其冊。似冊中誌有此事者。忽謂余曰。君言是矣。然君此時究有據否。余曰。凡我所經。咸足爲據。惟此事至繁。非一言可盡。阮客樂曰。君所經事。去已無迹。究有可憑之物。能爲佐證者否。余曰。吾友堪伯露與吾父爲至交。當知此事始末。或可爲證。阮客樂曰。君曾至伊奔尼貴家中否。余曰。不至伊家。何至陷余於難。阮客樂曰。君曾見伊友后茜森否。余曰。見之。卽此人助彼爲虐。幾致余死。阮客樂曰。此說乃至有味。請盡君言。勿拘所限之時間。余乃將被害之事。暨遇雅南事。約畧言之。阮客樂曰。君謂巨艦沈沒之

處。爲何地名。余曰。彼處爲禡露島。余所住之島。名伊銳得。阮客樂出筆誌之冊中。又笑謂余曰。君輿地。乃至精熟。過余遠矣。繼又曰。君在伊奔尼賚宅中。未思及遺產事乎。余曰。余隨叔至此間。乃確知吾父爲伊兒。余爲應承襲之人。卽思面君。乃未及來。已入彼陷阱。今復得自由。乃訪君以申吾枉。阮客樂曰。君言艦沈於九月二十號。今已十月十四號。此月餘。君往何處。能語我乎。余曰。此事俟君許余相助。乃能直抒胸臆。阮客樂曰。我未與君立約。君乃思制我耶。凡涉訟必始終符合。乃不憚訊官盤詰。否則君事卽裂。吾名亦墜。兩無所利。余思此事殊有關係。今雖逃至東南省界。尙在政府管轄之境。入若確知余與雅南事。傳之於外。將大不利。遂謂阮客樂曰。此事綦重。君允助余。乃敢詳細告君。吾昔時因信人過深。乃蹈於難。今更不願再蹈前轍。且吾叔多資。居與此近。安知彼不求助於君。阮客樂曰。是誠有之。君家伊奔尼賚。曾至我處。所謀卽君家田產事。余因與君父相識。畧知此事緣起。冊中所書者是也。方君去後。牧師堪伯露來此覓君。伊奔尼賚謂君多金。使至來登留學。堪伯露以未得

君函終覺所言非實。與余言之屢矣。嗣後后齒森返里。云船沈海中。君已溺死。余甚疑之。今見君。乃知此事委曲。君能語我以一月餘之歷史。余卽助君。余見其語語沈擊。乃舉考林被殺事告之。阮客樂嗟歎不已。曰。君所冒之險。直合魯濱孫飄流記。與毆得些遇險記爲一人。可憐哉。孺子。實告君。我與君父昔爲至交。君父性慙。因一事相忤。不相見者七年。然故人之情。至今耿耿。君爲我故人子。今患難投我。我自樂於援手。以報死友。言訖。卽呼僕備食。出新衣兩襲。使余易之。

第二十七章

余易衣畢。阮客樂引余至一室。與彼共飯。余驟得此華衣美食。似皮膚心腑同時更易喜樂。至不可名狀。阮客樂曰。君宜靜聽吾言。吾爲君道往事。此事語殊近褻。不合以故人隱事。直語其子。然不明言。君終不明晰。吾且言之。君父因一念溺於情好。遂至陷身窮窟。並禍其子。事可哀也。阮客樂言畢。余誌之心。鬲今乃筆之。吾書阮客樂曰。爾叔伊奔尼責。今老醜矣。少時貌至美麗。每行市中。見者咸驚其姣。伊少時。尤有

大志。彼時革命風起。伊思投入黨中。賴爾父拯之。得免於死。後與爾父同眷一婦人。情好甚篤。爾叔自恃其貌。謂必得彼美憐。料爾父必非其敵。顧此婦人乃不以面目別愛憎。卒注意爾父。日與爾叔疏遠。爾叔知之。大忿。遇人輒揚爾父之醜。如演說家之談小說。爾父性柔弱而善讓。願以此婦歸之。此婦弗允。爾父無如之何。且溺於情愛。不忍拂其意。又不容於衆口。乃挾此婦人而避。此婦人卽爾母也。爾父既日守貧。況以對豔妻。不敢與伊奔尼責索取田畝。紹斯人均不愜。爾父亦羞與若輩相見。從此紹斯之地。遂無爾父足跡。我識爾父。蓋在彼未訂婚時也。爾叔雖擁此厚資。名譽亦因之日墜。里人自不見爾父。咸疑爲伊奔尼責謀殺。嘖嘖遂徧人口。爾叔既不滿於里人。益爲鄙吝橫暴之事。以冀盈其慾壑。爾父喪資。爾叔喪名。其實皆由爾母。余聞言赧甚。問曰。紹斯之產。究應余承襲否。阮客樂曰。田產自宜爲君。有君父當日。旣未簽字。與伊奔尼責。伊奔尼責又未生子。此產固君囊中物。惟君叔視一先零。巨如磨盤。安肯輕割己肉。此事須籌善策。余曰。伊旣陷吾父於貧。又陷吾於死。情義

盡矣。惟訟庭能了此事。更無他善策。阮客樂曰。此事大難。伊固不足惜。惟訟則揚君先人之醜。且君初自西北省歸。考林被殺之事。猶在人口。君友又爲黨魁。一揭其覆。於事滋不利。以我策之。善解爲宜。余曰。如何可以善解。阮客樂曰。彼屈處在賣君爲奴。此事今已無據。必得據。乃能使彼服罪。余曰。此事惟彼自知之。彼安肯自認。且安得證人。阮客樂曰。余即可爲證人。惟須彼自認明。乃能制之。少頃。阮客樂顧其會計人曰。陶倫思君今晚隨余行。並攜楮筆往。余將爲審官矣。言已而笑。余亦莫解其意。問曰。君卽爲余理此事耶。阮客樂微頷之。似不欲告余以端緒。惟亟詢雅南所居處。余具告之。食已。偕余出。陶倫思隨之行。至市中。往來之人。見阮客樂。咸舉手爲禮。其敬愛悅服之意。見於眉睫。吾意此人居此。得絕好名譽。殆與吾叔爲反比例。繼行經蕭斯店。此吾與羅斂木飲酒處也。破几依然。吾友之骨已委於藻末。英銳後生。乃不如此朽木耶。遙見海水。色澄綠。卽吾攀欄狂呼處。怒濤有聲如話。余舊事時。夕陽慘慘。已掛樹尖。景色悽迷。益增慨惻。繼至雅南所宿旅舍。余爲彼介紹。以見阮客樂。陶

倫思雅南見余身易新衣。意甚欣悅。入座後。同議此事。久之策定。阮客樂謂雅南曰。我與君爲此劇中正角。須作意爲之。雅南曰。唯。此事關吾友一生枯菟。君計至周密。吾願任此役。不致僨事。遂偕行至紹斯。時天已深黑。視樓上燈影微閃。絲絲由百葉窗中瀉出。蝙蝠飛舞如昨。余急與阮客樂陶倫思避之。牆陰雅南獨往叩門。

第二十八章

雅南叩門久無答者。惟空際回響應之。再叩再鳴。忽見樓窗洞開。知吾叔來矣。伊奔尼責探首下視。叱曰。此何時矣。有何急事。來此剝啄。君爲何人。弗行者。吾彈出矣。余念此老。乃慣爲此舉。直以手中短銃爲應門之童事。大奇絕。聞雅南呼曰。君休孟浪。吾自有事奉白。伊奔尼責曰。君何名。告余何事。何人遣君來。速告余。雅南曰。此時未便以姓名告君。然此事至有關係於君。伊奔尼責曰。究爲何事。請示我以崖畧。否則昏夜扣門。此扉斷不爲爾啟。雅南呼曰。大僂撥爾佛。伊奔尼責一聞余名。似受絕大恐怖。聲音猝變。曰。是何言。雅南曰。尙欲余盡其說乎。言之。於君殊弗利。我此來實爲

君也。伊奔尼責曰：勿多言。吾且啟關。言訖。窗合矣。吾叔之扉。極嚴謹。兩次皆聞余名。而啟。大僂撥爾佛。字殆啟。此門之鑰耶。久之。門啟。余叔出。延雅南入室。雅南曰：吾性與常人反。始則君禁余入室。余必欲一窺堂奧。今則不往矣。吾所欲言者。卽於此階石上言之。吾叔曰：客旣不入吾室。在此亦佳。吾家階石。乃淨於編戶之几案。與君坐此。小語亦佳。雅南曰：立談可也。吾叔曰：君究爲何事來。所謂大僂者。爲誰。雅南作笑聲曰：君乃不識此人。吾叔曰：余卽識之。君又以何事見教。雅南曰：吾爲蘇革蘭西北省人。吾之姓名於此事無涉。言之徒爲贅文。故不必爲君道及。我有友人。居處與禰露島相近。一日有一商船行近島側。遇風而覆。吾友偶經島下。將尋覆舟碎板。以助爐火。忽見一童子。爲潮水推至沙際。氣息僅續。吾兩人扶至室中。飲以沸湯。童子漸甦。留吾友家將近二月。吾友本窮士。供其食飲。久將不濟。聞此子之叔巨富。囑余謀之。其人或送至伊叔家。抑別有措置。此子蓋名大僂撥爾佛。雅南言訖。目注其面。叔父作乾嗽不已。此乾嗽蓋僞作也。嗽久之。乃作聲曰：此子殊弗善。余深不悅其人。雅

南曰。君慮余向索兩月飲啖資耶。貧家二餐日僅粗麪包兩三枚。資應弗鉅。君母震懾。余叔曰。此事絕微。償亦無害。惟此子爲余所惡。不樂過問。生死聽之可也。雅南忽大聲曰。伊非君姪乎。君乃爲此言。余叔聞言似懾久之。曰。我生平乃不知名譽爲何物。外人呪我者多。何屑此言。雅南曰。君既不納汝姪。吾友又乏資。然則任彼所之耶。余叔曰。君不聞我言乎。生死且聽之。焉問所往。雅南低言曰。君不顧虛名。須思避實禍。此子歸。或有不利君處。君知之否。往昔后茜森得君厚資。非爲伊耶。余叔又作乾嗽聲曰。容余圖之。此事乃如迅雷出。余意外。雅南曰。今有兩途。一則使彼生。一則使彼死。余叔曰。君殆癩發。吾何事欲死。吾姪雅南笑曰。我非癩發。爾實喪心。君果不欲死。彼耶。吾叔又乾嗽不已。久之。無詞。雅南又曰。爾有兩罪。知之否。叔父頓聲曰。我有何罪。雅南曰。一爲謀產。一爲謀命。吾叔又作乾嗽。雅南低聲語之曰。爾若多與我金。我卽殺之。以滅口。此事當值幾許。君自揣之。昏夜訪君。蓋爲此也。余叔喜曰。謹如君命。價值若何。請示我。雅南曰。君旣免罪戾。又得巨產。此值當非細。余叔曰。數鉅。吾何

能堪屠一牛。價祇數十先零耳。雅南曰：此事大與屠牛異。我爲此事，須剝喪吾之天良。試問天良之價，當值幾許？叔父曰：君究須金幾何？雅南曰：爾初與后茜森之金幾許？今當倍之。叔又作乾嗽曰：此事何人語？君何由知？后茜森事。雅南曰：后茜森爲吾友，吾知之稔矣。君何必曲諱？后茜森受君資，不能了此事。吾今諾君，必有以報命。吾叔曰：君與后茜森爲友耶？雅南曰：此人與余爲至交。君事皆彼語我，否則一窮島垂斃之人，我輩何爲參之？至今惟深知君此事故，挾之期得代價也。余叔曰：實告君。吾與彼二十金鎊，伊允余售之北美，永無還期。所售之金，亦爲彼得。嗣聞中途舟覆，余謂此子已溺斃於海。不料又爲君得。我爲此子，乃再損吾巨金。言訖，頓足不已。方彼頓足時，阮客樂已至。牆陰轉身出，余與陶倫思隨之。阮客樂謂雅南曰：密司忒濤木森名假君善爲言，阱不負所囑。旋與余叔道晚安。余亦出面。吾叔陶倫思當雅南與余叔言時，已直錄二人語。笑曰：君計狡哉。幸君乾嗽不已，聞絕詞鋒，余筆幾不逮君。舌言畢，出供詞，遙示之急藏諸衣袋中。

第二十九章

余叔見三人自牆陰出。驚極而瘖。目直視如遇鬼祟。雅南挾之入。余與阮客樂隨之入室。至廚下。見餘火僅存黯黯。如人將死。余叔此時不言不笑。神采與爐中之火相似。伊所持燭。置樓級下。閃閃風中。燭淚滿集。其下。余捧之入厨下。照見余叔面色青紫。終無一言。驚懼無措。世間身心俱泰之人。腦力至充。膽亦絕巨。若生性險毒。平日處心積慮。與鬼爲近。畧受驚恐。卽遞入鬼境。余慮彼羞見余面。一遞不返。憶橱中有藍色藥瓶。急取出。灌之。頃之。甦矣。敢目四顧。見余四人環立其側。幾不知身在何所。久之。乃復其知覺。慚沮之態。似欲埋首入地。余意憐之。雅南曰。君休自忿。此事仍從和平議決。不宣之法庭。阮客樂曰。老友。此策乃余爲畫之。君休怨余詭譎。君已逝之長兄。生陷窮窟。垂三十年。境況至慘。此事經余和平裁判。君仍不失爲富人。君切勿慚悚。已往之事。逝者已攜之入黃土。不復留影人世。願自今永永忘之。余叔時尙不能語言。微點其首。淚簌簌落矣。阮客樂又謂雅南曰。密司忒濤木森。此事當以君爲

首功。余趨前謝之。阮客樂顧余曰。大假。君速以鑰啟櫥取酒。爲余三人禦寒。且旌今日之功。余取酒列几上。此酒乃余叔頻年所儲。藉以下糜者。今乃以供衆飲。其意不知云何。彼巨產。且將破裂。當亦不惜此酒。飲酒既已。阮客樂攜余叔至別室。與議此事。久之議決。以彼產三分之二畀余。另由余叔出資給律師阮客樂。並厚贈雅南。贐儀議既定。時已夜分。余與阮客樂諸人。卽宿是間。余叔歸其寢室。余念此夜乃爲余最安適愉快之夕。前次露宿荒野。藉草爲茵。仰視星斗。閃閃如人眼。開合野蟲。夜啼哀猿。時叫如詛。如咒。更不知己身當死何所。又前次寄宿此間。衾枕瘴濕。蝨伏終夕。其勢直類竈下之犬。今則儼然爲主人矣。心意交馳。喜極乃不能睡。微聞雅南與阮客樂。軒駒聲。此先後互相應答。若合力逐我於睡鄉之外。乃知安樂中亦有苦境。繼而亂鴉已噪。曙色穿窗而入。卽披衣起坐。見阮客樂曉夢方酣。其趣至永。余一人啟戶獨出。周行宅外。見田畝間新種之麥。尙伏土中。如人初胎。未見天日。此地冬暖。草色留青。余重履先疇。覺此淺淡青痕。較春夏間濃綠尤多。生氣念吾此後半生。溫

飽。已可操券。惟吾友雅南尙未結局。彼遮木士之妻愛我尤摯。必思得一拯救之法。於心始安。時曉日曠曠。益增喜氣。余乃返。中與阮客樂議遮木士雅南事。

第三十章

時阮客樂諸人洗沐方畢。俟余進早餐。食已。余舉遮木士事。求策於阮客樂。阮客樂曰。雅南自此至法。果得多金爲助。途中必無阻隘。惟遮木士已陷身虎口。拔之匪易。此事惟葛顏蒂可爲臂助。吾爲君作書。至巴路。求彼爲君介紹。以見葛顏蒂。事或有濟。余曰。葛顏蒂何人。阮客樂曰。此人爲英國大律師。能出人於死。今世更無出其右者。余喜極。促之作書。阮客樂爲作兩函。一至林恩銀行。一至巴路。午餐後。阮客樂與陶倫思行矣。余與雅南同至壹丁不兒厄。余叔自昨夕定議後。愧赧之念。反其天真。見余亦漸生骨肉之愛。余行時。親送至門側。掩戶而返。不復加鍵如前。似慳慳鄙念。亦漸付達觀。余前行。與雅南話昔事。此時去路。卽余來時所經。於某所遇一御者。某所遇一婦人。名客老吞。並所語我者。一一誦之。如理讀過之書。雅南復敘述昨夕來

意頗自得。又論及邇木士事。余謂此行將入都城。設有西北省巨官。在此望見雅南。事殊不利。雅南頗韙余說。及夕。雅南別余。擇一小旅舍宿焉。臨別。囑余至壹丁不兒。爲覓某律師。與商至法事。余誌之行冊中。卽與彼握手作別。經一小山。回視已不見吾友所居之屋。惟見壹丁不兒。厄都城。矗立雲表。自余遇雅南後。患難與俱。未嘗片刻離會。此時殊悵悵如有所失。是夕余抵壹丁不兒。厄。入城見都市華麗。爲余目所未覩。電燈明亮。照目生暈。不復能啟。車馬之聲。轟然如雷。人影憧憧。不知所忙何事。余入人稠中。如小舟入巨海。盪曳不止。顧人多如鯽。竟不見吾友雅南。面目心殊不適。入城。行經數術。乃至林恩銀行。遂入取資。燦燦黃金已入。余手。余得爲富人。誰復知今日之。余卽前日。身餘三先零。徘徊海濱。犯罪逋逃之一窮豎子耶。



完全華商商務印書館

(製)

(自)

學 校 儀 器 文 具

本館總發行所自新屋落成後。推

廣營業。特為 學界諸君便於

採購儀器文具起見。增設

發售儀器文具處凡大

中小各級學校師範實

業等學校。應用理化器械藥品、

人體動植礦物標本模型並

音樂測量繪圖體操各種器

具與夫校中必需之墨水、

墨汁、墨膠、紙張、粉筆、

暨幼稚園恩物等類。無不

全備以副 顧客之盛意倘

蒙 採購價目格外克己

(製)

(精)

文 房 用 品

本館為諸君購採 文房

用品便利起見。聘請名

手。精選上等原料。督製仿

古及新式各種信箋信

封及仿製湖筆徽墨

等。廉價發售。所有各

貨。花樣新奇。品物

精美較別家發售者迥

然不同倘蒙 惠顧。無

論 躉批零售一律歡

迎。在外埠者。可直接函購。

或就近向本分館購置亦

可。諸祈 公鑒。